目　录

杀手王彦青被擒记

胡晓光　刘芬萍

千百代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虽落胎于芸芸众生之中，生长于苍茫大地的僻角，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不吝以生命为代价，为事业折腰殉身。其势可壮山河，其辉可映日月，也即升华为人所敬仰的伟人。芳名流百代不朽，余香垂青史不衰。文人墨客因此有歌泣不尽的风流。

笔者深憾难为人杰鬼雄做碑史。拙作描画的却是一位当今海内闻其名肝胆战栗，听其声五脏恐怖的魔鬼煞神。

1988年12月24日下午6时，山西省第二监狱。

灰色的高墙，铁丝网围成的世界，通宵达旦地逡巡在墙头上的持枪的士兵。

生活在这个森森然的天地的男女虽然与墙外的同类共享着一轮太阳，沐浴在同一弯明月之中，他们却被剥夺了生命最珍贵的精魂——人生自由。他们穿着一样颜色与款式的灰色服装，戴着似乎标明着可耻标记的灰白两色瓜皮小帽，隔绝了五颜六色的生活，囿在这个窒息憋闷的狭隘天地。这是对不仅撞碎了人类道德篱笆的恶者，而且是犯了天条酿造了人类灾难和不幸的人的惩罚。上帝要把罪恶的人们送到地狱去蒙受无休止的苦难，人类的监狱却给了罪人以净化灵魂的机会，更多的罪人要在高墙内的炼狱中获得新生，脱胎换

骨。他们还有机会去拥抱明天的太阳，与可爱的父老妻子儿女团聚。

第二监狱下班的铃声响了。

哨子声，口令声，整齐的脚步声。灰色的长列队伍举着同样的吃饭家什净等着舀饭的勺子。

狱警老王到这时才有种解脱的感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悠悠向外走去。有的人觉得这行当是美差，其实干这种活的人才可嚼出其中滋味。监狱里服役的人犯是有期的，而他们却要终身工作在闭塞的高墙院内。一边洗涤别人变色的灵魂，一边还修炼自身。朝如青丝暮成雪，默默地为事业献身的狱警们从不懂算这笔帐。

老王虽然未达不惑之年，却早生了华发。

在往外走的便道上，他碰到了本队的人犯王彦青。

“王队长，您下班了？”王彦青很有礼貌地主动向他招呼。

狱警的职业特点是喜欢捕捉转瞬即逝的情绪。老王也锻炼了一付锐利的目光。尽管劳累了一天，思维内容疲惫的象一张白纸了，他还是打起精神上下审视了笑眯眯迎他而来的王彦青。

这个身高1米76，头脑异常敏捷的家伙十分骠悍。他蛮有精神，西北风吹得他鼻子变成了紫红色，两颊却显得特别的兴奋，四肢异常舒展，没有因寒冷而龟缩皮皱。

“哦，你干什么去？”老王紧紧盯住对方的眸子，似乎想榨出对方深藏的不轨。他嗅出王彦青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

“嘿嘿，王队长，你放心，我随便溜溜腿就回去了。”王彦青很坦然。

老王继续向外走去。十几米过去了，又不放心地回头瞧了一眼。

王彦青还在原地站着不动，看老王回头，他扬扬手。声音柔和地："王队长，再见——"他的后音拉的很长。

老王不可能有透视人内在灵魂的本事，猜想不出王彦青"再见"即是逃脱的含义。

如果老王是先知先觉，决不会铸成日后的大错。

老王到家也不停歇，一边洗耳恭听太太无休止的絮叨，一边里外屋窜来窜去忙乎着家务。终于烧好饭 又拾掇了碗筷，才得以获得身体的宽大处理。

他一屁股陷进沙发里，两眼盯住电视荧光屏，耐心地等待着下个节目。

这时，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

他疏懒地拾起听筒，对方刚送过第一句话，他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了。

"王彦青找不到了！"

天哪，灾难！跑了王彦青，简直是撒开潘多拉的盒子。老王心里嚷道。

第二监狱办公大楼的报警铃声响成一片，恐怖急促的警报音响在夜空中不断回旋。

叫喊声、跑步声、汽车喇叭声交织一片。

这时的天色早降下帷幕。

老王几乎是跑着进了监狱办公室，匆匆奔来的各科室领导充塞了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神情严肃，正布置搜索措施，要把近两平方公里的高墙院翻个底朝天，寻找回王彦青等三名逃犯。

"老王，你认为——"监狱长对狱内情况了如指掌。王

彦青是监狱内画了红圈的第一号危险人物。了解王彦青的管教干部当数老王。

老王凭着他对王彦青的把握，再加上傍晚下班前王彦青与他蕴藏深刻的那句“再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上司：“我认为他已逃出了监狱。”

监狱长不甘心。或许王彦青藏在了什么地方搞恶作剧？这方面他可是出色的导演。

数千人犯被紧急集合起来。各方面筛子般地盘查王彦青等逃犯的线索。监狱大院灯火通明，不时闪过持枪的士兵。一小时过去了，监狱长得到的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与王彦青同号的一犯人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王彦青不久前缝制了一件棉衣，这件棉衣还整整齐齐叠放在他的床铺上。棉衣在，或许人没有走。

老王捧起了这件似乎叠了又叠、里边散发着余热的黑棉衣，倒吸了一口气。再不容置疑，王彦青已逃出监狱。狡猾多端的王彦青放了颗遮人眼目的烟雾弹，没有骗过久经沙场的老狱警的慧眼。

第二监狱天翻地覆，没有发现王彦青及其同伙的蛛丝马迹。

值勤的警卫和管教干部追溯下班后的这段空当儿，都说自己这方面是无懈可击，天衣无缝。

难道王彦青是插上翅膀飞了？

刻不容缓，监狱长火速命令向警方发出报警电文。

太原。山西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值班警长接到第二监狱电文，立刻向厅长汇报。厅首长坐镇，命令通讯中心开通所有的无线电网，急令全省各地市调集警力，控制各主要交通要道、车站，沿路进行盘查堵截。

一时间，数千刑警、武警迅速到达了自己的哨位。警报嘶鸣，警灯频闪。

坐落在太原道浮桥西的河西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鹿队长被急促呼叫回来。

夜以继日奋战在侦破第一线的老鹿正被近些日子频频不断的刑事大案烦恼困惑。整一天未回家了。他在傍黑时分拖沓着沉重的脚步归了巢。他轻轻地用扫帚拂拂污垢的脏衣上灰蒙蒙的尘埃，又一头把脑袋浸在凉水盆里，发懵的脑袋才感觉轻快多了。然后他懒洋洋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宽心地阖眬了眼皮。

饭烧熟了。老伴瞧着他那可怜模样，不想让他挪动半步，便把饭碗端到他手里。鹿队长吃起饭来也讲究速度，呼噜呼噜几大口，胃口今天还算可以。半碗饭没下去，局里的基地台急促呼叫，他顿时来了精神，翻身上车直达局办公室。

监禁在第二监狱的王彦青案就是鹿队长办的。

鹿队长无语地与侦察员们对视着，一切都如此神奇地证实了鹿队长在五年前的预言。

王彦青是河西区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子弟。早在1983年“严打”时，王就是名噪大江南北的“保险柜撬盗大王”。鹿队长因此和王打上了交道。鹿队长在侦破王的案件中干练、机警，他出色地表演使王彦青为之胆寒。王彦青被生擒活捉，几十起案件破获，鹿队长才松了口气。他庆幸为民除了一大害。

王彦青判了死缓。鹿队长忿忿不平，许多天为之判决感到愤慨。他对着战友慨叹：王彦青虽然被判了死缓，但这不是与他之间斗争的结束。也许这仅仅是揭开了一幕，惊心动

魄的高潮戏还在最后呢，等着瞧吧。

五年之后果然应验了。

第二天大早，静坐在山西省公安厅指挥中心的警官们依然愁容满面，各地没有传来发现逃犯的消息。

三天过去了，失望归失望。预测估计，这三个恶徒有流向外省市的可能。

山西省公安厅向首都东长安街14号——公安部发出了紧急电文。强大的电波从这里向全国各省市区的公安机关发出了通缉令。

“重大抢劫、盗窃案犯王彦青，男，29岁，汉族、原籍河北省完县人，住山西太原市玉河街南巷59排2号，无业。该犯于1978年因盗窃抢劫罪被判刑三年，1982年10月22日又因盗窃罪被太原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批捕（王畏罪潜逃未执行）。1983年8月21日王在山西交口县被抓获，被太原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死缓，1988年减为无期。1988年8月减为有期16年。同年12月24日，王彦青伙同张德、宋智君越狱潜逃……”

追捕王彦青，十万火急！！

一、高墙内蓄志
密谋脱逃

（一）

1983年的秋天。对于社会一部分人来说，那是终身最刺激人的日子。

惊心动魄的1983年“严打”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了社会各方面各个角落的污泥浊水。

王彦青骨子里恨透了这个使他第二次落网的秋天。他被河西公安分局捉住的那天，心里在不停地嘀咕："完了，属于我的生命没几天了。"他知道许多罪恶轻于他的人都掉了脑袋，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了，于是他万念俱灰，静等着踏上黄泉路了。

河西看守所。

王彦青第二次进入这种天地，也不是很陌生的。不像头次一样，踏进昏暗狭小的监号，鼻子里一股呛人的恶臭。

突然间，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你他妈操聋了？"

显然是冲他来的。王彦青抬起了头，显得毫无惧色。王彦青从来是不顾及生死的亡命之徒，况且这回进来脑袋等着搬家，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监号里一共九个人。除了他，其余人的眼睛像山林里困了许多天没有进食的饿狼一般，冒着寒光，咄咄逼人。

王彦青知道，进监号谁都要履行这道手续。但他不知道该号子的"大油"有什么操练新招。

"来，跟狗一样，绕墙爬100圈。"

"讲故事也行，你他妈的和多少个女人睡了觉，感觉怎么样，……"

"来，首先让你的二掌柜曝曝光，哈哈哈哈……"

"别嚷了！"一个身材高大、肥头大耳的家伙一挥手，其他人都住了口。从这阵势分析，王彦青明白了此人是监号中的"大油"。

监号中的犯人有三个等级。一等级的叫"大油"，即人们常说的牢头狱霸。此人在众人犯中为头，饭有人端，衣有人洗，监号中犯人对"大油"言听计从如家长。第二等级的是"中油"，其地位在"大油"之下。"中油"其具有一定

的实力，一般不受“大油”欺负。他们在监号中有发言权。他们生活中自己料理自己，能吃到应有的一份粮食。不侍奉人，也不压榨人。监号中最为难过的是“板油”。这些人一是初入号的新来人犯，二是智力低下身单力薄者。“板油”在监号中包下了苦重脏臭的体力劳动，像仆人般服侍“大油”的衣食，经常挨打受骂，任凭他人污辱蹂躏。每顿饭要有一部分进贡了“大油”。

王彦青冷冷地盯住了“大油”，“大油”也恶狠狠地看着他。

“好样的，你不怕死？”“大油”说。

王彦青摇摇头。在看守所的监号里，有许多同号犯人被活活打死的先例，这个他不会不知道。

“你自己说，怎么个较量法？”“大油”说。

“随便”。王彦青冷冷地说。

“你他妈倒不怕剥了皮。”一个相貌丑陋、后脑勺头发稀疏、个头约摸有1米75左右的家伙朝他逼过来。他叫武双喜。

武双喜是监号中的“板油”，经常受人欺负。他想骑在新来的王彦青头上，把他顶到“中油”的位置上。

武双喜猛然朝蹲在那里的王彦青腹部踢去。

“扑通”一声响。

不是王彦青倒下，而是武双喜一屁股砸在地面上。在武双喜飞脚踢来的一刹那，王彦青往旁边一闪，就势抬高武的脚，武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哈哈哈哈”，一阵嘲笑。武双喜好不狼狈。

众笑毕，“大油”带头，呼地全站了起来，一个个攥紧拳头，双眼冒着凶光。

王彦青也站起来应战，他无胆怯之意。

雨点般的拳头挥动起来，好一场肉搏的恶战。

最后是所有的人全倒下了。有的脸黑青了，有的衣服撕破了，有的打累了坐着喘气。王彦青还是蹲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脑袋顶上开了花，鲜血染红了半个脸。

“有种的，明天咱们接着来，不打的你叫了爷爷没完！”“大油”的声音似乎不像刚才威风了。

第二天上午，在“大油”的指挥下，双方又摆开了架势，准备要“杀”个天昏地暗了。这时，碰到器皿的怪响引来了管教干部。

管教干部钥匙开门的那刻，监号里所有的犯人已整理好零乱的床铺，正经地端坐了一行。只有王彦青还蹲着不动。

“你的脑袋上怎么了？”管教干部一眼看到他头上一道血红伤口。

“栽倒碰的。”王彦青点点头，面露满不在乎的微笑。

“小心，别把你碰死了。”管教干部骂人并不稀罕。

“哐啷”一声铁门又锁上了。

适才还提心吊胆的众人犯都松了一口气，王彦青的一句话把他们给震了。

“像条汉子。我宣布，王彦青‘越级提拔’我们监号里的‘中油’，有意见有屁的就放。”“大油”抬高嗓门嚷道。

“合适！”众表决通过。只有武双喜面带不满，坐在那里象被霜打了般发蔫。

不久，本监号的“大油”调到其它监号，王彦青在众犯一致推举下，“荣升”为“大油”。

王彦青一般不欺负弱者。就象乡下人的篱笆内经常拴养

的一种恶狗。绵绵的模样，温温柔柔的眼睛，可一旦张口咬人，那非要见个鲜血淋漓。

在同监号里，王彦青最讨厌的是武双喜。武虽人高马大，不傻不愣，但却害怕痛苦，在别人的欺榨下不思自拔。

王彦青痛恨他、轻视他，想方设法制造出一种叫“立体音响”的方法。他要让武双喜受罪，武不敢不受。

“立体音响”是非常残酷的创造。每个监号里都放着一只粪桶，八九个人的排泄物都在此中。表演“立体音响”者倒立起来，头伸进喷发着恶臭的桶中，然后开始唱歌。一声歌一声泪，然而虐待狂们都笑的前仰后合。

武双喜经常被操练“立体音响”。

这一段生活，王彦青对未来打算的很少，他时刻准备着。他单等管教干部的那句话：“今天该你走了。”

也许是万能的主一时的疏忽，还是上帝故意安排了人间的这出流血恶剧。法官们在审理王彦青案时，精明的思维机器出了点小故障，所以忘了给王彦青的名字画上红色“×”。

王彦青足足高兴的两天睡不着。

过了几天他入了A监。

（二）

A监可不比狭小的看守所，这里是真正森严壁垒的小世界。

王彦青每进入一处陌生的地方，每踏上人生的又一步，他应付的态度就另是一样，这次他选择了沉默。

他开始设计未来。他设计未来的基础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就算是保全了一条命，然而这种刑期是绝望的代名词。

没有其它奢望，任凭奇迹从天而降更不可能。

怎么办？劳动改造？一年又一年的煎熬等待，他没这个耐心。

“跑，一定要设法逃出去！”

自打踏进A监，王彦青便把这句话深埋在心里。

1984年6月他下的队，年底被评为积极分子，还获得了40元的奖金。

所有的钱他都买了书。他在监号里订了十几种报刊杂志，其中有《每周文摘》《百科知识》《舰船知识》《海洋》《军事丛书》等自然科技书刊。

连有些管教干部都难理解，一个判了死缓的人竟有这么大的兴趣捧一本灰色的书本念经。真不可思议。

收工了，本监号的人犯们盘起腿来，津津有味地谈论女人，大腿，编一套足以刺激人感官的“荤故事”消遣无聊的时间时，王彦青却悄悄地走出去，蹲在人少安静的地方看书学习。

不过，和所有追求目标的儒子一样，苦读寒窗自有王彦青的不可告人的可怕动机在驱动。他学习不是要装备为人类贡献的技能，不是要整体提高自身的素质。他所学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付警察，为了把犯罪提高到超纪录的水平。

监狱里王彦青就有神奇的故事。

A监所在县的邮电局财务室会计是个马大哈，保险柜的钥匙丢了。为了节省一点修配的钱，邮电局领导灵机一动，他到A监向监狱长求救。

监狱长愿意帮邮电局的忙。他召集了狱政科的管教干部调查，从诸多保险柜盗窃高手中筛选出一名来承担此任。

“保险柜盗窃大王”非王彦青莫属。1982年他盗窃四川成都“金牛宾馆”的“辉煌成就”载在黑色档案袋中。

汽车拉着保险柜进了监狱，王彦青被提出来。

“有个保险柜需要你开打，你愿意帮忙吗？”

“行，但不需任何人帮忙，我只要自己就行。”

没有多久，王彦青用简单的器械打开了保险柜，几乎没有破损痕迹。他非常得意。

监狱管教干部警告他，不准把此项技术传授在外，否则会有许多不测的后果。

王彦青答应保密，他信守诺言。其实他也不想把此项“专利”传授世人。究其，他无非是记住了那本“间谍”书上的一句谈话，从那里发现了秘密。

不到一年，王彦青在监狱里成了传奇人物。对这个深不可测的人物，狱政科每年都要在危险另册上圈个红圈。

死缓二年快到期的时候，王彦青曾经看到一条希望之路。

他想到过减刑。他听许多犯人讲，要减刑必须在外面找门路。他不想找门路，他实际上也无什么门路可找，他父亲是工人，他母亲是工人。

他还是想利用自己的力量，他想让管教干部信赖他。

队里搞基本建设，成堆的沙石需要筛选。虽然机械化代替了人力，但粗糙不堪的振动筛沙机可把人折腾坏了，频躁轰鸣的噪音，低效率低质量的机器，成了监房除不掉的一大害。

王彦青看在眼里，几天几夜捉摸着要革新出取代这破烂货的新玩意儿。

许多犯人发现他要搞什么鬼名堂。

管教干部也暗暗注视着他的行踪。

他业余时间找了些废钢板边角料，又从电焊组拣来了焊

条，他样样都学，钳工、焊工、钣金工、机加工。

突然有一天，他说他革新的玩意儿成功了。他研制改造出一种新的滚动筛沙机。

试车成功了，减少了要命的噪音，比原来提高工效许多倍，成本也降低了。

监狱让他拿材料，详细陈述了革新过程。A监作为一项创造发明把材料报到省里。

年底，王彦青得到了监狱的最高奖励，他被记功受了奖。

他为此高兴坏了。多少年来，他肌体里第一次出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兴奋。他受到了鼓励，他陶醉在自己发明创造成功的甜蜜溶液里。多少年来，他从没象这几个月里这样泯灭了行恶的思想，停止了犯罪机器的运转。

他等待着减刑的日子。黑暗中翘首企望着光明来到。

年底裁定回来了。他屏声静息听着对他死缓的裁定。

"……王彦青，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听到这里，他的眼前一阵黑。

他失望了，还准备谋自己的路。干的是无期，不干的也是无期，这辈子出去不可能了……

（三）

他决定要逃走。

王彦青不停顿的学习，积累知识，乐观地在铁栅内生活着。

有一批人围在他的四周，王彦青被奉为"总司令"。"总司令"十面威风。他的后面经常跟着两名凶神恶煞般的大汉。生活上他有供端饭洗衣的"女保男"，（监狱中没女

性）还有给他按摩身体的“专职保健医生”。

监狱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隔绝人世。同样和墙外人嗅着新鲜的政治空气，他们在里边可看到任何报刊、杂志，同样议论着时事和国内外的星转斗移。

王彦青每月能收到他家里寄的20元钱。除了少部分买方便面等食品外，大都把这笔钱买了书报杂志。

有一个叫王柱的犯人，把王彦青崇拜的五体投地。

二大队的犯人以和王彦青结交为幸运。王柱把自己列为王彦青喜欢上的人，引以为自豪。

王柱也很聪明，他结识了王彦青便形影不离。他主动给王彦青洗衣、端饭，自称是王的“女保男”。

王柱经常给王彦青讲自己的案件，说自己虽然作了案，但判刑很不适当。王柱经常唉声叹气，诅咒命运，埋怨法律部门，有时还透露出有自杀念头。

王彦青和王柱几十个月的相处中，他发现王柱心细聪明，善于窥察人的心理变化，具有忍耐和察言观色的本领，一张巧八哥样的嘴极善言辞。

在策划逃跑的同伙中，他第一个物色了王柱。

“哎，象我是罪有应得，你可算冤枉透了。”

“完了，他妈的，一切都完蛋了。”王柱被判的是重刑，即使出了狱，也青春逝去，绿叶变黄了。

“你就这样甘心把一棵好材料在这里冒了烟？”

“能咋，难道能长翅膀飞出去不成？”王柱瞥一眼“总司令”。

“假如有一天有逃跑的机会，你跑不跑？”

“跑？你有办法？”王柱惊奇地盯着王彦青。

王彦青嘴角漾出一股得意的笑纹。

“只要你说句跑，我没说的。”王柱态度很坚决。

王彦青不再吭气，王柱也不便多问。他知道王彦青这个人，不经过深思熟虑是绝不吹大牛的。

一天，王柱正在车间岗位上，王彦青背后捅了他腰间一下，然后暗地使了眼色。

王彦青在前，王柱在后，两人绕过一座又一座大工房，七拐八绕到了距监狱北围墙10米左右的旧翻砂车间内。现在这座工房已废弃改为模型库房。

管库房的是位刑期将满的老犯。他看见进来两位二大队的“客人”，也没有多问。

王彦青拉了王柱一把，假借解手，进了模型库房的里边。昏暗的库房深处，有一座废弃了的焖火炉。焖火炉上边是一小口，早些年，监狱侦察科为了防止犯人逃跑起见，将焖火炉用土填满了。

一边解手，王彦青的脚轻轻地往地面上摩擦。焖火炉下面的构造是道工作沟。他一摩擦，土顺着隙缝往下溜。

王柱明白了一切。

这个极其保密的策划还有另一个人知道，就是年仅24岁的宋智君。宋智君的刑期没几天就满了，他还有机会通过正当的渠道离开这狭隘的天地，他的青春还有余绿放出光彩。可他却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他要出去，他跟王彦青到外面闯一闯世界，他想他的母亲快想疯了。

这也是王彦青培养的结果。王彦青象条肚子里的蛔虫，掌握了他胸中全部的秘密。他勾引宋智君，由犹豫到死心塌地。

“你放心，哪怕我今生出去，明天就死，也不在这里边窝囊下去了。”宋智君铁了心，拿生命作了赌注。

（四）

王彦青精心策划的挖洞工程极其严密。他从诸方面为逃跑和逃跑后的活动能力进行了全面的训练。

身体条件是人生存的基本保证。智慧的大脑如果没有强健发达的四肢，人的力量会受到局限。

王彦青设计了秘密的练工房。这是座旧工房，里边堆满了零乱的杂物。

王彦青和另外几个选中的同伙清理了一个角落，自备了砂袋、哑铃、杠铃等器具，每日中午吃过饭后，便分散开溜进了“练工房”。在那里摔跤、散打、击砂袋、练武术等。

在改造犯人的车间里，王彦青是名出色的机加工。各种活没他干不了的。一天，管教干部找他，说操作万能铣床的人犯刑满出狱了，车间里再没他人懂得铣床的作业。

王彦青淡淡一笑，说保证在几天内拿出成品来。

如果在机加工厂懂行的人说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吹牛说大话。一般从没操作过铣床的人，往往在半年时间内能熟练地掌握机械性能，进行各种角度的加工分度，这也算很象样的工人了，况且还得有师傅引进门。

王彦青果真在几天内加工出了真品，一切都是他看书和捉摸的。他干什么事，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他巧妙地利用了分度盘，做出一套类似保险柜上的密码。这套密码比一般保险柜多一块拨片，更精密、难度大。

这套密码成了他手中的玩意儿。他天天拨来拨去，寻找着各种概率条件下开启时的手感。

管教干部不如他懂。

犯人们也不知这是何物，只以为是王彦青在车间里拣了

块转来转去的铁器，在拨动中打发无聊。

王彦青也不告诉人。连最亲近的伙伴都守口如瓶。倒不是他想死保这份“专利”，在他眼里，周围都是一群难以教化、笨头笨脑的蠢家伙。他们只知道在一起交流下作难听的淫秽故事，猪狗一样的谈论吃穿，在梦中继续追逐如烟如云的利益。

他多次骂王柱：“象你这样糊里糊涂地活着，早应该杀掉。人活着纯粹成了加工粮食的机器，没有事业心，有何意思？”

后来他们洞挖好逃跑前，王彦青突然问他：“你敢不敢杀人？”

王柱吓傻了，王彦青谈起杀人二字竟象要捏死只蚂蚁般轻描淡写。

实施逃跑方案的第二步是学会车辆的驾驶。王彦青不会开车，他瞅机会便完成了这门缺憾。各车间有运送毛坯的电瓶车，象满足好奇心似的，他有空就爬上驾驶台，到马路上溜一遭。一边熟练驾驶盘，一边潜心研究各种车辆的维修理论。什么难弄的事情都难不倒王彦青。翻弄了几天书本，即把发动机原理掌握了。他还经常偷偷地开启停在院中间的运货大卡车。

一边实施逃跑后的应战能力，一边他已策划成熟挖洞方案。

一段时间内，王柱成了模型工房看管人的熟客。王柱为王彦青逃跑“立了大功”。王彦青落网后，王柱阐述了王彦青指挥他们挖洞的详细情况。

“首先，王彦青让我拉拢住看模型房的老犯人。王彦青说我应变能力很好，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看模型工房的

老头是个将近20年的老犯人，家是农村的。和他接近一段后，我发现他眼小贪财。于是我们把接见时积攒下来的烟卷都给了那家伙。为了表示逃跑的决心，王彦青强迫我把烟戒掉。后来我们还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发现那家伙十分喜欢这件有声响的玩意儿，便送他做了人情。那人越来越觉得我够朋友。待他放松警惕性以后，有一天，我和他坐在一起看电视，朦胧的光线，使我感觉到了极好的机会。我说，可以用下你的剪指甲刀吗？他已被吸引人的床上镜头统治着灵魂，不加思索地把他的一串钥匙交给我。我在黑暗中早已准备好一张香烟锡纸，按照王彦青告诉我的办法，迅速在薄薄的锡纸上压好了模型。神不知鬼不觉。很快，王彦青的手中便有了两把开启模型工房的钥匙。一天中午，趁那人不在时，我和宋智君进了模型工房，钻进黑暗的原焖火炉中，用尺子丈量了四周空隙的长短。随后退了出来。王彦青精巧地计算了可以放土的容积，目测计算了挖洞距离。他高兴坏了，一切都是出人意料的合心。趁那人不在的时候，宋智君动工了。每天都能挖尺把进度。这太慢了，烦恼的王彦青没法。王彦青又在想新的招数。

王彦青躲过管教干部的视线，他做了一套电击器。这本来是预备逃出后对付警察的。但试验时先用在老鼠身上。他每天都打死一些老鼠。经常吃素的犯人们舍不得扔掉它，晚上架起柴火，煮熟了一只只老鼠，如狼似虎，统统把它抢光吃了。

那个看模型工房的老犯人也喜欢吃老鼠肉。

模型工房的老鼠比其它地方多。这是老犯津津有味地吃鼠肉时提供的情况。两者一联系王彦青眉宇间一闪。

到模型工房打老鼠，顺便掩护了宋智君挖洞。

那老犯很放心地让王彦青进去打鼠，布电网时他没有半

丝警惕性。

一边吃着老鼠肉，一边的洞已快打到围墙边了。

宋智君在里边挖，王柱随后用尼龙袋把土运出来。

联络暗号是，只要外面发现了情况，工房外面有厕所，厕所围墙有节奏砸几声，那是危险信号。

历时几十天，王彦青指挥严密，没有任何人发现。

洞挖通了，随时都可以逃出去。

王彦青的行动虽没被发现，但他精神上发散出来的异常气息却被管教干部侦察到了。

监狱曾经开了敌情分析会，狱侦科把王彦青列为第一号重点目标。

这些情报都被王彦青获得了。他分析的非常准确，他知道监号内有人在注视他。

于是他设计了一套方案，找到了监视他的隐蔽目标，他设法避开了对他的注视，麻痹了他的视线。

王彦青想到了冷酷的冬天，他让王柱给他精心缝制了一件黑色棉衣。

黑色棉衣引起了有些犯人的注意。

一天晚上，王彦青把王柱叫到僻静之处。

"我们准备近日行动，怎么样？"

"没问题，一切听你的安排。"王柱很激动。

"事已至此，来不得半点犹豫了，出去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杀人！"

"杀人"的字眼挂到王彦青嘴上可是第一次。王柱的脑袋嗡地一声，瞬间，他一向崇拜的王彦青由温柔慈目变成阴森寂冷的面孔，望着使他毛骨悚然。

王柱害怕了。但他很冷静，他知道悖逆王彦青会有什么

可怕的结果，遂爽快答道："行，我也能杀人、杀人。"他的嘴唇控制不住地颤动。

王彦青对王柱有种偏爱，他知道王柱办事牢靠严密。

逃跑前，王彦青和王柱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的策划。王柱绞尽脑汁，终于想方设法说服了王彦青，让自己保留下来。经策划后决定：王彦青和宋智君、张德作为第一梯队出去。三个月以后，等王出外搞上枪支弹药和交通工具，再来A监接应第二批越狱者。他们定好了联络暗号，把第二批越狱者编了号码，铸工房窗户上一块红布作为信号。王彦青一再叮嘱王柱，天机不可泄露。这语调中充满了威胁。

脱逃前，王彦青还指挥了两次演习。

第一次宋智君和张德进去了，王彦青让王柱下命令撤回来。此次他意在窥察管教干部和武警哨兵的动静。

第二次都进去了。王彦青突然神经质地下达撤的命令。宋智君和张德又退回来。这次王彦青发现是自己的过错。他认为缝制的这件黑色棉袄会使人猜忌他已走了。

果然，有人报告了狱警。正要动员搜寻王彦青时，却见王悠悠地回来了。一场虚惊。

1988年12月14日晚，王彦青把那件黑色棉袄整齐的叠放在床头，回头恋恋不舍地瞧一眼。

夜幕降临之际，A监围墙外的地平线上闪出三个影子。

哨兵没发现。

王彦青等三条恶虎跑出大笼。灾难从这个不到三尺直径的黑洞里冒出来了。

二、煞星掠劫处
血腥遍中原

时针指向晚9时，A监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正在召开队以上干部会议，二队潘队长正在汇报本队王彦青等几名重刑犯最近情绪反常，有越狱潜逃的迹向。

“王彦青跑了……”，二队一名干部喊着冲进了会议室。

“什么？重说一遍。”正在主持会议的王政委腾地站了起来。

“今晚8时查监时，发现王彦青、张德、宋智君三人去向不明，许多人在监内周围搜索遍了，未发现踪影。”

“王彦青是亡命徒，逃跑出去，对社会就是灾难。快拉警报，全体干警集合。”

一阵警笛长鸣，320名干警已集合完毕，听候王政委的部署。

“一、二队负责监内搜寻，翻地三尺也要找到逃出口；三、四队负责追击阻截，以最快速度抓获越逃者，决不能让他们流窜到社会上。”

每一个可藏身的场所都搜遍了，仍找不见三犯的影子，人们已预感到灾难将要发生。

电传惊动了山西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厅长李俊虎迅速下达命令：全省所有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决不能让这伙歹徒逃出山西境内。

一张张法网已织成。

（一）

汾阳通往太原的公路边上，呼地斜插出三条黑影。

公路上正有一个人着急的冒着虚汗，天已黑了，却没有一辆交通车。

“老乡，你去哪？”王彦青问。

“我，我回交城，他娘的一辆车不给停。”那人一边嚷，一边不停地原地跺脚，两手用力搓着冻红的耳朵。

“咱们是一路，一块拦个车。”王彦青让张德、宋智君凑过来。四个人拦车，起码能给警方以数量上的错觉。

车灯亮着过来，摆摆手不给停。呆头呆脑的家伙们互相望着，不知怎么办才好。

王彦青着急了。他走过去，“啪！啪！”朝张、宋二人脸揍了两个耳光：“再不走，我们就跑不了了！”

两记耳光使关了几年的张德、宋智君清醒多了。大凡度过这种年月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高墙里那片小世界虽然可以说、可以笑，可以舒展思想的翅翼，但感官上接受事物的狭窄，近乎静止的时空变化使人的思维远不如外面大世界活动的男女一样敏锐。表现上给人一种木呆呆傻乎乎的模样。

王彦青带头，张德、宋智君及那位40来岁的老乡一齐横到了马路中间。

一辆车过来了，一看排在马路上的四个不速之客，赶快把车停下来。司机心惊肉跳，探出头来：“你们要干、干什么？”

“师傅，请帮个忙，捎我们一截。”这时，王彦青看清了，停下的原来是一辆拖拉机。拖斗里堆着满满当当的煤面。

急于逃脱的王彦青等才不管什么大车小车拖拉机，三脚两蹬爬上去，慌慌张张离开了汾阳县。

中间，他们又换乘了一辆客货车，过了交城县不远，趁司机减速行驶的时机，悄悄跳下来，朝古交市方向窜去。爬上古交山，他们清楚地看到有数十辆闪着红光的警车从山下的路急速驶去。王彦青心里明白，这些警车是朝他们而来的。他暗暗侥幸，长吁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他们在半山腰的小洞度过了。

连续好几天，他们靠吃土豆、煮白开水充饥。

带出来的食品吃光了，仅有的几块钱也花了。每夜钻在山洞里或野地井房里，轮流烧火，轮流打盹。

数九寒天，他们只穿着几件单衣。头发没有一寸长，蓝白两色的瓜皮帽早扔掉了。宋智君和张德冻的吱哇乱叫，白天晚上骂咧不停。

王彦青却不吭声。什么也能吃下去，他不埋怨，不发牢骚，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开动那架顶在肩胛上的“犯罪机器”。

三天后，王彦青带着张、宋来到了古交市原太原重机厂的学农基地。王对这里非常熟悉，少年时代，他曾在这里流下劳动的汗水。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荒芜了的房屋，还有地窖，地窖里有的是各种过冬的蔬菜，这正是隐蔽的绝好地方。王彦青切指计算，只要在这里度过半月，警方的搜捕必会减温，他们的危险系数就小多了。

在无门无窗的屋里住了两三天，瘦弱的张德却无论如何挺不下去了：“该死的地方，大概地狱也不过如此罢了。让我走吧，让我出去杀人，一个够本，两个赚一个……”

张德经不住恶劣的饮食条件的折磨，他的胃病从早到晚肆虐，手捂在肚子上，双眉紧蹙。他本来生就一对深陷的凹眼，上边两道墨黑的扫帚眉，由于心理的变态，使他一双眸子呆呆地冒着噬人的凶焰。

宋智君也犹豫了，暖房里育大的公子哥哪能受得住日日风餐露宿的苦熬。顿顿难咽的土豆，带着冰凌渣子的生白菜叶子，还有飘浮着动物屎尿的浑水。

王彦青心里骂着两个不争气的伙伴："你们两个卑鄙、浅薄、做不成大事的蠢家伙，一米七的个子，精神的侏儒！"他的牙齿咬的咯咯直响，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这天早晨，他拍醒了卷缩成一团的张、宋二人。

"今天我们就下山吧。"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们听你的。"张、宋二人呼地站起来，拍去满身的尘土。

"好，今日起我们开杀戒了！"

（二）

太原市西山的矿务局机关大楼附近的马路上，站着三个龟头缩脖的汉子。许久，站在那里未动。高个子向另外两个嘀咕了几句话，三人加快脚步向这边停在路旁的卡车走过来。

鬼才知道司机停下来干什么。后来人们说起过许多遭受劫难者的碰巧，这就是令人恐怖的"黑色幽默"。

忻州地区鱼种繁殖场的东风140卡车迎接过来三条恶魔，司机张保安不耐烦地扫一眼猛然围上来的人，正准备踏一脚离合器，一人早已打开车门。

"你想干什么？"张保安眯缝着眼睛嚷道，他想大天白

日，又是繁华地带，强人恶汉断不敢造次。

话还没说完，张保安后边早有硬家伙顶住了他的肋部。

王彦青、张德、宋智君全上了车。

张保安毛发直竖，面色灰白。此刻开始，他一遍又一遍的祷告大慈大悲的神仙菩萨保佑。

王彦青驾驶着车朝郊外方面去了。

驾驶室里，张德、宋智君早把张保安捆成一团。张保安被踏在两个恶徒的脚下。他已预感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在最为珍贵的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在心底呼唤着亲人的名字，悲恸的泪水从两眼眶奔涌而出。

车嘎地停下来。张保安双目圆睁。

王彦青朝张德、宋智君点点头，脸上掠过不易觉察的肃杀之气。

张德、宋智君象刽子手得到斩杀官的号令，一把将张保安提下来。

眼前是冷寂空旷的荒野，薄薄的霜雪恍若死神无情的面庞。可怜的张保安死在临头，还一声接一声向这些个丧失人性的禽兽讨饶。

一刀又一刀捅进了张保安活泼的躯体里，他含着深仇大恨告别了生命。

张德、宋智君擦干了刀子上发热的鲜血，毫无战悸的回到马路上。

"怎么样？"王彦青毫无表情。

"处理了。"张、宋二人轻快地回答。

王彦青满意地颔首。一踩油门，驾车向太原市区奔去。

沉沉的黑云，鸣叫的老鸹，记下了王彦青的第一笔血债。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厅的负责人先后率领刑侦、刑技人员赶到张保安被害现场。关于这起案件，在他们脑海里近乎一片空白，只有司机驾驶证提供了被害人的身份。歹徒为什么杀他，因素是什么？一个鱼种繁殖场的司机，出来执行任务，手头不会带有多少钱，显然不是财杀，如果是报复杀人，那么被害人驾驶的140汽车哪去了？杀人的目的是否为了驾车？从杀人的凶残手段看，以及被害人被刺死的创口面的杀人工具判断是两个人以上作案，他们认为是否是狱中逃跑的王彦青所为？于是警犬扑出现场，跳沟坎，越过原野山冈，武警部队紧紧追踪。

陕西省兴午县第二汽油运输公司的张国华不能说是毛头毛脚的年轻人，他常年奔波在外，应该说锻炼了辨别江湖迷雾暗礁的锐眼。他本人很自信。张师傅还乐于助人，所以在山西省高平县境内看到一辆路边的抛锚车时，他便将高速行驶的解放大货停下来。

“怎么了，发动机生病了？”

“喂，请帮帮忙”过来的青年司机态度温和。

青年司机便是杀人恶魔王彦青。他们在太原北郊作了案，一路不停地向河南方向逃窜，不想车到此走不动了。

张国华二话不说，绾起袖子帮助王彦青排除故障，检查了高低压电，清理了滤清器、化油器。张国华一丝不苟，想不到他有这样的耐心。

再耐心也没有修好车，于是他用自己的车拖着故障车跑了几十里路。

王彦青的车居然着火了。

张国华人好心好，就是酷爱钞票，为了它可是寸步不让。因为给王彦青开的车加了十几公升汽油，他追着东风140

不放松，要不回十几公升油钱，他心里老是痒痒的不舒服。

“不远处我们就到家了，跟我们去取好吗？”王彦青和颜悦色，嘴角却暗露杀机。

张国华似乎喜欢这个恭敬礼仪的高个子年轻人，欣然答应，紧跟着东风140拐进了路旁的小道，一口气十多里出去了。

四无人烟的荒凉地带，连个鸟雀的影子都不多见。

“这是什么鬼地方，开玩笑。”张国华跳下来，径直向王彦青走去，一边还倾吐着满腹牢骚。

死神却已对他微笑。恶魔张德后边蹑手蹑脚跟上来。张国华才一停步，张德手持铁锄头，重重地朝着张国华的脑门心砸下来。

锄头从木把上飞走了。张国华愣住了，一个铁家伙从眼前闪过去。

张国华还没醒悟过来是怎么回事，头扭回着的霎那间，胸前几处凉意。

“天哪，要——”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便咽了气。

王彦青站在那里，手持着那把沾满鲜血的刀，任凭红色的血往下滴答。

张德、宋智君过来，从张国华身上搜走了几百元钱，又将张的尸体掩埋进路旁的麦秸中。

拍拍屁股，三个恶魔开车向河南方向窜去。

遥在千里的张国华的妻子儿女，万难知此刻天塌了！

王彦青，血债累累第二笔。

三天以后，山西的杀人魔进入河南境内，第三个冤魂是在河南叶县做贩油生意的福建人郑国辉。

郑国辉的生意很兴隆。南方人的精明就在于比北方粗汉

子点钞票的技术好。哪怕染指到国家的法律条文也不大在乎。郑国辉的活也不累，每天搬把靠背椅子在马路边一坐，摇扇子之间一笔又笔生意就成了。长途汽车路途上没了油，那是司机最伤脑筋的事。即刻，汽油就不再是原来价值，使用价值是没限度的。

郑国辉发的是使用价值的财。有汽车自远方来陡然减速，郑国辉的眼睛就亮了。

王彦青驾驶的车没油了。路旁硕大的一个“油”字，映入王彦青的眼帘。

“又一个主顾！”郑国辉心里高兴地喊。今天的运气真好，几天来积压的库存油全推出去了。

“有油吗？”王彦青跳下来。

“有，40多公升。”

“我全要了。”

郑国辉最能切到人的心理痒处：“如果还要，跟我到村里拉，嘻嘻。”他殷情的脸云成一朵花。

“好，越多越好。”

看到年轻的司机如此利索，郑国辉心想今天可捉了冤大头。他姓郑的汽油里掺着假，跑上几十公里不让你从油箱里往外倒垃圾才怪。

王彦青开着车把郑国辉拉到不远处村边一农户院内。郑国辉兴高采烈，一口气从屋里滚出两桶油。

回头正要算钱，“妈呀！”郑国辉迎着两把闪光的匕首，他吓瘫在地上。

郑国辉想的是一百个后悔，一百个不该，这时候他才真正掂量出生命和金钱，哪个有价值。

郑国辉从地球上消逝了。

这残暴型的凶杀很可能与王彦青有关。公安部立即通知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连夜派人赶到河南叶县，与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及叶县公安局共同勘查了现场，从作案手段、凶杀目的分析认定王彦青等人杀死郑国辉后，抢走两桶汽油驾车向湖北方向逃窜。

公安部接到山西省公安厅电告，立即通知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西等省沿途堵截。

偌大的南方五省，地域辽阔，山多林密，道路繁织，气候温和，罪犯易于躲藏，堵截追捕工作如同大海捞针。何尝是罪犯作案后，不等我侦察人员到达现场，他们却靠现代交通工具，长驱直入，频率快，早已逃之夭夭了。这时以王彦青为首的三个煞星已飘移到丹江口。沿途公安哨卡、关口查车的甚多，使他们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大路不敢走，专找小路逃窜。武汉长江大桥上有查车的，却睁眼放走了王彦青。

真为湖北人攥着一把汗。襄樊——荆州——武汉——大冶——黄石，处处留下了狼迹。

美丽醉人的江南风光把三条囚禁多年的恶棍搞的有些头晕目眩。长江大桥的宏伟气势，玲珑剔透的山水风景。待到要喷射腔内的毒汁时，车已跨入江西九江市郊。

江西湖口于桥乡附近，彭泽水泥厂汽车司机欧阳银发遭到了不测。

九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迅速采取了控制措施。紧锣密鼓侦察会战之际，黄山市发难了。

江西省公安厅还在忙的不亦乐乎，安徽省公安厅刑侦处却接到黄山报来的恶讯：

“1月6日晚，黄山市加油站值班人员罗理中、周光华被歹徒用刀惨杀，现金等物被洗劫……”

王彦青本来计划到黄山避难。那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地处较偏僻，在那里熬到头发长了，再做其它计意。

上黄山的路上挂了一辆当地的小货车。那辆小货车没被碰坏，司机却仗自己是当地人，一吆喝叫上来六个人，把王彦青等三人围起来。

张、宋两个亡命之徒碰到这种机会才算有用武之地，摩拳擦掌，准备要杀个天昏地暗了。

王彦青却甘愿当孙子，陪着笑脸，递给司机40元钱。

那帮人耸着胜者的肩膀走了。

王彦青毒辣辣的目光盯着他们许久，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嗯，安徽人！"

安徽人惹恼了王彦青。很快，这种恼怒的情绪又加了一副催化剂。他们三人将车停在路边。进饭馆吃了一顿饭出来，发现车上放的一块篷布被偷走，汽车带也扁了。

王彦青怀疑是附近修车店的人干的事。

张德几乎要喊出来："安徽人——！"

王彦青牙齿咬的格格响，两颊堆满阴沉沉的黑云。

当晚，他们血洗了黄山市加油站。一老一小两个工作人员死于非命。

老者的床铺下还压着一张"强奸犯刑满释放"的证书，王彦青捡起来，盖在老者的脸上，他要与刑警开个玩笑。

王彦青喜欢造恶作剧，制造假象。他认为犯罪人是在出题目，警察是在解疑题，出题目者是主动的，万般千样，而答题者却要在千万种概率中选择接近数。犯罪者在和警察比试智能。

王彦青在黄山喋血，随后冷冷一笑："倒霉的第七条冤鬼在何方？下浙江！"

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还在忙乎着勘查清理现场的时候，王彦青、张德、宋智君已漫步在西湖岸畔。

距杭州市10公里时，王彦青把车抛弃了。他让张德、宋智君搞了些油漆，把一切可以提供车源的字迹、车号统统覆盖了。

西湖水里洗了澡，张德从商店里买了一大包衣服。平湖秋月，柳浪闻莺，三潭印月，熙熙攘攘的旅游者中，谁也没有能想到这充满甜蜜气氛的红男绿女旁边，埋藏着三颗播种灾祸的煞星。

夜晚，古色古香的杭州火车站散射着玫瑰色的光波，一字排开的各类豪华出租车引人注目。

一辆崭新的尼桑轿车，司机正和客户谈价。

"到余杭多少钱？"

"140元。"

"太多了吧，路又不太远。"客户真是个抠门。

"可以商量嘛。"司机叫张玉生。他抬头瞧了瞧三个欲乘车的北方佬，顺手打开后门的锁屑。

出了杭州城，坐在司机旁边的王彦青朝张玉生笑了笑。

"我替你开好吗？"

"嗯。"张玉生斜觑了王一眼，心里骂声讨厌。

锋利的刀刃挨到张玉生脖子上。张玉生明白了，他掉进了虎穴狼窝，顿时从头凉到脚底。

张玉生被捆起来。

王彦青驾驶着"尼桑"一直往前去。一路上，王彦青在遐想，他进入了自己的艺术。他喜欢的影视作品是恐怖、打斗、惊险类。有一个问题早在脑中盘旋。功夫片的格斗中，人的命竟那样坚硬难损。果真是这样？

恶的下意识，一个想象中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构成。

无人迹无车影的旷野，“尼桑”嘎地停下来。

王彦青跳下车，牵着被捆绑的张玉生到了路旁的野地里。张德拔出刀来，准备刺进张玉生的胸膛，王彦青拦住了。

张德不明白王彦青耍什么花样。只见王彦青将捆绑的绳子解开。

王彦青正正地站成个八字，两拳一握，飞快地朝张玉生的腹部掏进两拳。“黑虎掏心！”

可怜一个张玉生“哎呀”一声，痛的在地上打起滚来。

王彦青的腿脚雨点般向张玉生踢去。待到张已经奄奄一息了，王彦青又一把拖住他的领口提起，没遮挡的黑拳砸歪了张的面孔。鲜血从张玉生的眼眶内、鼻腔内、口腔等处溢流出来，王彦青打累了，才住了手。

之后张德清楚了，他知道王彦青在摹拟影视屏幕上的恶汉揍人的话剧，张玉生这个活靶子被活活打死了。

张德站在一旁，目睹王彦青的表演，吓的他出了一身冷汗。

残暴赛过恶鲁的王彦青擦过了两手，两颊泛出得意的微笑，活象他玩了一场游戏。

张德、宋智君把被害者尸体掩埋在稻田里。

杭州市走失了张玉生，张家亲眷倒不很着急，出租司机揽下笔大生意是常有的事。直至几天后苏州市公安局来了联系情况的急电，杭州市公安局才吃了一惊：张玉生被劫杀了。

天亮前，王彦青已驾驶着“尼桑”进入了南京市。市区内兜一圈后，王准备过长江大桥直趋上海。

长江大桥上，王彦青突然发现百米外有一个巡逻的警察。

他发毛了，不由自主猛踩了煞车。

100多公里速度的“尼桑”发疯一般，瞬间在原地打了两个圈，作恶多端的三个恶魔眼睛一闭，静等着掉进长江喂鱼虾了。

不想车在顶到台阶上时熄火了，煞星劫数未尽。

“尼桑”车除排气管断下来，其它完好无损。

以后，王彦青驾车经镇江、南通、苏州，在苏州市郊抛弃了杭州劫持的“尼桑”。然后，三人乘火车窜至河南郑州市。郑州市火车站，王彦青等三人又劫持了一辆出租车，开至郑州市动物园地段时，机敏的老司机趁机挣脱，王彦青等落惶而逃。

1989年1月18日，三犯撬盗河南省农科院图书馆自行车两辆，现金和存折千余元。

1989年1月24日，三犯又窜入河南省农科院实验中心，撬盗保险柜内的600余元现金和价值四千余元的尼康照相机一台。

这期间，公安部五局接到杭州市报来的情况，经并案分析，认定一系列劫车杀人、抢劫杀人的重特大案件均王彦青等人所为。部通知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公安厅迅速开展并案侦察，掌握王彦青等人的活动规律和逃跑路线，并紧急通知各邻近省市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注视这三条恶虎出没的行迹。

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经了解郑州市动物园杀人未遂案被害者的情况，分析后认定作案人是王彦青、张德、宋智君。立即号令全省各路人马，布置对通天要犯的查缉堵截。

正当河南公安机关热火朝天地发动群众追捕三名逃犯的

时候，公安部却发了四川省成都市的通报：

“1989年2月2日，王彦青、张德、宋智君在成都火车站租乘了一辆波罗乃茨车，开往双流机场的途中，曾受到当地保安队员的严密盘查。从双流机场返回途中，司机被三恶徒用绳子活活勒死，现金被抢劫一空，抛尸于荒野坟地中……”

第八笔血债在四川。

王彦青和张德、宋智君合伙酿下的第九笔血债仍在成都市。

成都市公安局还在下大功夫寻找2月2日被害的大胡子司机，两天后又一辆波罗乃茨失踪了。

波罗乃茨的司机叫李华明，说起他来是条汉子，临被害前，他拼命挣扎，大声呼喊。张德只好把他解决到车里边。

尸体埋在峨嵋山长江公路大桥旁边。

他们用岷江水洗刷了车内的血迹。

峨嵋秀山目睹了王彦青等血淋淋的一幕。苍天有眼，峨嵋佛教山的普坚菩萨爷睁开了愤怒的眼睛。

王彦青一伙歹徒的疯狂作案程度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是天字头号煞神，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公安部做为全国一号案件向全国发出了紧急通报要求各地密切注视，严密控制，设法捕捉。王彦青虐杀成性，猖狂一时，他能逃脱人民法网吗？

（三）

到了峨嵋山，张德、宋智君实在疲劳了，倒不是人性有了发现，作恶多了神经都快绷断了。恶人不会有舒畅的精神生活。

王彦青隐约地感觉到，不久的将来，他会失去张德、宋智君，他看透了张、宋二人不是他所合适的伙伴，他们也无法培养成他理想中的“事业伙伴”。

1989年的春节来到了。腊月三十那天，他们三个在酒店里吃喝了一顿。宋智君的情绪极坏。他想家了。

“我要走，我要回家，这简直是鬼过的日子。”宋智君嚷。

“随便，要走你走吧。”王彦青不强留。

宋智君果真走了。

开始，王彦青以为他耍小孩子脾气，和张德开车找了几个来回，不见宋的踪影。

王彦青带着张德返回成都。一路上，张德的脾气糟透了，他恶狠狠地骂宋智君，实际上他内心也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烦恼。

成都市，张德刚愎自用，连王彦青也说服不了他。身上的钱没了，张德执意要卖掉那架从郑州盗来的尼康照相机。

王彦青估计要坏事，他找了个借口，避开了张德，而从后边几十米外，窥察四边的反应。他准确地感觉到了。从人员的流向，从诸多男人的情绪，从地形条件，他感觉到刑警在这里有一张无形的网。

王彦青估计的很准确。

成都市公安局根据他们作案留下的蛛丝马迹，巧妙地在市区各角落撒下了捕捉他们的细网。

当张德出现在中华路一寄卖店门口时，几个便衣刑警已跟在他的身后。突然前面驶过一辆吉普车，几个便衣将张德拽上了车，周围行人毫无半点察觉，车已消失在人烟中。

张德被网住了。

王彦青在路那边清楚地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猜到了，他们是刑警。

张德身上装备匕首，盗窃来的假介绍信和尼康牌照相机，这一切都暴露无遗了。王彦青不假思索，撒腿往火车站跑去。

当天王彦青窜到了重庆。

两天后又逃至武汉，武汉未停，又直奔长沙。

宋智君与王彦青、张德在峨嵋山分手后，当天乘车返回了太原市。他情绪很坏，浪迹在外不能与家人团聚共享欢乐的日子太难过了。他犹豫地徘徊到了家门口，一眼望见面容憔悴的父母正站在院子中央他冲了进去……

太原市公安局守候的干警早已发现了他。

宋智君在太原市落网。

张德在成都市被擒。

王彦青不受损失，他不在乎。甩掉了包袱，恢复了他以前单兵作战状态。从成都逃出来，他身上几乎分文不剩了。为了补充给养，他在重庆西南农业大学撬盗了一个保险柜。并搞到一个工作证。他把工作证上的像片取下来，将他新照的一张像片贴上去。还搞了一批空白介绍信。以后他一直凭这个假工作证证明身份，多次躲避了公安部门的盘查。

宋智君、张德受挫，王彦青分析，全国公安机关一定会大规模地对他布置搜捕设网。几个月的跋涉奔波，他的体力逐渐下降，精神经常处于恍惚不安状态。他知道应该休息，应该积蓄精力。战略上的“冬眠”有利于他今后的生存。

在长沙，他连续盗窃了几个保险柜，搞到了一大笔现金。然后，他潜入株州市，隐匿了下来。每天在健身房、体育场、酒吧消磨时光。

1989年春夏，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也触动了王彦青。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可真是一团糟。他认为中国要内乱了。内乱更有他的活动市场。他想起了胡传魁的那句格言“有枪便是草头王”。他开始做“乱世英雄”的梦。

他想到了搞枪。

隐蔽了半年的王彦青又披挂上阵了。

1989年9月4日，公安部五局接到江西省公安厅的通报，江西省行政管理干部学院保卫处被盗走五四式、六四式手枪各一支，子弹百余发。

江西省公安厅和南昌市公安刑侦处没有想到作案的是王彦青。他们把侦察目标放在了内部知情人这里。因为存放枪支的保险柜，有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红外线报警装置。

该案确是王彦青作的，这可称为王彦青的“得意之作。”

江西行政管理干部学院保卫处的枪被盗，使江西省厅的刑侦老手们都感到震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流窜犯作案，更没想到这里通缉的恶魔王彦青所为。红外报警装置的技术条件和学术上的精深程度是众所周知的。警方分析，这极可能是内部人作案，特别是那些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应视为嫌疑目标。

这一案不要紧，研制生产的某厂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各试用单位对报警装置的实用性和可靠程度提出质疑，部分用户提出中止购买合同的要求。

研制出这项专利的学者们真是哭笑不得。

（四）

两支枪，一个人，王彦青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他需要有

个帮手。

王彦青想到过在南方物色一个帮凶，终因不得时机，又害怕没有时间的考验出了差错，他又考虑在熟悉的人中寻找人选。

眉头一闪，于是脑际出现了武双喜。

当年在河西看守所时同监号的“板油”武双喜已从二监刑满释放出来。武双喜在二监和王彦青关系不错。武临出狱曾对他讲：日后兄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彦青找武双喜做搭档是不得已，求其次。

他了解武双喜。武在河西看守所时，王彦青对他百般虐待，凌辱，武双喜都能忍受了。这点来说，武双喜虽不够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但凭他的忠诚、老实劲儿，可以靠得住。

王彦青潜回太原，按照武双喜给他留下的地址叩响了门。

“谁？有事吗？”武双喜似乎讨厌深更半夜敲门人。

门开了，武双喜睁大眼睛：“是你？我的祖爷爷。”武双喜吓坏了，赶快把王彦青迎到屋里。如今的王彦青可不比二监的他，武双喜听到的新闻可不少，王彦青是名震九州的杀人魔。

“没什么事，回来看看你。”

“你，你要我帮什么忙？”武双喜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王彦青。

“你日子过的还好？”

“哎，他妈的，回来闹了辆出租车，钱没有挣下几个，车祸却出了两次，真他妈倒霉。”

“还缺钱花？”王彦青斜着眼看武双喜。

"最近谈了对象，我们两个人很好。说好了年内结婚，但手头却攒不下钱。如果有他妈三万五万，我还愁的什么？"

"这个好说。"王彦青说的很轻松。

"好说？"武双喜惊诧地望着王，似乎遇到了财神。他知道王彦青的为人，王从不说半句戏谑之词，只要他说要办什么事，准能办得到。片刻，武双喜的眼神走了光，他被一种恐惧感占据了。王虽然什么都敢办，但他却不择手段。

武双喜不敢在王彦青面前说否定之词。一则武双喜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血液里涌流着犯罪的细胞，二则他失去了再生活的信心，他想铤而走险，他想把生命拿来做赌注。

武双喜静静地思忖许久："好，我跟你走！"

话虽说的硬，但武双喜心里还处在徘徊状态。武双喜和王彦青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武双喜是多血质的人，他做事左顾右盼，思前想后，一直在情绪的纠葛中挣脱不出，就是决定了要办哪件事情时他仍顾虑重重。王彦青则不同，胆汁质的细胞瞬间能使他冲动起来，为了某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王彦青和武双喜商量好，大规模抢劫银行，搞到五万元现金，然后离开太原远走高飞。

实施抢劫需要一辆车。

王彦青和武双喜站在马路边，静等着"猎物"到来。

整整半年多了，王彦青没有回过太原。太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回忆，这里有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这里有他心中的恋人，有他的父母，同胞姐妹。

这些引起人类共有的情愫，不可能不触动王彦青。他感慨过，他也很愿意追忆流逝了的岁月。但王彦青和别人不一样，人类所有美好、善良、纯情的事物改变不了他酿制毒液

的癌细胞。

“来了，菲亚特！”武双喜指着那边。

王彦青点点头，他心里却默默地说道：“今天该你倒霉了。”

一招手，“菲亚特”停下来。

“请！”司机郭建平很礼貌，顺手打开了车门，把两条恶狼迎上来。“去什么地方？”

“一直往前开，钱少不了。”王彦青把一把钞票掏出来。

“菲亚特”速度很快，不一会把高楼大厦扔到后边。

夜色越来越浓。

王彦青会意地瞧了武双喜一眼。

“到了。”王彦青对郭建平说。

车缓缓停在路边。郭建平的脑袋后边，正有一支黑色的枪管对准了他。

武双喜闭上了眼睛。当年同监号的“大油”，今天终于让他见了“世面”，王彦青真是杀人不眨眼。

“呼！”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

郭建平一声不吭地歪倒在车门上。

附近有一座坟墓，王彦青和武双喜将郭建平的尸体抛扔到这里，驾车离开了现场。

武双喜默默地坐在王彦青旁边，心海还荡着恐怖的余波。王彦青猜透了武的心思。武害怕胆怯，他想畏缩回窝，从今天起却不可能了。武双喜今天正式成了他的同伙。劫持“菲亚特”有武的一份。

一切都由王彦青主宰。“菲亚特”一口气跑到了河北邢台市。

1989年12月7日，王彦青和武双喜潜回了太原市。当日，他们劫持了一辆拉达出租车，将司机肖文拉到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矿附近的山上，武双喜用绳子活活将肖文勒死。

接着，王彦青数日内驾驶着拉达车跑到了阳曲县、忻州市、原平县等地，寻找下一步大规模抢劫银行的袭击目标。

每到一处，武双喜在外围配合，负责周围的警戒。王彦青只身进入院内摸情况。王彦青练就了一付特殊的眼睛，尤其在夜间作案时，他的体力和脑力会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他得观察地形，一边还得计算距离和速度；他得准备非常情况下的对抗搏斗，还得攀越难度大的障碍物。每到这时刻，王彦青总会聚精会神、进入"高度运转"的工作状态。

当王彦青"侦察"回来欲和武双喜商量行动计划时，他却听到了响亮的呼噜声，谁在空旷的大地上睡的如此香甜？王彦青不能相信，武双喜正大张着嘴呼吸，鼾声如雷。

武被一脚踹醒了："你他妈还干成个事情？"

"哦？……"武双喜擦擦流下来的口水，还以为在炕头上。

王彦青非常生气，他大骂武双喜蠢货、傻瓜、笨猪。

朽木难雕，一天夜里，在大路上行进时，武双喜瞌睡的一打盹，车照直开到了路沟里。

一路跑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王彦青与武双喜一路龃龉不止。王彦青骂武双喜窝囊，武双喜却眼看着被王彦青破碎了的幸福梦，和王彦青互不相让的争吵着。

王彦青也讲究时运，心情还好，他无心做"事业"。

武双喜却老想回太原。

1989年12月15日，王彦青和武双喜再次潜回太原。中午12时当武双喜在家门口露头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和治安联防队员米纪元、高国林等发现。

刘文英一边向派出所报警，一边带着几个联防队员包抄过来。

王彦青和武双喜感觉到情况不妙，困兽犹斗，两人持枪冲了出来，当场打倒了刘文英、米纪元。仓皇逃走了。

太原市公安局立即调集大批军警，封锁了所有的陆上交通线。几天几夜，警方没有任何线索。

狡猾多端的王彦青自有一套对付警察的办法，他不再乘坐任何机动车辆，徒步三天，绕开了包围圈，从细密的罗网中钻了出去。

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还在积极部署力量，力争在娘子关内擒获两只恶虎。这时，河北省公安厅要求并案侦察的急电来了：

12月28日，河北省沙河市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件……”

并案认定，确是王彦青所为。

这天，王彦青和武双喜在沙河市拦截了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丧心病狂的王、武当即击毙了车主冯某和司机赵成云。将冯某的尸体抛在大马路上，赵成云的尸体扔进路旁井内。

河北的军警刚开到集合点，王彦青和武双喜已出现在黄河岸边，河南省数处接连被袭击：

1990年1月2日，漯河市外贸废品站值班员被杀害。

1990年1月5日，许昌市报社被盗走照相机、现金等物。

1990年1月10日，河南平顶山市矿务局培训中心被盗现金等物。

4月，王彦青和武双喜到了湖南衡山，在那里两人发生了分歧，王彦青实在厌烦了武双喜，他想甩掉武。

王彦青和武双喜在衡山游览时，王彦青想给武双喜搞个相似于他的身份证。曾在游客中观察了一个月，却一直未发

现与武相像的人。武长的确实太特殊，脑门秃光，只有后脑有稀疏的几根头发，嘴肥大有厚度。

“你这个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彦青将武看的一分不值。

“你，你把我搞到这步天地，我杀了你！”武双喜气坏了，走到今天，他追悔莫及。

“嗯，来呀，你个胆小鬼，逞什么英雄！”

“你个杀人恶魔，我也不愿再见到你！”

“只怪我瞎了眼。”

武双喜痛苦极了。几个月的非人生活把他折腾苦了。他经常责备自己，他悔恨自己没有主意，他不该跟王彦青做这一系列伤天害理的恶事。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他在喘息之机，脑中总要出现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的爸爸，在灯光下一块儿夹菜吃饭，一块儿在电视机前听歌看故事。

想到这些，武双喜有时还悄悄落下泪来。

王彦青讨厌落泪的男人。有时候激情上来，他真想把武双喜杀掉了事，但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他没这样做。他冷静下来，提议和武双喜分开一段，约定几天以后在株洲市的公园内再会。

武双喜走了。

王彦青卸掉了包袱，他心中快活极了。

到了约会的那天，王彦青到了公园，躲在一避身处，他瞧见了武双喜，他像一个可怜虫一样，蹲在一片发灰的灌木丛旁边，可怜巴巴的叼着一支烟卷，不时东张西望，又无可奈何地抬头看着雾蒙蒙的天空。武双喜自己没有在外“闯天下”的能力，他无法“打一块地盘”。

王彦青目不转睛地看着武双喜，整整一个多小时，半斤瓜籽嗑完了。王彦青心里说了声对不起，扭头消失了。

以后，王彦青在株洲找到了他真正的犯罪伙伴。这伙伴不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而是一个饭店跑堂的风姿绰约的小女人。

她叫郑晓燕。

三、南国布罗网
杀手落郴州

（一）

自从王彦青与武双喜龃龉分道扬镳后，王彦青在株洲结识了郑晓燕。郑晓燕经过王彦青的“强化训练”,成了王理想的“事业伙伴”。王为了在实践中考验培养郑晓燕的胆量和犯罪所特有的感觉，他带着她下衡阳，到桂林，大肆盗窃。郑晓燕亲眼目睹了心中“英雄”的出色表演。

郑晓燕爱上了王彦青，在她的眼里，王彦青是一条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可以与史泰龙扮演的动作高手和罗杰饰演的007媲美。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大把大把的钱对她的诱惑。

桂林这好山好水养不住分分秒秒处在惶惶然之中的贼男女。清澈晶莹的绿水，摇荡在漓江中的游艇，矗立在洁白的绸纱般的云霞中的神女峰，那青翠的毛竹真像神水美丽的裙衫，身临其境的游人流连忘返，宛如做仙人之感。

游艇中的王彦青和郑晓燕低头望着水中的倒影，绿水缓缓地向后流去，满江面映出玲珑剔透的阳朔美景。附近，有几个中外游客禁不住感叹赞美，有的还即兴赋诗诵读。

王彦青却心乱如麻。

他的眼睛望到了江底。他怔住了，蓦然间他看到江底嶙峋的怪石移动开来，不是，那不是怪石，是一具具活动的骷髅，有的还张牙舞爪，挥起了骨节棱棱的臂膀。那些骷髅渐渐现出了皮肉，似曾相识。终于一个个面孔清晰，头上躯体上出现了流着鲜血的刀伤、枪伤，无限痛苦由复仇愤怒变了面孔的怪影向他扑来，要跑出水面来了！

王彦青禁不住吓得“啊”的一声，头埋在游艇的栏杆上，差点掉在水里。他全身出了冷汗，心脏嗵嗵地跳个不停。

“亲王，你怎么了？”郑晓燕握住他冰凉的双手。

“没什么，没什么。”他强打起精神。

郑晓燕望着他。她不知道他的恶梦，她以为多愁善感的亲王忽然生出远离家乡故地的失落感。她想运用女人魅力，熨平王彦青起伏不安的心灵。

她含情脉脉地盯着王，继而倚在王的怀抱中，用臂膊上细腻的肉轻轻蹭着王的前胸。

“亲王，淡漠一切令人伤心的回忆吧，我和你在一起，共同去创造美好的生活，相信我的力量。”

王彦青体会到女人给他的温馨，他搂着郑晓燕丰满的腰身，感觉到了她臀部的轻微颤动和胸前高耸部位的肉感。多年来闯荡奔波，他从没有任何玩弄女色的恶举，似乎也未尝到性艺术这种古怪的东西给他的快乐。今天在恐惧和恶梦时，郑晓燕撞到他怀里，竟使他异乎寻常地有些醉了。

但王彦青仅仅是须臾间受到感情的控制。他猛地把郑晓燕从怀抱中推开。

郑晓燕激动地一抖索，受惊的注视着他。

"离开这里，赶快离开这里。我们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这儿不是很好吗，象天堂一样。"

"不，这是个鬼地方。我们不能，我们还有事业要干。"

"对，事业。"郑晓燕一切听王彦青的。

第二天，王彦青和郑晓燕携带从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盗窃来的大量现金，从广西乘火车直赴湖南郴州。

（二）

湖南郴州。鲜为人知的南方小市。

清秀美丽的郴州十年前宛若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经过神奇的女大十八变，竟然出落成了一个异常窈窕美貌的俏女子。

整洁的街道，文明的市容，新颖壮观的现代建筑物在葱绿色的树丛中交相辉映。充满南国优美风情的绿色土地，湖南郴州真是一块闪着光彩的翡翠。

著名的中国女排等国家运动队，每年都要离开白雪皑皑的北京到达这里，郴州是她们冬训的大本营。

美丽的郴州哺育了这些优秀儿女们，民族的骄子给郴州带来了荣誉和佳名。

莫怪王彦青瞅准了这块土地。但他也犹豫过。

到郴州似乎是郑晓燕的主意。每到一处新地方，王彦青自然又要掐算一番，郑晓燕是湖南长大的，她了解郴州，好象这里与天边离的很远，对犯罪者似乎是块安定的绿洲。

"郴州不是留我们处。"王彦青阴风阳水，又一顿"作法"，他给娇嗔地望着他的郑晓燕一个冷眼。

“不，我要去。”郑晓燕坚持说：“郴州的山水造就成夺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自然也会把我们哺养成强者。”

“可是，郴州、郴州，就是沉舟呀！”王彦青不想伤害郑，没有半句挖苦武双喜那样的刻毒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信那么多。”郑晓燕很自信。

辗转东西，隳突南北的王彦青妥协了。他依了郑晓燕。这倒不是他消失了自己的意思和理智，磨秃了性格的锐锋。他确实累了，他需要积蓄力量。他也需要时间培养郑晓燕逐渐走向成熟，象他一样锻炼得头脑反应敏捷，体力充足强健，更需要恶的教化，忘掉良心和人性，拿起刀来不颤抖，见了鲜血心不软，偷、抢、杀人，实现他自身的“惊天动地事业”。

两人来到郴州。

郴州人是好客的，热情地迎接每一位过往的游客。有时人热情的过份了，会被对方误认为是缺少头脑的傻瓜，也许王彦青小觑了郴州人。

王彦青和郑晓燕分别住进了郴州市商业招待所和毗邻的湖南旅社。郑晓燕坚持要以夫妻名义登记一室，王彦青反对。他怕查房时弥补不了漏洞泄天机。

郴州数月的生活，是王彦青进入社会10多年来难得的奢侈光景。他的神经得到了松弛。以往，他每日睡觉前都需要服用少量的镇静剂，抑止住身体每一个毛孔承受的恐怖压力，麻痹了分秒不得轻闲的兴奋的神经系统。这样才可喘息一阵。抓住时机来个“猫打盹”。在郴州他无需用药物了。

郴州还因为有了女人。

女人进入男人的世界里，会改变男人世界原有的格局。

王彦青克制了感情，竭力要把自己陶冶成冷血动物，他认为一切历史上重要的角色，杰出的人物都是控制和牺牲感情的强者。弗露伊德的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在受无意识力量的支配，性是主宰人灵魂的内核。性即人的感情，感情即无意识力量的表现。弗露伊德是一种被动的理论，在大自然面前，在无意识动机的驱动下，人简直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

事实上，每一个思维健全的男子都在自然和自己的存在中做自我挣扎。弗露伊德理论解释不了王彦青。

有人说，王彦青遗传细胞里就有恶的分子。血液色质决定了王彦青必是一个犯罪人，这是遗传犯罪理论的观点。

又有人说，王彦青走向深渊，纯粹归咎于父母的溺爱，非正统的教育，少年学生时代社会环境对他心灵扭曲，整个促使王彦青成长的社会因素导致他走了歧路。

莫衷一是，实际上诸因素都发生了作用。

一个人，有时候理智控制了感情，有时候感情的速度惯性，理智无法刹住车闸。

郴州这段时间，王彦青感情占了上风。身边有了女人，观察世界犹如加了滤色的镜片。

王彦青和郑晓燕鬼混到了一起，他尝到了肉体趣味。他发现全身心地拥抱着赤裸女人时，所有情绪就化为乌有，包括恐惧失落悲哀烦恼等紧张折磨人的情绪。

床上几番折腾，溶合了王与郑的感情，两种罪恶通过交流，又在酿造新的东西。他们卿卿叽咕在床上，要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更大的血案，震惊环宇的灾难。

之后，他们准备逃出边境，到国外制造安乐窝。到海外的黑社会帮会中，混出一席之地。

王彦青也做着反思。他认为自己一年杀害的对象中，没有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下步准备在名人、要人身上打主意。这样，他的“知名度”会成倍地增长。

郑晓燕死心塌地要做王彦青的帮凶。

回到旅店里，郑晓燕在王的教导下，天天练习射击瞄准。这把负有血债的“六·四”手枪柄，被她的手蹭亮了。

郑晓燕每日饭后，在汽枪个体户的摊点上，耗费掉一个又一个上午和下午，汽枪个体户乐呵呵地为她服务。大把的票子装进钱包里，一盒又一盒子弹打完了，郑晓燕的枪法越来越准，汽枪个体户的眼睛见了她就眯成一条线，他才决不猜疑这是在进行杀人的预备训练。

王彦青的体力恢复了，他攒足了作恶的精力。

单等时机，触之即发。

郴州人倘若放走了王、郑两条雌雄恶虎，那将会流不尽悲伤的眼泪。

（三）

自从王彦青脱逃以后，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一直密切注视这个恶魔的动态。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组织的精悍追捕小组驰骋在大江南北，寻觅王彦青的踪迹。

公安部（89）001号、（90）003号、010号等连续七次通缉罪大恶极的王彦青。

1990年春夏，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一道红色电波，一场继1983年以来的“严打”斗争开始了。

“严打”斗争要持续到9月之后，为亚运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把嚣张的犯罪气焰刹下去。

恶虎很快就要出笼。

郴州有了机会。

1990年5月28日，郴州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治安清查。

这个城市有一支颇称职的治安力量，它就是市旅馆业保安队，他们真是公安部门的一大帮手。

5月30日晚，保安队王勤宜带着队长段人文、李清云等四人，在人民西路一带巡查。寂静的夜，他们轻轻叩响了湖南旅社的大门。

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狭小的旅馆里藏匿着比景阳岗老虎凶狠十倍的“大虫”。

王彦青也想不到平稳航行于大海的坚船会在此刻间“沉舟”。

郴州等于“沉舟”，他确实聪明。

前几日王彦青本来就要离开这里。他和郑晓燕商量好，再去骚扰几处，搞一大笔钱，然后在9月份进北京。他知道亚运会的防范将十分严密，监视的眼睛会一刻不停地转动。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坐到亚运会开幕式的看台上，即使他被警方发现了，也能够利用这个全世界都能看到的大舞台表演一番。那他死也算值得了。

这个关节眼上，郑晓燕病倒了。

一向谨慎从事的王彦青从不和郑晓燕同居一处。每到夜晚他们就分开了。他到隔壁的商业招待所，郑晓燕在湖南旅社。就是一方出了岔子，另一方也脱逃了。

郑晓燕病了，这天晚上他在湖南旅社过夜。

及至夜深人静，王彦青和郑晓燕才憧憬完他们未来生活的梦。他要到国外去，他要和郑晓燕象意大利“红色旅”的恐怖分子一样，隔些日子给人类制造些喋血的灾难。

郑晓燕睡熟了。

王彦青很兴奋，他倚在另一张床上看书。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王彦青警觉地跳下床来，侧耳细听，敲门声不断。他换了口气。这是例行的查房。

门被用钥匙打开了，服务员身后跟进来三个穿着保安服装的人。王彦青轻蔑地瞧着三个保安队员。大江大海都撞过来了，区区一条小河沟，不足挡步。

“请出示身份证！”

郑晓燕也被惊醒了，她的额头上渗出了虚汗。

王彦青把他和郑的身份证递过去，故作冷静地打了哈欠。

王的身份证是他从河南平顶山市盗窃来的，身份证上的照片与他的相貌相似。保安队员没有辨出任何差异。

“有结婚证吗？”

“还没办，我们已恋爱一年多，这次是出来旅游的。”王彦青对答自如，不慌不忙。

敏感的保安队员悄悄使了眼色，听语言差别很大，这一男一女远隔数千里，如何能厮混在一起呢？

三个保安队员对男女客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检查。发现男的行李袋内有一支酷似“五四”式的玩具手枪。女客手提包内装有大量的现金人民币和美元、港元等外币。

疑窦种种，他们什么地方搞来的美钞外币？装一支“五四”式玩具手枪是为了玩耍吗？

三双审视的目光。王彦青预感到要出事了。他的胳膊碰了一下隐藏在胸前的“六四”式手枪。他仍镇定了情绪，端起放在桌上的西瓜：“来来，请吃点西瓜。”

保安队员鄙弃地一笑：“请跟我们走趟吧。”他们要把

两个不速男女客带到保安队部进一步审查。

王彦青穷途末路。灵机一动，抓过郑晓燕装钱的提包："好，这点钱全给你们。"

这招蹩脚的伎俩未奏效，却更使保安队员嗅出了异味。两个人已紧靠在王彦青的身侧。

王彦青万般无奈，只好随保安队员到"旅馆协会"去接受盘查。

"旅协"设在市公安局院内，王彦青 自知 要 钻 进罗网了，撒腿向另一边逃跑。保安队员紧跟着追上去。

这时，执行巡逻任务的公安干警侯光长 和 武警战 士谭平、何志书恰巧路经这里，他们飞步扑向王彦青。

王彦青本来不想暴露自己，看来这不怕死的警察饶不过他了。王彦青返身拔出了枪，"啪！啪！"

小谭和小何倒下了。驾驶摩托车的侯光长知道是遇到了硬头货。他猛踩油门，奋力朝罪犯撞去。这段 马 路 没 有路灯，光线暗淡，摩托车象野马一样撞在了路旁的垃圾上熄灭了火。

王彦青拚命向前逃窜。他隐约已听到后面的脚步。远处传来车辆发动引擎的轰鸣。经验告诉他，如果他在十分钟之内出不了郴州市区，那么，警方的无线电台将很快招徕大批围捕人员，布下捉拿他的天罗地网。

他思索之间，迎面过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他挡在马路上，摩托车停下来。

摩托车司机见拦路的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一时吓傻了。王彦青用枪对准他的脑袋："拉我出市区，否则，打死你！"

危急时刻，公安局侦察员杜湘宏赶过来，大队人马也不

远了。

"站住！再跑我开枪了！摩托车司机，他是杀人犯！"

王彦青扭过身来，瞄准杜湘宏，勾动扳机。

子弹射中了杜湘宏，他捂住伤口跑了几步，倒在血泊中。

（四）

王彦青钻进黑幕中，夜色掩护了罪恶。

郴州地区公安处、郴州市公安局调集所有人马，搜索遍市区的街巷，没有找到持枪罪犯的踪影。

天亮了。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郴州的报告，得知是一条未知身源的"大鱼"，命令郴州方向采取严密措施，设法网住这条"大鳄鱼"。

王彦青没有逃出郴州。

夜间从追捕中脱身后，王彦青攀上了屋顶。他爬在上面歇了一会儿，盘算着如何脱逃的计谋，一抬头，他看到了东方已泛出了鱼肚白，心想这可糟了，无论如何天亮前必须出市区，否则没有夜色做屏障，后果则不堪设想。

于是，他在屋背上攀爬着向街那边移去。

嘶鸣的警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不时有荷枪实弹的民警搜索隐蔽的角落。

好大一阵子，街面上安静了些。王彦青伏在那里窥视着周围。他的心脏呼呼地跳个不停，他的直觉频频向他发出报警的信号，郴州，他要遭灭顶之灾。

不能犹豫了，失败决不属于他王彦青。

他站起来，扫视了四周，他的目光盯在距离屋顶出沿近

两米的一棵树上，只要用力一扑，抱住树干，就可以滑到大街上。

他攒足了劲，蹬上了悬空的那块水泥板，轻轻一下蹲，就在蹦出去一刹那，那块水泥板塌了下来！

上帝再不能允许恶贯满盈的家伙存在下去了，在这里布下了陷阱。

八米高处闪身摔到地面上，无疑要摔个粉身碎骨。

可王彦青没有死。死神不会轻易地把这个指标给于他，否则他会逃脱人民对他的审判。

王彦青身体素质不错，他其它部位没有损伤，只有小腿关节粉碎性骨折。

一阵剧痛，王彦青龇牙咧嘴。

杂沓的脚步声，警车的嘶鸣。他咬紧牙关，单脚蹲下往前蹦出几十米，前面是一堵两米的围墙，王彦青身手确实不凡，两手一攀，鱼跃而上，翻了过去。

定定身一看，嘿，这是一块四面不透气的地方，有三平方米多的露天小屋。真是绝好的藏身之处。

“天不灭我王彦青。”王彦青一阵兴奋。腿骨折处嘤嘤地烈痛，王彦青出了一身冷汗。自从闯荡“江湖”以来，他可是第一次如此狼狈不堪。他竭力镇定自己的情绪，用精神的力量扼制神经对他的肆虐。他过去携带一本“人生珍言录”，他从记忆中搜寻出托尔斯泰的一段话：“请记住，环境愈艰难困苦，就愈需要坚定毅力和信心，而且，懈怠的害处也愈大。”徐悲鸿也说：“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自拔，才不算懦弱啊。”背诵了一遍又一遍，疼痛愈加刺心。伟大人物的名言对正义的斗士来说是食粮，对恶魔来说，却变成了一剂毒药。

天就要亮了。他害怕白天。

5月31日是星期天，天未过午，铺天盖地的大雨倾盆而下。王彦青象一只落汤鸡，畏缩在角落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任凭愤怒的天公折磨蹂躏他。

一分一秒终于又挨到天黑。王彦青又饥又渴。一直等到子夜时分，王彦青侧身谛听了周围已无任何声响。他爬出了隐藏他的墙垣。

沿着僻静陋巷，他一瘸一拐地向车站方向走去。

郴州经过雨水的冲刷，显的更加清明整洁。在红色路灯下的辉耀下，朦胧色的建筑物象蒙了一层玫瑰色的绸纱，南国美丽的城市安睡了。岂知在它的怀抱中，有一条毒蛇在蠕动。

王彦青以为郴州的警察打错了算盘，将近三十个小时的搜索无望，一场大雨把他们冲回了家。

（五）

郴州没有睡眠，郴州圆睁着警惕的眼睛。

每路哨卡的公安干警连续换了几套衣服都被淋得湿透。他们一天粒米未进。

郴州市通往桂阳方向的中心桥哨卡。八个干警精神饱满地检查着过往的行人车辆。

又一阵大雨泼下来，此刻时针指在凌晨三时。

一辆白色的出租车从市区方向驶过来了。高速向黝黑的远方大道驰去。

突然，路旁闪出了八个持枪的警察，司机嘎然地煞住车。

“开往什么地方？”

“桂阳。”司机急忙下了车。

哨卡负责人王生录眼睛逼住后边的租车人：“你去何方？”座位上黑影的脸被手电光照亮：“我去桂林。”

北方口音！

机警的侦察员们左右包围了出租车。

车上坐的正是妄图冲出罗网的王彦青，他看自己已是瓮中之鳖，做好了拼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在下车接受检查的一刹那，他从衣服里掏出了装弹的手枪。

猛地，他被人抱住了。

王彦青一阵拼命的挣扎反抗，他指望出现奇迹。

奇迹永远不会出现，他被生擒了。

公安干警从他身上又搜出了24发子弹，1300多元现金，还有居民身份证5个、记者证、会员证等。

凌晨4时，郴州市公安局无线电台通知各路哨卡，“大鱼”已装入网中，各路人马凯旋。

郴州市公安局预审室。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朱民强，河南人。”

“我们已经查过了，你不是朱民强，请你讲真话吧。”

沉默，他似乎要永远沉默了。

一张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晃动在眼前。

他慨叹一声：“哎，完了，彻底完了，我叫王彦青。”

啊！在场的公安干警差点雀跃起来。这个亡命徒横行数个省市，自诩攻不破的“马奇诺防线”，四海闻名的杀人大恶魔在郴州被英勇的公安人员生擒了。

他泄了气，不无折服地说了心里话：你们警察不要命，我算服了。

第125号麻脸人

尹利民

一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眼下已是早春，但严寒尚未褪尽。即将逝去的严冬把它剩余的最后能量，肆无忌惮地抛向大地和空间，把个偌大的津城冻得硬邦邦的。

淡淡的晨雾挟裹着潮湿冰冷的空气从四面八方慢慢地合拢聚集。不一会儿，淡淡的晨雾变成了白茫茫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雾越聚越浓，两米开外，白花花一片，混混沌沌，令人呼吸都觉得困难。

坐落在市中心的南市是个典型的居民住宅区，人口密度居全市之首。提起这块古老又具有传奇色彩的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解放前，这里是有名的"三不管儿"。在这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人是靠体能谋生的老百姓，诸如打把式卖艺的、卜卦问天的、烟花柳巷之客、三教九流，样样俱全。更有那些地痞恶霸，划地为牢、逞强斗狠，把个好端端的风水宝地祸害得乌烟瘴气，乱乱糟糟，成了滋生和繁衍罪恶的温床。别说老百姓深受其苦，就连当时的军阀官吏也拿它没有办法。日本人不管、国民党政府不管、还有那地方衙门也无可奈何地撒手闭眼啦。"三不管儿"便由此而得名。

解放后，南市地区虽说在日新月异地

变化着，但有些地貌仍然保留着旧时代的痕迹。稀稀疏疏的几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与那些低矮、陈旧的老式住房参差错落，虽不对称但却是和谐地依偎在一起；窄小的街道和密如蛛网的胡同里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毫无方向性地四外延伸。这些地理上的特点，常常把初来乍到的人，弄得晕头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尤其在大雾弥漫的天气里，这里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即来即去，若隐若现，更显得神秘难测。

时钟敲了7下。街上的行人逐渐多起来。上班的、蹓早的、买早点的纷纷踏出不同节奏的步履，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

新的一天到来了。这个阴晦昏暗的早晨是2月25日。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俊俏姑娘，嘴里哼着欢快的流行歌曲，从南门外大街轻快地拐向清和大街，在一个临街的住户门前停了下来。

“小红、小红。”姑娘喊着，窈窕的身影早已站在门前的台阶上。

屋内黑着灯，无人应声。

“小红、快点吧，不然会迟到的”。

屋内仍然黑灯，没有任何动静。

俏姑娘沉不住气了，顺手推开了虚掩的屋门，一脚跨进了室内。顿时，一股令人作呕的异样的气味扑鼻而来，她急忙拉亮了电灯。“啊”！姑娘如同触电一般钉在了地上，瞪着惊恐的双眼，张着的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一尊石膏塑像。猛然间，她似乎清醒过来，一转身便悲怆地尖叫着，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

10分钟后，刑事侦察处的6名精悍队员乘坐着刑事侦察

车呼啸着沿新华路由东向西急驰而去。

车内，靠前排坐着一个三十二、三岁的青年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庞，两道浓眉之下，一双深邃的大眼炯炯放光。眉宇之间毫不掩饰地透发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气势。这位年青人就是大案队队长张东阳。也许是由于职业习惯的缘故，他无论碰上什么样的邪乎案子，都能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坐在后排的是刑警小刘和小曹。别看他们年岁不大，经验蛮丰富，脑瓜机灵活分，深得张东阳喜欢。每每遇上大案子，二人便成了张队长的得力助手。其实张东阳心里最明白这么一个理儿：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吆。看来今天三个桩真的又拴在一块啦。

汽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发案地点，刑警们立即投入紧张的现场勘查。

中心现场是一间临街的10平米住室。室内靠左侧有一张双人床，上面僵卧着一具姑娘的尸体。床上的被褥浸渗了大片血迹；地上和墙上到处是喷溅的鲜血，家俱摆设东倒西歪，狼藉不堪……被害的姑娘双眼圆睁、两拳紧握，好象在凄惨地呼救，又象是在愤怒地呐喊。一切迹象说明，身单力薄的少女面对凶残的歹徒横施暴虐时，曾经做过一番力量悬殊然而却是殊死的搏斗和抗争。

“设置警戒线，封锁现场，不准放过任何可疑迹象。”张东阳习惯性的下达着命令：“把现场范围划大一点，谁也不能给我漏掉线索。”张东阳声音有些发颤。这个不轻易动感情的汉子，看来真是被案犯的暴行激怒了。

按照惯例和法定程序，各项勘查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从室内到户外，从物证到痕迹，从验尸到拍照，侦察员们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用尽浑身的解数搜寻案犯可能

留下的蛛丝马迹。

现场勘查用了两个小时，但结果很不乐观。

小刘向张东阳无可奈何地摊了摊双手，失望地说："队长，糟透了。做案的家伙把现场毁了。"他十分恼火地指了指室内："你看，过路人和被害人家属都来过现场，他们忙于救人，把现场简直弄得一踏胡涂！"

"这儿的情况怎么样？"张东阳急切地问正趴在床沿下的技术员。

"情况十分不妙。"技术员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提取的物证痕迹说道。

使用警犬对可疑足迹进行了追踪，但中途失去目标；

……

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使刚刚发生的案件缺乏最起码的侦破条件。这一点，对于刑警学院科班出身的张东阳来说比谁都清楚。他表面尽管十分平静，然而心中却暗自叫苦不迭。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勘查，仍然没有重大进展。张东阳果断地把手一挥："法医和技术员留下继续勘查，其余的人随我来。"说完带领大伙儿驱车前往驻地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他们接待了那个报案姑娘和被害人的母亲，详细地询问了情况……

二

中午，刑侦处会议室。

几束强烈的阳光破窗而入，把会议室照得亮堂堂，晒得暖洋洋。大厅迎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大镜框。里面镶着著名书法家的亲笔墨迹。"除恶务尽，国泰民安"八个行书大字苍劲雄浑，格外醒目。

这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

惨案发生后，惊动了市公安局的领导。他们详细听取了张东阳的案情报告，正式议定将此案定名为“2·25”特大杀人案。为了速侦速破，局领导从刑侦处和市内各分局调来精兵强将，做整体侦破部署。

年过半百的刘副局长用慈祥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个案子把我们逼到墙角了，我们的处境十分困窘。如果案子破不了，我们没法子向全市人民和家属交待。看来，我们非得背水一战了。”

从他的讲话中，人们十分清楚市局领导的意图，全力以赴、誓在破案。这番话，使本来就肃穆的会场变得更加严峻。杀人案犹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张东阳在刘副局长的示意下，掏出一个字迹密麻的笔记本，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案情：“被害人陈艳红年龄19岁，在本市机电修理厂工作。陈艳红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早已病故。母亲在副食品公司财务科上班。报案人肖莉莉，和被害人在同一单位，每天早晨找陈一起去单位。肖莉莉是目击现场最早的见证人。”

“关于发案时间”张东阳摊开桌上的一堆材料和照片：“对尸体法医做了检验。从尸体还没有出现尸斑和尸僵，估计被害人遇害时间约在报案前一小时内。

对于时间的推测，我们曾访问过肖莉莉和破害者母亲得到进一步印证。据肖莉莉说，她大约是在7点5分左右到的陈家。据王月芳回忆，她上班离开家里大概在6点10分。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推断，犯罪分子是在6点10分至7点5分之间实施作案的，更确切的推算是在6点30分左右。”

“第三点就是案件的性质。法医鉴定证实，陈艳红身上

共有8处锐器伤和钝器创口。5处伤在头部、两处在乳胸部，一处在下腹部。钝器击砍伤深达颅骨，锐器是一把匕首，伤及心脏和肝脏，也就是说，任何部位的一处伤都足以致人于死地。另外，在现场发现一个沾有血迹的炉圈，经化验上面的血为A型，与被害人血型一致，估计这个炉圈就是案犯行凶时随手抄来的钝凶器。”

说到这里，张东阳显得有些激动：“需要补充一点是，从被害人验尸结果看，案犯有明显的性侵害特征。所以我初步断定，这是一起手段残忍的奸杀案。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关于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我现在分析不透，把握不准。看起来，这是本案的一大难点。”

沉寂的会场开始骚动了，人们对案情进行着分析、推断和思考。

“直观地看，案犯显然是强奸杀人，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心直口快的小刘自言自语，疑惑不解，首先开口。

小曹也有同感。最使他不可思议的是，按常规说，歹徒实施强奸后将人杀死似乎达到了目的。如果真是如此，他又为什么连续伤害被害人肢体，肆意地对死尸进行残戮呢？

坐在一旁的刘局长用启发的口吻提醒大家：“同志们提的问题都有一定道理。从案犯手段看，一种可能是以强奸为目的的杀人灭口，另一种可能是报复性的杀人强奸，两种动机因素都不能排除，因为这起案子具有典型的泄愤暴力特征。至于其它动机因素，基本可以否定。这是因为，被害人家中财物既没被盗，也没被抢，可以排除盗窃抢劫杀人；再有，通过了解证实，陈艳红还没有搞对象，作风稳重，不具备情杀的可能性。”

刘副局长用信赖的目光望着张东阳："这起案件的现场被人为破坏，对我们十分不利，大伙儿要克服困难，集思广益，早日破案。"

紧急会议上，敲定了第一个方案：围绕着被害人的住地和工作单位，对有不轨行为的人和与陈家有宿怨的人全面开展调查。

三

三天过去了。

调查工作在发案地附近的两个派出所和被害人的工作单位进行着。俗话说，锯动有末，一点不假。侦破小组在几天虽然连续查否了十多个可疑线索，但是仍有两个人疑点很重，需要做深一步调查。

张东阳唤来小刘和小曹，让他们立即朝疑点下手。

小刘负责第一个疑点，嫌疑人姓耿，是被害人母亲王月芳单位的业务员。

据副食公司保卫科反映，不久前，王月芳在财会检查中，发现推销员耿某有贪污受贿之嫌，向纪检部门做了举报。后来在检察院的干预下，查实耿确有贪污问题。由于耿态度不错，被免于刑事追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一向吃香喝辣、手眼亨通的耿某遭到迎头一棍，差点气吐血。他越想越气，对一个要好的同事恶狠狠地发誓："咱老爷们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我迟早与王月芳算这笔帐，叫她尝尝我耿某人的厉害。"发案的头天晚上去向不明，至今未归。

小刘抓住时机，穷查不舍，结果疑点被排除了。

原来，耿某在24日晚上接到老母病危的家电，未来及请

假便连夜赶回山东老家料理后事。很明显，发案时耿并没有在现场。

第一个疑点否了，第二个疑点的查证结果如何呢？

这个调查对象叫李晓酉，是清和街派出所界内的"混子"。

何谓"混子"？就是那些玩世不恭、放荡不羁、鸡鸣狗盗之徒，李晓酉便是尔等之辈。别看年岁不大，玩女人却蛮有一套。最使他伤脑筋、动心思的莫过于陈艳红了。他曾经多次想摘取甚至占有如花似玉的陈姑娘，却遭到痛斥和怒骂。李晓酉恼羞成怒，折筷为誓："宁叫她香消玉殒，也不能让这朵鲜花插在别人的花瓶中！"

这两天，李晓酉真的出现了反常。案发前，他精神恍惚、心神不定；案发后又坐卧不安，心事重重。还有更可疑的情况。24日晚上，他离家外出一宿未归。转天上午，又一身血迹，悄悄溜回家中，连续几天闭门不出。

血迹、24日夜间的去向以及案发前后的一系列反常表现把侦察视线集中向李晓酉。

28日下午，张东阳和小曹在派出所里，对李晓酉进行了传讯。

屋内空气异常紧张，凝固得令人窒息。

李晓酉颓丧地坐在审讯椅上，憔悴的脸上白中泛青，额头渗出滴滴冷汗，活脱脱一副"娄阿鼠"的狼狈相。

李晓酉握紧出汗的双手，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却怎么也办不到。陈艳红的死，真把他吓晕了。尽管他并不十分清楚两名警察的真实来意，但断想肯定与陈有关。一想到这，浑身便身不由己地瑟瑟发颤。

"李晓酉，你谈谈最近几天的情况。"张东阳语气平和令人难以置信。

“诸如24日夜间的去向，衣服上的血迹都必须解释清楚。”张东阳发问时透出一股咄咄逼人之势：“特别是对陈艳红……”

听到死者的名字，李晓酉顿时魂魄飞散，不等对方问完，就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大声嚎哭：“我有错误……我全部交代……陈艳红的死可与我无关啊！……我对天起誓，若有半点瞎话，”他顺手在头顶做了一个下劈动作，“就……他妈的天打五雷轰。”

据调查，陈艳红被杀确与李无关。原来，这几天他常去赌钱，手气背得邪乎，就是不开胡，欠了好几百。24日夜里，几个狐朋狗友又聚在一块摆方阵，一夜间竟把老娘的300块治病钱输了个底掉。

“噢！玩了半天，你他娘的三人合伙胡弄我呀！”李晓酉输急了眼，借酒滚赌，咆哮着扑上去拼命。结果真成了“三打一。”李晓酉寡不敌众，被揍了个狗血淋头，差点连命搭上。转天听说陈艳红被杀，害怕牵连上自已，于是换掉血衣，闭门不出……

嫌疑人否了，线索中断了，侦察工作急转直下，陷入僵局。

夜沉沉，雾朦胧。

大地披上了一层浓浓的黑纱，早已进入梦乡，四周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间，只有那点点如星的灯光仍旧不知疲倦的闪烁着，就好象公安卫士的眼睛一样，警惕地注视和搜寻着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和阴霾鬼魅。

市公安局刑侦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屋内烟雾腾腾，桌上的烟缸里积满了烟灰和烟蒂。这里刚刚召开完会议。轻轻的骚动声响过后，又恢复了平静。

张东阳松弛了一下紧张的神经，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着茶，抽着烟。其实烟茶的诱人香味，他早已品嗅不出来了。发案三天以来，他只睡了六个小时，深邃明亮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变得暗淡失神。他实在太疲倦了。

“2·25”案件侦破很不顺利。所有的线索和疑点全都一一查否，侦破组的七、八名队员玩了几天命，连个凶手的影子也没见着。

张东阳为此心中十分沉闷。在刚刚召开的分析研究会上，他经过再三的掂量，最后还是重重的放了一炮：“依我看，侦察方向定的不太准。排查范围也过窄，我的意见是在全市大面积撒网。”

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实施第二套方案……

吐出的烟雾袅袅上升，在空中又缓慢地曲蜷回旋，形成了一个个大问号形的图案，在张东阳眼前不停地晃动。

“大范围排队摸底，真好比大海捞针啊！”张东阳暗自思忖着，脸上掠过一丝不意被察觉的为难之色。其实，对于经验丰富的张东阳来说，他比谁都清楚，“撒大网”是在现场证物不足，而重点嫌疑人不明显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才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常常是竹篮子打水，一无所获。眼下的情况很明显，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张东阳站起身来到窗前，顺手推开了窗子。一股潮湿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他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脑袋顿时清醒了许多。猛然间，他好象想起什么事似的，迅速跑进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在台灯下仔细地端详起来。

这是那张在现场拍摄的鞋底痕迹照片。虽然鞋底印痕残缺不全，模模糊糊，但花纹图案的大致轮廓还能看得出

来。鞋底图案十分独特。花纹呈棱形块，棱块之间的缝隙很宽，而且走向不直，有的呈现弧线状；棱块的边缘也不太整齐，形状极不规则。

“莫非是手工制作的鞋？”他暗自揣度着，决定围绕这个鞋痕做点文章。

转天一早，他和小刘两人驱车来到皮鞋公司。当得知他们的来意后，经理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请来了公司的三名制鞋专家和工厂的老师傅对这个奇特的鞋印进行了“会诊”。鉴定结果和张东阳的初次判断完全一致。这种鞋不是模压产品，也不是传统手工产品，可能是个体鞋匠缝作而成。

回局后，张东阳立即向小刘布置任务：“电传市郊各分局，请他们全力协助，调查所有的鞋摊，弄清鞋的出处”……

四

俗话说，越渴越吃盐，越热越包棉，这话还真应验了。

在“2·25”案件的侦察进展迟缓、即将搁浅的节骨眼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日早晨，南市一带又接连发生两起入室强奸杀人案。一起在东兴街上，另一起是在华安街上，两个妙龄姑娘先后被送医院抢救。

这两起案子与2·25案件有无联系？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两个被害人伤势如何？一连串的问题把张东阳的头搅得乱糟糟的，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

案发后半个小时，刑警们来到医院。

在医生的带领下，张东阳和小曹在脑外科病房见到了东兴街的被害姑娘。

姑娘伤痕累累。见到陌生人到来，用被子蒙住头部，凄厉地尖叫起来。“她由于过度恐惧，引起精神系统障碍症，语无伦次，神智混乱，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恢复正常理智的。”医生十分惋惜。

“大夫同志，”张东阳向医生投去期望的目光：“请您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她的思维功能。做为被害人，对我们破案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我们尽力而为吧，但我们必须尊重科学。”

外科病房，温暖而明亮，整个空间充满着刺鼻的来苏水味。

一个头部缠满绷带的姑娘静静地躺在床上，嘴里不时地呻吟着。

医生向张东阳详细介绍了姑娘的病情——姑娘的头部和脸上到处是钝器击打的伤痕，双眼红肿充血，视觉受到严重损害，几乎失明；乳房和下腹部也有五、六处刀伤，但没有伤在要害部位。

三个遭暴徒袭击的姑娘，一死一疯，只有这个姑娘能为我们提供现场情况了。张东阳深感万幸。

当听到公安人员的问话时，她浑身颤抖，呜咽着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姑娘才平静下来，悲愤地诉说了刚刚经历过的可怕的一幕……

姑娘叫蔡小军，是华安街一案的被害人。早晨6点钟，她的父母和哥哥上班走后，屋内只剩下她一人。和往常一样，她起床后洗完脸站在墙上的镜子前梳头。

这时，沙、沙、沙，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从楼下传到楼上。“吱”的一声门被推开。姑娘从镜子中看到一个身穿棉猴、戴大口罩的人进到屋里。

“你找谁？”姑娘十分生气，“怎么乱往屋里闯。”

“找姓张的，给他送点东西。”

“我们这没有姓张的。”姑娘知道，楼上居住的除了自家外，只有一个聋老头儿，而且压根不姓张。

蒙面人原地不动，就象没听见。

“你走错门了，到别处找去吧，”姑娘气得几乎吼了起来。

蒙面人仍然站在那里，原地不动。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姑娘高挺的乳胸。

蔡小军好象被蝎子蜇了一下，慌忙用双臂掩住了前胸。

蒙面人挪动脚步，冲蔡小军紧逼过来。

姑娘慌了。联想起不久前的惨案，一阵恐惧感袭上心头。“来人啊……”她刚要叫喊，一只戴手套的大手便死死地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在姑娘的前胸乱捏乱摸。姑娘发疯似的又踢又抓，头部和脸部却遭到一连串的重重击打，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诉说到这里，蔡小军已经泣不成声。

张东阳和小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做着记录。他们知道，被害人陈述中的每一个情节对于破案来说都具有重大价值，因此，他们边听边努力搜索着案犯可能出于疏忽或害怕而露出的任何蛛丝马迹。

案情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引起了张东阳的兴趣。案犯戴口罩是仅仅为了迷惑被害人，还是面部有生理缺陷而有意掩饰呢？

“凶手多大岁数？”

“年龄不太大，好象是个青年人。”

“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吗？”

“嗯……这人的下眼皮上好象有麻子”……

说到这里，张东阳和小曹为之一振，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彩。因为捕捉到案犯特征，无疑会使侦破工作绝路逢生。这意味着已经发现了罪犯的影子，捕获归案只是个时间问题。

现场勘查和调查工作结束后，侦破组把三起案件的资料汇集起来，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初步形成了案情的整体框架：发案时间相近、手段相符，很可能系一人所为；三起大案发生地都在南市，相距不远，案犯可能居住在附近或是不远的区域结合部；案犯蒙面和戴手套做案后破坏现场，有逃避侦察的伎俩，是一个狡猾之徒；最重要的一点，案犯是一个中等身材、20多岁的麻脸人。

负责坐阵指挥的刘副局长听取汇报后，果断决策：“通报全局，并案侦破，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麻子给我挖出来。”

三起大案，犹如三颗重磅炸弹，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波及千家万户。经过非官方的舆论渠道，消息不翼而飞，越传越离谱，越传越邪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经常谈论的话题。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妇女和姑娘家，每每提及此事，不禁谈虎色变，整天价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更有甚者，竟拿什么杀人狂、蒙面贼之类的恐怖字眼去吓虎啼哭不止的幼儿。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冲击，他们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难以消除的恐怖的阴影。

人们被犯罪分子的残暴行径彻底激怒了，许多人投书公安机关，强烈要求早日破案，严惩凶犯；

市、区妇联的领导同志多次呼吁公安局，为民除害，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安机关如同负重运行的庞大机器，日夜不停地高速运转。一封封案情通报似雪片般连夜发往市内各区公安分局……一道道电传指令流水似的迅速通向四郊五县……

摸底排队工作是大量的，又是艰苦的．在几百万人里寻找案犯无异于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侦察工作在全市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铺里看不见，集上一大片。”经过几天的连续奋战，那些日常确实不多见的麻脸人好象来了个大会师，共有8900多！数字大得惊人。

张东阳调集精悍队员，对这组数字运用筛选法进行了类比淘汰，最后从中排出年龄和体态特征相似的浅白麻子共有182人。

大范围的摸底结束后，侦察工作立即转入重点审查。

182人里面究竟有没有案犯呢?如果有的话，又是谁呢?

威严的法律之剑已高高悬起！

恢恢之法网正向着罪恶洞开！

五

风和日暖，晴空万里，明媚的阳光笼罩了大地，给大地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浅黄色。

坐落在唐山路上的市公安局大楼威严屹立。大楼那浅淡淡的驼色和浅黄色的日光灯交相辉映，越发显得庄重和谐。

在人们的眼睛里，这里是庄严圣洁之地。它就象威武雄壮的保护神，永恒地守护着A市几百平方公里的安宁。

楼内，却是日理万机般的繁忙。

刑侦处大案办公室里，“2·25”专案组的几名刑警正在

伏案而坐，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摆在他们面前的，是182个青年麻脸人的情况材料。他们的任务是对面前所有的材料逐人进行登记、编号、分析、审查。

一根根高度紧张的思维神经在缜密地推理断判；

一双双鹰隼般的目光在仔细地寻踪觅迹。

屋内静极了，连大家的呼吸声都能听到。除了呷水声和纸页的翻动声响外，没有任何人说话和走动。

此刻，张东阳正坐在屋角的沙发上闭目养神。昨天晚上他又熬了一个通宵，实在太累了。

其实张东阳并没有睡着，而是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

这几天，三起杀人案总是在他眼前晃动，退不去，抹不了。三个漂亮姑娘一个个泪流满面地向他哭诉悲惨的遭遇，字字血、声声泪。

张东阳被强烈的震撼了。案子理不出头绪，罪犯仍逍遥于法外，他能不着急吗？他的心象针扎似的痛苦，他的心在暗暗地流血！

他站起身，到洗漱间用冰冷的水冲了头，一下子睏意全消 。回坐到沙发上，点上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又陷入沉思。……

从迹象看，三起案子无疑是一个人所为。但是因果关系至今尚未搞清。三个姑娘都没有涉足情场，不可能是情杀。三个姑娘家与世人无争，安分守己，也不存在仇杀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了。“莫非凶手是心理变态……”张东阳做出了最后的判断。

他掐掉烟蒂，起身坐到了办公桌前。把182个麻脸人的登记表又从头到尾重新滤了一遍。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一张被编为125号的卡片上。卡片记载着如下情况：

“姓名沙玉峰，男性、25岁，第四机械制造厂工人，住南门路2段成善里18号。生理特征：身高1．68米，脸部的浅白麻子不甚明显，主要集中在面颊两侧和眼睑部。”

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引起了张东阳的注意。“沙玉峰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不善交际，孤僻冷漠，爱钻牛角尖。”

张东阳把卡片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那神态就象是要从这张纸的成份中寻找什么新元素似的。

“这个人疑点很多。”张东阳凭第六感官做出断言，脱口而出。

大伙听到他的话音，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过来。

“你在说谁？”机灵的小曹跑过来，抢过卡片儿端详了好一会儿：“唉，我说队长，咱能不能谈点具体的呢？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小曹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干练的队长。他的气质和风度不仅深得局里许多女警官的青睐，就连小曹和小刘这些青年小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东阳英俊的面孔上流露出兴奋的光彩，对围拢过来的大伙儿一字一板地说道：“我的推断是这样的。第一，沙玉峰的家住地离三个发案地相距很近，只有三条马路之隔，他肯定熟悉南市一带的地理地形。这一点符合我们原先对案犯居住地的推断。

第二点，从沙玉峰工作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上班走南市路途比较近，不然的话，就得绕大弯儿舍近求远，不合常理。这一点完全符合案犯行走的路线规律。

第三，三起案子，都发生在早晨6点至7点之间，说明案犯很有可能是上班前沿途作案，而沙玉峰的单位早班是上午7点，这与案件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第四，年龄、体态和麻脸等等条件与3月2日案件被害人

蔡小军所见的案犯极其相似。可惜的是，直到现在蔡小军的视力还没有恢复，不能马上辨认。”

大家对张东阳的精确推断表示赞同。

小曹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急切地说道：“咱们这几天总算没白忙乎，折腾了好几天可有个眉目了。队长，我看应该立刻传讯，正面接触沙玉峰。”小曹急急渴渴，跃跃欲试。

“不行，”张东阳斩钉截铁：“如果我们拿不到证据，怎么办？不仅破不了案，弄不好还要吃行政官司。”

小曹嗫嚅，无言以对。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呼”的一声响，侦察员小刘气喘嘘嘘，推门而入。一见到张东阳就高兴地喊起来：“头儿，鞋子可算有点眉目了。”

张东阳急忙递上一杯水：“先不要急，慢慢说。”

小刘接过水，咕咚咚一饮而尽。然后说书似地把调查情况抖了个底儿掉。

原来，小刘在市区六个分局刑警队的协助下，先后走访了全市360多个体鞋摊。最后在靠近郊区的一个鞋摊处，竟找到了鞋的制作人。

老鞋匠眼神儿不好，拿过鞋的照片，看了半天，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爷，您再好好瞧瞧。”小刘还抱着一线希望。

鞋匠像鉴定一件稀世珍宝似地把照片横竖看了个溜够：“噢，我认出来了。一年前我有个远门侄子做了双鞋，平底鞋好打滑，所以就在底上刻上了图案。就是我做的，没错儿。”

……

"鞋匠的远门侄子叫什么名字？"

"沙玉峰。"

一听到沙玉峰的名字，大家为之一惊。张东阳用严峻的目光环视同志们一眼，坚毅地说道："现在虽不能肯定沙玉峰就是案犯，但他的疑点太多了。下一步，我们要紧缩侦察范围，集中精力对沙玉峰进行全面调查。"

"我看这该死的混蛋还往哪躲！"张东阳心中暗骂道。用铅笔在第125号卡片上画了个重重的红色标记。

六

夜幕徐徐下垂，黑暗笼罩了大地。

起风了。刺骨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挟裹着尖厉的怪叫声铺天盖地呼啸而来。马路两旁的电线杆在狂风中左右摇曳，昏暗的路灯把大地上的行人、车辆，一切一切弄得东倒西歪。

一个折曲得变形的人影，象幽灵似的来到南门路上，急匆匆地向西走去。或许由于冷的缘故，他的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紧紧地缩着脑袋，乍一看去活象外国录相中的"无头客"。他边走边不时地回头张望。

来到成善里胡同口，"无头客"一闪身便钻进了18号院。

这个院是独门独户。靠北有两间平房，其余三面都是山墙。院内居住的是母子两人。

男青年进屋后，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老娘："妈，我回来了。"说完后径直走到里屋，抖掉大衣，一屁股坐在床上，闷头抽起烟来。

"玉峰"，母亲在隔壁说话了："这些日子，你怎么回来

这么晚呀？”

“有个朋友有事，我给帮忙去啦。”回答的声音瓮声瓮气。“噢，您的病见好吗？明天我抽空陪您再看看去。”

“不用了，玉峰。我觉得见轻。唉！人老了，这百病就全来了，我活70来岁早够本了。”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沙玉峰赶忙跑过去，给老人倒水服药。灯光下，这个沙玉峰面目清晰可见，中等身材、敦实粗壮；蓬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张蜡黄的脸，形容憔悴；一对小小的眼睛茫然失神、暗淡无光。粗糙的脸上稀稀拉拉地趴着浅浅的麻点，就象贴上去的瘪了壳的臭虫。

父母的遗传基因把所有的短处都留在这个极不幸运的晚辈身上。如果按时下姑娘心中的标准衡量的话，起码是“二等残废”。

老人止住咳，想起了一桩心事：“孩子，你老大不小了，自个的终身大事要抓点紧呀。你成了家有了业，我这把老骨头也就放心了。”

老人仍在开导规劝这个独生子：“条件高的咱不攀，找个能过日子的就行了。咳，我想起来了，隔院的二婶说她有个远门的侄女，人灵心细……”

“妈，您就别操这份儿心啦，快睡觉吧。”说后熄灭了电灯。

里屋不算小，但家俱摆设却乱糟糟的。床头的墙上，歪七扭八地贴着外国女郎的画报，埃及妖后、泰国两性人、法国靓妹、美国的召应女郎……性感迷迷，摄人魂魄。

沙玉峰乜斜在床上，直愣愣地欣赏着这些美人照。更确切地说，他是在欣赏美人儿浑园丰腴的大腿和挺拔高耸的乳

房。这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部位，好象有节奏和起伏似的朝他拥抱而来……看着看着，他的心中不禁一阵阵酸楚。

马上要到而立之年的沙玉峰，活这么大了，却从没有得到过年青姑娘的爱抚，更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这些日子他回来很晚，骗过了老娘。其实他心里最清楚，他是一个劲地往一个朋友家钻，去看那难得一观的录相。

这玩艺儿真够味！净是男女之间的事，作爱、乱伦、强奸；大腿、翘臀、乳胸……真把个沙玉峰弄得神魂颠倒，意马心猿。越看越想、越想越看，一发不可止步。在这个奇妙不可言状的世界里，他浑沌度日、整天萎靡不振。

"玉峰"，母亲没有睡着又在说话了："这几天，我见你总是心神不定，就象丢了魂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嘛事，您就甭唠叨了，快睡吧。"

老人继续唠唠叨叨，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听说出了个什么蒙面杀手，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罪孽呀，这个挨千刀儿的！你说怪不怪呀？打头天起，我的右眼老是跳，人说左眼跳财，右眼蹦灾呀……"

一听这话，沙玉峰心中一惊，立即从色迷迷的遐想中清醒过来。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浑身阵阵发冷。

他平素不相信有什么先知先觉，更不相信有什么神呀鬼的。然而这几天真有些怪事叫他胆战心惊！

这些日子，走夜路时，总好象有人在屁股后边跟着。就在刚才回家的路上，他还看见一个没有脑袋的怪物死死地缠着他，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一直跟到胡同口才离去。

还有更可怕的呢！每到熄灯后，屋内就有人走动……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莫非我真他妈的

活见鬼啦！”沙玉峰暗暗骂道，将被子往头上一蒙，仰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

不久，屋里响起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近在床前。他定睛一看“啊！”墙上的妙龄女郎，浑身赤裸，遍体是血，晃动着硕大的乳房，披散着头发，哭叫着向他扑来。……“救命呀！”沙玉峰腾的一翻身坐起来，心里怦怦乱跳，浑身早已冷汗淋漓。原来是一场恶梦！

他再也睡不着了，索性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慢慢地他眼中的恐惧神色消失了，浑身热呼呼的，一股强烈的欲火在心底燃烧。

他翻身下床，从铺底拽出一个小木箱。木箱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三角裤和各式乳罩。箱底有两本不堪入目的色情画报。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象猫见到腥似的，贪婪地欣赏着女人的亵衣，贪婪地欣赏着画报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女人胴体……

七

自打第125号嫌疑人沙玉峰出现以后，张东阳小组的工作重点由普查转入了定向侦查。

沙玉峰表现如何？有没有作案动机和因素？三起案件发案时他又在哪里？这一连串的疑问使沙玉峰本人成了难解之谜。张东阳带着手下的弟兄，全力投入调查，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工作效率去揭开谜底。

调查工作分三路进行。

能说会道的小刘负责去街道调查，重点了解沙玉峰的日常表现。他在驻地派出所和成善里片的居民委员会连滚了两

天，走访了街道代表和沙玉峰的左邻右舍，把基本情况兜了个差不离。

据反映：沙玉峰平日少言寡语，不爱讲话，特别是一见女人爱脸红，因此很少接触异性。沙以前谈过三个对象一个也没有谈成，主要是因为他其貌不扬，虽说不讨女人嫌但也不招女人喜欢；

至于日常表现嘛，倒还说得过去，给人的印象忠厚老实，没有异常情况；

关于案犯3月2日穿的棉猴，据邻居回忆，沙玉峰从来没有这样的衣服；

据成善里胡同里几位老大爷和老大娘提供，沙玉峰爱蹓早，每天6点先去海河边练武，然后去单位上班。

……

小刘的调查情况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此时，小曹负责的单位调查也在同步进行。

小曹在单位内了解到的情况与街道掌握的情况大同小异。

最后小曹让车间主任拿来了职工考勤簿。据记载，2月25日至2月26日沙玉峰两天未上班。3月2日出勤正常。

"沙玉峰为什么两天未上班呢？"

车间主任和保卫科的同志介绍说："沙玉峰在2月25日早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劫道的，把他打昏在地，歇了两天病假。"说着把病假条递给了小曹。

小曹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头部红肿淤血，手部和面部有挫伤，建议休两天……"

小曹的调查情况除此以外，也没有重大进展。

街道和单位两方面的调查大致相同，基本吻合，并没有

出现令人满意的结局。下一步只有沙玉峰被劫是个可抓挠的唯一线索了。张东阳决定亲自出马去调查核实。

沙玉峰被劫现场是在中山街平安胡同口处，这里距南市发案现场有18华里。

张东阳找到了被劫现场的见证人。这三个人都是平安胡同的居民住户，一个是王师傅、一个是小孙、另一个是老李头。

然而，通过询问三个群众，尤其令张东阳失望和最能排除沙玉峰嫌疑的则是时间问题。

据三人回忆，2月25日早晨，胡同里突然有嘈乱的响动，声音很大。他们急忙跑出看时，见到一个满脸是伤、昏迷不醒的青年跌卧在地，嘴里还不时的呻吟。

"赶紧送医院"，王师傅大吼了一声，三人急忙将受伤青年抬走了。后来他们听说，这个男青年是在上班途经平安胡同口时，被人从身后打了闷棍，抢走了身上的钱。

"请回忆一下，你们听到响动时的准确时间。"

"我们当时忙着救人，谁也没有注意。不过……男青年被砸坏的手表我们看到了，指针停在6点40分……"

张东阳离开平安胡同，来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刑事发案登记簿上，找到了沙玉峰的报案记录。

张东阳的调查，进行的也不顺。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转。对沙玉峰的调查结果，是侦察员们始料不及的。

尽管张东阳和大伙儿在事先已充分估计到困难的一面，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调查结果仍不免让他们大失所望。

下午，刑侦处办公室。

凝固的空气聚成了重重的铅块，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使本来就呼吸不畅的侦察员们越发感到窒息。

一连串的反证，使疑点明显上升的重大嫌疑人沙玉峰来了个180°大转弯——否了！这种急骤变化着实令人扫兴，未免太离奇了！巨大的逆转，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

张东阳既不说话，更没有表态，坐在椅子上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实，他跟大家一样，甚至比他们更着急。只不过是克制自己不流露罢了。

这位年富力强的刑事警官，在近20年的警坛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除了机敏、干练之外，还具有缜密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不同凡响的佼佼者，令雄心勃勃的同行们一个个刮目相看。他并不是那种凭直觉和侥幸心理撞运气的人，在分析推断案情时，最忌讳胡乱猜测、先入为主。因为这种方法贻害非浅，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此次对沙玉峰的分析和调查，他正是运用了一条条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的链条进行了层层深入的研究和判断，结果却不佳。眼看这根链条就要被沙玉峰挣脱、断裂，他心里不觉暗暗吃惊。

张东阳仍旧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抽着“金恒大”。“大家都来谈谈意见，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呗。或许我们能开窍呢。”张东阳打破了室内的沉默，人们开始活跃了。

“好，我先说。”小曹按捺不住，首先放炮：“沙玉峰一贯不愿接触异性，见到女人就害臊，很难设想他会连续强奸杀人，这在情理上是解释不通的。”

见到大伙儿投来赞同的眼光，他信心百倍地继续运用刑

侦学中的假说论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经了解，平安胡同的三名群众和医院里的大夫与沙玉峰素不相识，既无亲、又无缘，他们是不可能包庇沙玉峰而故意出示伪证的……"

大伙儿在交头接耳，轻声议论附和着小曹的观点。

"按照自然法则"，小刘也接上了话茬："一个人在同一时间里，是绝不能同时处在两个空间的。这就是说，要么在此，要么在彼，二者必居其一。从调查结果看，沙玉峰如果6点40分在平安胡同的话，他就不可能同时在南市的现场杀人，因为6点40分正是发案时间。如果沙玉峰真的是凶手，平安胡同的事就无法解释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沙既不存在作案因素，也没有做案时间，杀人嫌疑应该暂时否定。"

转天一早，月落星稀，天气微寒。张东阳起床后急忙洗漱完毕，然后习惯性地正了正警帽，理了理马裤呢警服，骑上自行车出了市公安局大院。矫捷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晨曦之中。

……

他沿着沙玉峰上班时应该走的常规路线，分别换用快、中、慢三种不同的行驶速度，对南市清和街到平安胡同所需的时间进行了实地测算。

当用最快的速度从南市赶到平安胡同时，他看看手表，整整用去了19分钟。

在回局的路上，他边走边想："2·25"案发时间精确推算是在6点30分左右。从案犯行凶过程看，至少也要7—8分钟。就是说，暴徒从发案现场出来时大约应该是六点三十七八分上下。如果骑自行车最快行驶也得要6点56分才能赶到平安胡同。而沙玉峰6点40分正在被抢现场，与案发的时间前后共差17分钟呐！照此看来，沙玉峰做案后是无论如何也

不能在三、五分钟内飞到平安胡同的……

最善于利用时间的推算来发现和确定罪犯的张东阳，从前曾用这种方法侦破过不少棘手大案，然而今天他却真的感到为难了。

他意识到，沙玉峰的做案时间一旦被排除，那么其它种种疑点只能说是一连串偶然现象的偶然性的堆积排列，不存在任何实际意义！

“难道我的分析和推断全是错的？”张东阳苦苦思索，百思不解。沙玉峰身上一个个疑点就象晨雾中的星星一样，在他眼前逐渐变得模模糊糊，扑朔迷离。

八

沙玉峰从作案时间上趋于否定，使侦察工作急转直下。眼看大伙儿的呕心沥血就要付之东流。

失望、恼丧、急躁等不良情绪随之而来，在侦察员的心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消极情绪给每人都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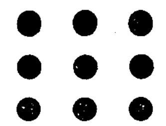
这一切并没有瞒过刘副局长那双颇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眼睛。

“小伙子们的情绪状态会影响调查工作的质量。尤其在失利的情况下，更要加强主体情绪的自我调整，消除心理上的不良因素。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青年人从迷惘和彷徨中解脱出来！”想到这，他快步朝刑侦处走去。

“唉！大伙儿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咱们也休息一下。这就叫作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嘛！”刘副局长一进门就把屋内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

刘副局长给围拢来的侦察员们出了一道趣味题。在一张

白纸上，他用笔画了一个由九个点组成的方形图案：



他要求用四条直线把所有的点都连结起来。“记住，要用直线，多一条也不行，”刘副局长重申了苛刻的条件。“好，现在开始。”

“这还不容易，我们还当是什么高等数学呢。”大家叽叽喳喳，就数小曹嚷嚷的最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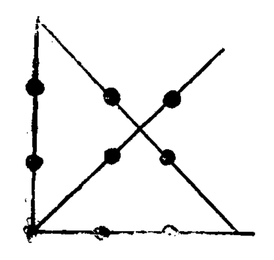
这组平淡无奇的图案，压根儿就看不出跟破案有任何联系，不过听刘副局长神秘的口气，还是牢牢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5分钟过去了，没有答案。

又过了5分钟，还是没有结果。

张东阳坐在桌前，象是遨游在真空世界，全力探求其中的奥秘。突然，他猛的一拍大腿叫道：“真是其妙无穷呀，貌似简单，实乃高深莫测呀！”大家听到喊声，急忙围上前来，争相观看答案。

一点不错，九个点果真用四条直线连在了一起，图形是



刘副局长笑眯眯地望着大伙儿，意味深长地说：“这道题妙就妙在言在此而意在彼，你们看。”他用手指指从三角

形中延伸出来的三条线："如果只在九个点的范围之内去考虑问题，那就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连接方法。我们考虑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只局限于事物本身的框子里面，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

张东阳恍然大悟。此时他才真正明白了老局长的真实意图。老局长是在启发大家，在对待沙玉峰的时间问题上，不能凭一般性的调查结果忙于下一般性的结论，要从大量的疑点中找到其中的必然联系……

话题很快转到案情分析上。

张东阳对同志们说道："我综合分析了各组的查证情况，几天来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沙玉峰尽管不具备作案时间，但他仍然有很多疑点难以解释清楚。"

刘副局长静静地听着，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沙玉峰被劫，只是他自己陈述的，三名群众都没有亲眼看到全部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沙玉峰遭抢为何偏偏发生在2·25案发期间，区公安分局竭力调查，至今仍无头绪，连甄别定性都很困难。第三点，关于沙玉峰脚上穿的鞋，目前正在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否定的根据。"

说到这，他加重了语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沙玉峰一件新做的棉袄上，近来有许多小小的圆洞。他跟单位的同事讲，是滴上了烟卤油烧的。这不可能。因为烟油不具有这么强的腐蚀力。再说了，烟油下滴应该集中在肩部呈箭的形状，而沙玉峰棉袄上的小洞大多在前胸部和袖子上，这一点又与实际情况相矛盾……"

他的分析精辟透彻，言之有理，无懈可击，一下子把战友们几乎陷于绝望的心情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些饱经困难磨练的刑警们似乎看到，一条即将挣脱断裂的逻辑思维的链条

又紧紧愈合在一起；眼前那座高高的使人难以逾越的障碍之墙正在慢慢坍塌！

对沙玉峰的复查工作开始了。经过深入细致的查证，案情终于有了新的转机，几乎停滞的侦破工作开始走出低谷。

这天上午，微风拂面，天气暖洋洋的。张东阳精神抖擞地带领小刘和小曹，跨上马达轰响的摩托车向北急驰而去。

在派出所里，他们与王师傅、小孙和老李头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询问。

三人陈述的情况与原先一致，没有提供出新的线索。

“请再回忆一下，希望能提供一些更具体的细节。”张东阳在做最后的努力：“譬如说，你们三人中谁第一个看到的男青年？”

“是我。”王师傅语气十分肯定：“我来到胡同口，邻院的小孙和李大爷随后也出来了。”说完后，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小孙和老李头。两人默默地点头，表示肯定。

“您在胡同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没注意到。”王师傅声调轻缓，生怕引起对方更大的失望。

“男青年倒地后，他的自行车当时在什么地方？”

“在……我再好好想想……噢，对了。他的自行车当时停靠在马路边的墙上，距小青年大概有五、六米远。”

经他一提醒，小孙和老李头也想起来了，一致证实了这个情况。

在返回的路上，张东阳坐在车斗里，随着马达声的节奏，陷入沉思……沙玉峰自称是骑车途中被打了闷棍，如果真是这样，他的自行车应该随之而倒，为什么靠在墙上呢？难道沙玉峰在有意掩盖什么吗？到底在掩盖什么呢？再

有，他手上的表……“嘀——嘀——哒”广播里此时传来校时的声音。张东阳下意识地看看手表“哟，表停了。”他旋动表柄把指针校到了正点位置上。突然，他心里一动，明亮的眸子中闪烁出熠熠神采。他若有所思地问道：“小刘、小曹，你们说时间能不能倒转？”

正在开车的小刘忍俊不禁，哧嗤笑出声来：“唉，我说头儿，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哇，你当我们是傻冒儿啊！时间要能倒回去，不全乱套了吗。”

小曹也忍不住笑起来：“队长，这根本就不叫个问题。一维性是时间的特征，它只能永远地、沿着顺时针方向流失，根本不能折线环循！”语气昂扬自信，落地有声。

“是啊，时间固然是永远地向前流失，但是手表上的时间却能受人摆布任意快慢。”

“你是说沙玉峰可能在手表上……”小刘、小曹不约而同、似有所悟。

张东阳把手表一扬，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如果没有分析错的话，沙玉峰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把手表上的指针向回拨了19分钟，使时间发生了逆转！”

两个助手茅塞顿开，心中豁然明朗，恍然大悟地喊道：“看来沙玉峰是制造了假时间，哄住了三个居民，帮他做了假证……”

三个人回到局里，成善里有一个居民也刚刚来到刑侦处，向他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近半年多来，胡同里出了几件怪事。妇女们晾晒的内衣经常不翼而飞，不是丢裤衩就是丢胸罩……还有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经常扒新婚夫妇的窗户偷看偷听……有一天，这位居民听见院里有动静，一看又是这个下流坯，忙上前捉“鬼”。不料此人力大挣脱。

从此人背影看，像是邻院的沙玉峰，由于认不准，所以一直未敢声张。

送走了居民，张东阳又询问了其它方面的调查情况。组里的另两名刑警通过多方查访，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位常在海河边蹓早的花甲老人。据回忆证实，2月25日和3月2日两天早晨，沙玉峰没有到河边练拳。

……

线索越来越突出，案情越查越明朗。张东阳把大家召集在一块低声命令到："下一步我们要……好，分头行动。"

九

三月的早晨，虽然有些凉意，但是海河两岸的垂柳已嫩里萌绿，春色盎然，一派生机。

一切的一切，预示着阴暗的寒冬即将过去，明媚温暖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6点刚过，海河两岸已是人流如潮，熙熙攘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热爱着自己、热爱着生活的人们就是这样不间断地常久锻炼，寻求着人生的内涵和真谛，就是这样在黎明前驱走黑暗，迎来朝阳的。

就在海河南岸靠近广场的一隅，一个幽灵正在绝望地哀鸣。

沙玉峰心神不定，胆颤心惊，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前些日子，他还洋洋得意，无忧无虑，暗自庆幸自个儿办事干净利索，不留痕迹呢。而这几天他的神情却完全变了。

说来也怪了，老娘的眼跳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跑到自己的眼上来了。右眼皮总是颤跳不停，令人心烦意乱。开始他以为是神经错觉，后来仔细地用手一摸，啊！没错，右眼是在

跳呢！沙玉峰真的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接着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象街坊四邻，单位同事，后来扩大到马路上的行人，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质疑和愤怒的眼神盯着他的脊梁骨。尤其是看到警察那威严、冷峻的目光，就象一支支利剑直刺自己的心脏……

最使他提心吊胆的莫过于频繁的恶梦。一闭上眼睛，就看到赤身裸体、血迹斑斑的少女，披头散发冲他扑来……昨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被公安人员五花大绑地押往刑场。当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他的脑袋时，他猛地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紧接着一阵阵冰冷的感觉传遍全身，似乎身体向黑幽幽的深渊迅速下滑……

今天，他心不在焉，腿脚总是不听使唤，再无心练下去，一偏腿骑上自行车无精打采地走了。

这时，有两个矫捷的身影来到沙玉峰停留的地方，俯下身子观察测量着什么。一会儿又立起来悄然离去。旁人毫无查觉。

沙玉峰拖着疲惫的双腿，晃晃悠悠地来到厂里。车间里机器的巨大轰鸣声把他从恶梦里拖回到现实中。

“唉呀，我说小沙呀。”一个俊俏的女人扯着大嗓门儿在呼喊他：“这些日子我看你魂不守舍似的，到底有嘛不顺心的事。说出来别窝肚里。啊！是不是想媳妇入迷了？”

说话的是车间有名的炮筒子张姐，她脾气暴躁，沾火就着，但为人挺厚道，厂里的上上下下都挺尊敬她。

沙玉峰听到奚落，心里十分恼火，刚要发作，一见是张姐，便捺住性子：“我说张姐，你别拿我找乐了。凭咱这份长相，麻子不说麻子——‘坑人’，谁看得上咱。”说话间用一种旁人难以觉察的恶狠狠的眼神瞟了瞟张姐，嘴里嗫嚅

道：“今后我再也不找对象了……”

“唉，都二十五六岁的人啦，没家没业的，也是怪可怜的。”张姐动了恻隐之心。继而又温柔地说：“你看，这么新的棉袄让油烟子祸祸成这个德性，都成了鱼网了，也不知道补一补。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明天给你带来。”说着抓起一件棉工作服扔给了沙玉峰。

在刑侦处办公室，张东阳和技术员小崔手拿高倍放大镜正在对张姐送来的棉袄进行仔细地检查。这是件自缝的深蓝色棉袄，袖口和前襟处有十多个斑斑点点的小圆洞，里面的棉花已变成了黄褐色。

技术员看了半天，十分肯定地说：“这好象是故意用火烧烫的。”

张东阳默默点头，也同意他的观点。

“队长你看。”

张东阳顺着技术员指点的部位，在右袄袖下端的袖缝处，隐隐约约看见有米粒般大小的一个暗褐色斑点。他迅速取下来，让技术员立即化验。

由于痕量太少，鉴定失败。

张东阳喊来小刘，让他陪同技术员火速赴京，请公安部专家协助，查明斑点和沙玉峰的鞋痕。

送走二人，张东阳立即给蔡小军所住的医院挂了急电……

当天下午，侦破组的同志坐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北京方面的消息。

“叮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张东阳急忙抄起电话筒。

电话里传出小刘激动不已的声音：“报告张头儿，经过

公安部技术专家鉴定，沙玉峰棉袄上的斑点是血痕，血型A，与陈艳红血型完全同一；还有，专家们对“2·25”现场的鞋痕做了特殊技术处理，与沙玉峰的鞋痕比对，结果证明类别、特点花纹图案完全一致。”

屋内一片振奋。

张东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说：“现在我们获取了沙玉峰强奸杀人的间接罪证，呆会儿让我们再看看这直接证据的情况吧。”

语音刚落，电话骤然又起。

“我是张东阳。”

“报告队长，”电话是小曹打来的：“3月2日案件两个被害人已基本康复。两人对沙玉峰秘密辨认，同时认定沙玉峰就是凶手。为了慎重起见，我又找到了罪犯逃离华安街现场时曾看见过案犯的一名清洁工，经他辨认证实，案犯就是沙玉峰……”

张东阳撂下电话，开通基地电台，向早已守候在成善里的刑警队员下达了行动命令。

3月10日夜，沙玉峰——这个凶残狡猾、恶贯满盈的杀人凶手被依法逮捕了。

十

人，是世界上唯一有理智的高级动物。他在与畜类为伍的漫长而缓慢的进化演变中，最终以自己特有的节制能力与其它动物分道扬镳。

“人之初性本恶”和“人之初性本善”这一伦理范畴内的纷争，虽经千年较量，至今仍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的灵魂在污浊中一旦扭曲而失去常态，那么潜在的欲望就会恶性膨胀，畸形发展，从而驱使人们倒退到最原

始的野蛮时代。

在戒备森严的预审室里，沙玉峰神情颓丧地坐在屋中间的一把椅子上。铁铐和铁镣把他的双手和双脚束缚得死死的。本来就蜡黄不堪的脸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更加苍白如雪，如同僵尸一般；瘪壳臭虫仍在毫无生气的脸上懒洋洋地趴着；惊恐的眼睛中闪射出野兽临死前的绝望和疯狂。

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身陷囹圄，也明白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下场，越发感到身体正向黑渊迅速下滑。然而这次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感觉。

在他的对面，端坐着张东阳、小刘和小曹。三名警官英武威严，透发出无坚不摧之势。

沙玉峰自知大难临头，绝望中仍作困兽之斗。

他咆哮起来："你们凭什么抓我，有能耐，你们把证据拿出来。"沙玉峰在做最后的顽抗。

然而，当张东阳带着轻蔑的嘲笑把无懈可击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摆在眼前时，沙玉峰如五雷轰顶、瘫坐在地上。不得不如实地交待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沙玉峰同常人一样，原本也是一个天真善良的青年。他有着诗一般的梦，也有着梦一般的诗。他追求生活，热爱人生，向往幸福。

后来环境的变化，对沙玉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色情书刊、淫秽录相等等拥入了他的生活之中。对于一个缺乏免疫能力、性格又有缺陷的青年人来说，无疑于饮鸩止渴。

沙玉峰心灵受到了严重污染和腐蚀，心底欲望恶性膨涨，越陷越深，越走越远。最后终于变成一个整天沉湎于色情幻觉中的恋物欲者。在低级下流的意识的支配下，他疯狂

地寻求着精神刺激，来满足永远不能满足的变态心理的欲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沙玉峰先后与三个姑娘谈过恋爱。头两个姑娘一见面，就跟他拜拜了。第三个姑娘多少与他有点情份，处了些日子。后来不知为啥也跟他分手了。

开始，他徬徨、失望、心中忿忿不满。以后，这种苦闷的心情发生了变化，由怨忿发展成对女性的疯狂的仇恨。他恨那三个姑娘，仇恨世上所有的年青女性。他暗暗发誓，要对女人实施报复，确切地说要对三个女性进行血腥的报复……

扭曲的灵魂繁衍着堕落，变态的心理孕育着罪恶！

2月25日凌晨6点30分，沙玉峰上班途中，象鬼魂似地溜到清和街，寻机下手作案。当他发现一个临街的住户家中只有一少女在家时，便蹑手蹑脚地溜进屋内……

陈艳红从睡梦中惊醒，殊死反抗，被沙玉峰施暴后残杀。

为了躲避公安局侦察，他使用了反侦察的狡猾伎俩，在平安胡同口，故意将自己打伤，把手表砸碎后将指针倒拨十九分钟，制造了遭抢劫的假现场；用烟头烫掉了喷溅在棉袄上的血点……

事隔五天后的3月2日早晨，沙玉峰穿上沿途偷来的棉猴，戴上口罩和手套窜到南市，连续强奸杀人两起，严重破坏了现场，并把带血棉猴、口罩、手套以及作案凶器统统扔进了地沟里。

……

审讯完沙玉峰，东方已经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到来了。

起雾了，白茫茫的大雾夹杂着潮湿的空气四处弥漫，净化着南市、净化着A市、净化着整个世界……

丑角正在表演

宛人

一

滔滔淮河的源头，峰峦起伏的桐柏山区。

两三天来，势均力敌的干冷气流和暖湿气流，一直在这里交绥。淅淅沥沥的梅雨，飘飘洒洒，时断时续，让前来这里演出的安徽省宿州市红艺杂技团的演职员们感到焦急。是呀，已经停演两三天了。再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4月20日下午，小雨转晴天。翌日，久违了的太阳象要追回过失似的，早早地跃出东山，将积蓄的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吃罢早饭，耐不得寂寞的演职员们，即在桐柏县毛集化肥厂的大广场上，搭设舞台，设置帷幔，敲锣打鼓，吸引周围的人们到这里观看演出。

观众来了，黑压压地占满了那个用布幔围成的演出场地。

9点钟，演出开始。节目一个接一个，台上台下的掌声和喝采声连绵不断……猩红色的帷幕在紧锣密鼓中再次拉开。只见一个头戴大礼帽，足穿辣椒鞋的小丑，扭腰摆臀，迈着鸭步走到舞台中央。"卓别林！卓别林！"观众中有人高声喊着。这"卓别林"来到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大红球前，歪头躬腰，左瞧右看，忽然纵身一跳，站在

了大球上。那球顿然由静而动，骨碌碌向前滚去。“卓别林”前躬后仰，几欲跌下来。终于，他双脚一滑，便一屁股坐在大球上。然后，那球却在一瞬间由动而静，稳稳地停在舞台边沿。“卓别林”呢，也不知何时已收住两腿，盘坐在球的顶上……

台上台下一片喝彩声。

“卓别林”扭头招招手，唤来一个“店小二”装束的后生。示意“店小二”照着他的样子往球上跳。“店小二”经不住“卓别林”的怂恿，纵身跳了上去。那球猛地一滚，霎那间将“店小二”摔个仰面朝天。“卓别林”见状，摇摇头，耸耸鼻子下的那撮胡须，引得台下观众忍俊不禁。

突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演员，慌慌张张地跑到“卓别林”面前，哭着说道：“爸！咱们的钱箱子被人撬了！”“卓别林”闻听，立即取下礼帽和假胡须，露出了杂技团团长刘道生的本相，奔向放着钱箱子的临时住房。台下的观众，听说杂技团的现金被盗了，也立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潮水般地向被盗现场涌去……

当天中午时分，河南省桐柏县公安局长岳秀斌和副局长马士邦，带领一班刑侦人员赶来了。岳局长让刑警队长胡志成去找两名能主持公道的人来做现场勘查的见证人，同时让技术人员先对现场周围环境进行观察。

其实，所谓的演员临时住室，只是一座两间废弃的旧茶炉房。砖木结构，面南。西间设一双扇木门。西间后墙和东间前后墙所开的窗户，都已被砖头堵住，只有东间后墙的那孔窗子，现在又被人扒开。走到洞边观察，发现堵窗子时用的砖头，并没有用石灰或泥巴粘结，只是干砌好后再从外边抹了一层白石灰。而当时所以要堵住窗户，大概就是因为早已没有了窗扇。该房东边约两米远，是一排十间面西的工人

宿舍；西边约六米远，又是一排面东的职工住房。三座〈排〉房子恰如一个大写的“H”。废茶炉房的北〈后〉边是刚开挖的菜地，南〈前〉边是职工活动场地。站在锅炉房前即可看到杂技演出场的东出口。

现场勘查的见证人来了。一名是毛集化肥厂的保卫科长李淮源，一名是杂技团的售票员朱文军。岳局长向两名见证人交代了有关法律规定和注意事项后，立即让技术人员开始实地勘查。

西间正中放一立式茶炉，东间是并排三个地铺。装钱的暗绿色松木箱子就放在最南边的地铺边。箱盖已被打开，箱内的衣服和小道具乱七八糟。毁坏的“永固”牌小锁仍挂在箱子上。被扒开的东间后窗洞完全可供成人钻进钻出，但窗内侧靠墙放的蜂窝煤上，却没有蹬、踩的痕迹，洞的边缘也未见有人翻越的迹象。室内没放东西的地面上，是一层摞一层的脚印，显然都是进入现场围观的群众踩的。用各种显影材料，对箱子及箱中的道具进行处理，发现了几枚指纹，比对后肯定为杂技团长刘道生一家四口人留下的。

室内勘查未发现外部人员曾进入现场的痕迹物证，大家又来到了室外。结果是只在房后的菜地内发现了一趟足迹。足迹脚尖方向朝北，长约26公分，分析为穿网球鞋的成年男性在离开茶炉房东后窗时所留。不过，很难说那个成年男性就是挖洞入室的罪犯。

现场勘查的同时，胡志成队长对刘道生等人进行了询问。据刘讲，该房仅住他们一家四口人：他的妻子张爱华，他的女儿刘牡丹，他的儿子刘红军以及他本人。被盗的现金共计5700余元，是全团近一个来月的演出收入。其中的720元，还是朱文军等3名售票员在当天早饭后才交来的票款。

钱袋子就放在钱箱的里边。当向他核实被盗现金的准确数时，他说帐簿也被盗走了。

刘红军即向刘报告钱箱被撬的那位小演员。据他说，他之所以在演出期间回到住处，是父亲刘道生让他来取踩钢丝时做道具用的那把小伞。他是用父亲交给他的钥匙打开房门的，开门后即看到房子的后窗被扒开，钱箱敞开着。

被盗现金达5000多元，对于这么一个小小杂技团来说，可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现场情况又极不理想，破案难度很大。再说，被盗单位是外省的一个杂技团，经常要天南海北的流动演出。一旦破不了案，“公安机关无能”的言论，也将远播四方。岳局长经过一番认真地考虑后，决定立即请上级公安机关——南阳地区公安处，派得力侦察员前来协助侦破。

二

南阳地区公安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裴伯钧接完电话，桐柏县这起案子，立即派从省警校毕业的侦察员王曙旸，参与破案。

下午4时左右，王曙旸与两名痕迹技术员一起，钻进现场勘查车，直奔桐柏县毛集而去。车内，王曙旸显出了平时没有的兴奋。这兴奋，不是裴队长把他划入“得力”之列，而是他终于可以第一次不在老侦查员的带领下到县里工作了。

南阳市离桐柏县毛集镇有400多华里。半程以上的公路都依山傍水而修，路线蜿蜒曲折，路面坎坷不平。尽管开勘查车的曹师傅技艺娴熟，到毛集镇时也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连夜复查现场。地、县两级公安机关的三四名技术人员

蹲在地上，几乎是一寸一寸搜索现场的每一个地方。现场见证人朱文军提着现场勘查灯，跟前跑后，配合得十分让人满意。据杂技团的人介绍，他是杂技团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发现现金被盗后，第一个提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就是他。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尽管现场勘查人和见证人朱文军等，都恪尽职守一丝不苟，却仍未发现新的犯罪痕迹。

一直呆在现场的王曙旸被那只扭坏的“永固”牌挂锁吸引住了。那锁很小，最合适的用处大概在旅行包上。最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它的锁键已被扭成“ㄱ”型。而通常情况下，撬锁者只需将挂锁的锁键撬出锁孔即可。

这只挂锁为什么要成为这个样子呢？王曙旸注视着，思考着。末了，他去商店买来了五只同样牌号和规格的小锁，进行反复实验。实验结果告诉他，两种方法可以造成那样的情况：一是用钢丝钳猛地卡压锁键；一种是在别处将锁撬坏后再挂在钱箱上。而钢丝钳之类的工具，现场上的钱箱内就有。

朱文军凑了过来。

“王同志！我们丢的现金，可都是大伙儿辛辛苦苦挣来的呀！”朱文军的脸庞上，充满了急切和希望。看得出来，他想找王曙旸谈点什么……

4月21日凌晨2点左右，地、县公安机关的刑侦和刑技人员，齐聚在毛集镇派出所内。大家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分析讨论案情。由于不是正儿八经的案情分析会，所以，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积极和主动。不久，分析讨论即变成了两种观点的交锋。

王曙旸首次到桐柏协助破案，开始还能掩饰锋芒，保持沉默。不久便“旧病复发”，加入了讨论争论，并成为“内盗”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这不是一起盗窃案件，而是杂

技团的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转移现金后伪造的“盗窃案件”。原因嘛，虽然简单但是很实在：首先，被扒开的窗洞没有人员翻越的痕迹。扒开窗洞而又不加利用，说明行为人完全是为了制造外盗的假象以掩盖案情本质。其次，是那把挂锁可能是行为人在别处弄坏后又挂到钱箱子上的，而有必要和条件这样做的，只能是杂技团的内部人员。再就是财务人员在贪污大量公款并无法“做帐”时，大都会用销毁帐册、伪造盗窃案件的方法，来掩盖贪污罪行。而这起案件中所缺失的物品，也恰好有一本帐册。

胡志成则是“外盗”派的中坚分子。“第一”，他带着浓重的鼻音，一条一条地罗列外盗的根据，“上午 9 点35分钟之前，化肥厂保卫科长李淮源等几个职工，一直在茶炉房后边的菜地里干活，临走时茶炉房的后窗完好。因此，可以肯定发案时间在李淮源等人离开菜地之后，刘红军返回茶炉房取道具之前的那段时间，即当天9点35分钟至10点半钟之间。但是，”胡志成有意停顿一下，才继续说道，“据我的初步调查访问，在这段时间内，杂技团的演职员，其中包括刘道生一家4口人，都没有再接近过茶炉房！”

王曙旸侧过脸去，期待着胡志成继续说下去。胡志成冲着大家笑一笑，提高了嗓门：“第二，有人反映，在发案那段时间内，茶炉房西边的那排平房房脊上，一直坐着男青年，似乎是从高处观看杂技。但是，今天下午我爬到那处房脊时却发现，那里往南看不清杂技，往东却正好能看到茶炉房的后窗户。在房脊上大声说话的声音，茶炉房内的人即能听见……”

胡队长的“潜台词”已十分清楚了：那个骑在房脊上的男青年，是入室作案者的同伙，观看杂技是假，给同伙望风报

警是真。

"胡队长！"王曙旸忍不住插话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作案时间的人不可能作案。不过，许多犯罪分子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作案时间，让侦察人员抹掉对他们的怀疑。我们不能仅凭初步调查就说杂技团的人没有作案时间。"王曙旸停顿一下，看看胡志成和周围的人。见大家都在静听自己的发言，又立即说道："要说是初步调查询问，我也进行了一点。据朱文军说，杂技团在别处演出的时候，刘道生的妻子、杂技团的现金保管员张爱华，都日夜守候在钱箱前。这次，临近月底，钱箱内的现金比过去多得多，而张爱华却离开钱箱到演出场地给大伙烧开水去了。如果是外部犯罪分子入室作案的话，那他们是怎样知道钱箱中有钱？怎样知道这天上午张爱华会破例离开钱箱？"

胡队长表情严肃地倾听着，偶尔下意识地点一下头。是呀！王曙旸提到的那些情况，他也在勘查现场和调查访问中看到或听到，那些情况似乎也都在向人们说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外盗案件。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外部人员作案的观点。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初步调查结论：杂技团的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刘道生一家几口也没有伪造盗案现场的时间。

七勺星把长长的勺把由东南而转向了西南，不知不觉之间已近黎明时分了。一直在静听着大家争论的岳局长开始插话了："天明以后，我还得回县局开个会，这起案件由马副局长负责侦破。现在，就请马副局长谈点看法吧！"

马副局长刚上任不久，自称是刑侦工作的"外行"。他没有再谈对案情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对以后侦察工作的分工。分工情况是这样的：胡志成队长带领县公安局侦察员王一新等，负责在发案地的居民群众中进行摸底排队；王曙旸

和毛集派出所的李所长，专管在杂技团内部了解有关情况。看得出来，马副局长并没有急于在内盗和外盗两个可能性之间，做出肯定和否定的选择。而是要双管齐下，调查一番再说。

三

马副局长的这种分工，让王曙旸感到不安和高兴。不安的是，他认为是内部人员作案，马副局长就让他负责杂技团内部的调查工作，如果查不出个名堂，那将使自己这个“内盗”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高兴的是，这毕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积极主动地开展调查，这比违心地按照别人的判断去到处乱撞有趣和来劲得多。两相比较，高兴终究是大大高于不安，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天明后，王曙旸即悄悄来到杂技团内，找到朱文军等人，向他们了解杂技团的演出收入，工资分配，人事按排等情况。该杂技团实行承包经营制，承包人就是团长刘道生。所有演出收入，除给演职员发工资外，统归承包人所有，而刘道生一家四人的工资也都比较高。这样一来，许多人都对刘道生有意见。有几名演职员已经忍无可忍“走穴”去了，剩下的一些演员也都是人心思走，以至使杂技团面临散伙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刘道生非但没有表现出消除大伙不满情绪的意向，反而把应及时发给大家的那份工资也“统一保管”起来。

吃早饭的时候，王曙旸仍在不停的思索着：杂技团人心浮动马上就可能散伙，本应及时发给大家的工资又恰在这时突然不翼而飞。凡此等等，都可视为刘道生等人之所以要伪造盗窃案件的内在根据。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获取刘道生等

人作奸犯科的真凭实据，让中饱私囊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他也草成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调查方案。一是召开全体演职员会议，适当公布案情，号召大家谈看法摆疑点检举揭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发现一批可以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线索。二是采取互相印证和现场实验等方法，证实刘道生等人可能具有的作案时间。然后再采取突破一点攻克全案的策略，迫使他们主动交代伪造现场或监守自盗的罪行。

4月22日下午，杂技团全体演职员会议按时召开。王曙旸斩钉截铁地说：这起案件的犯罪分子就坐在大伙中间。如果有人知情不报，破案后立即按包庇犯罪论处。会上，王曙旸还不断地用强硬的目光审视着几名重点侦察对象。他发现，刘道生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并不时流露出侷促不安之状。

晚饭前，朱文军将部分演职员们联名写的揭发材料送给了王曙旸。那材料用16开横格稿纸写成。其中，除揭发刘道生在前些年的一些贪污贪占行为外，还具体地谈了他们对现金被盗一案的看法，提出了许多值得怀疑的问题。如：刘妻张爱华为什么破例离开钱箱啦，刘道生凭什么说被盗走的现金有5000多元啦，等等。王曙旸看完材料，不禁暗暗称赞道：如果让他们穿上警服并接受一些训练，肯定都是些挺不错的侦破人员！

为了彻底查清刘道生等人可能具有的伪造盗窃现场的时间，王曙旸又请来杂技团的主要演员，让他们在认真回忆当天演出的节目，并按顺序列出清单。

据这些演职员回忆，从8点多开始演出，到10点半钟左右刘红军发现钱箱被撬的两个多小时中，刘道生不是登台演出，就是忙于舞台指挥，从没有离开过演出场地，哪怕是

短暂的几分钟。刘道生的女儿刘牡丹，年龄已达18岁，平时表现得颇有心计，可能在刘道生的指示下伪造盗窃现场，是王曙旸心中的第二个重点调查对象。可经反复核查，谁也没发现她曾离开过演出场地半步。刘妻张爱华身上携带有茶炉房门的钥匙，当天上午曾以打水为理由，两次离开过演出场地。无论从年龄、经历和她自身所具有的条件看，都值得特别的怀疑。因此，王曙旸对她的调查也特别的认真。可是，从上午到下午，先后找了10来人，得到的结论却是：她两次打水时都没接近过被盗现场。

难道是刘道生的儿子刘红军，受其父母唆使或自己起意，在取道具的时候伪造现场又谎报失盗？王曙旸立即从这一假设出发，悄悄进行现场实验。实验结果是：即便是快跑，从演出场到茶炉房也需要一分钟。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房门，扭开钱箱挂锁，扒开茶炉房后窗，并将现金和帐册转移到附近的某个角落里，至少需要10分钟。然而，刘红军是在其父刘道生扮着卓别林的样子登台演出时才离开场地，那个节目没演完时即返回演出场地报告失盗的。而那个节目的演出时间仅有7分钟。

王曙旸有点茫然，却仍不甘心。他想，如果刘道生或其妻张爱华在演出之前，就扭开挂锁并转移了钱袋和帐册，然后再故意让其儿子去发现被盗，6、7分钟时间不就足够了吗？于是，他又立即找到朱文军等人核实有关情况。遗憾的是，朱文军等3名售票员都说：当天上午7点50分左右，他们才将最后一批票款交给刘道生，并亲眼看到张爱华将钱点好装入钱袋放入钱箱。然后，刘道生和张爱华即锁好房门，与他们一起来到了演出场。从这时到开始演出，刘道生一家4口人也都没再回过茶炉房。

事实胜于雄辩。反映着事实的调查结果，使王曙旸对自己原先的判断发生了怀疑。从4月24日开始，他即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杂技团的每一位演职员身上。由于发案的那天上午，杂技团正在演出，售票的、检票的、打锣敲鼓的，登台献艺的，都不能擅自离岗，所以，定时定位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又踏实。最后的结论是：两个来小时中，共有9人10 次因去厕所“方便”而离开过岗位。其中，朱文军两次，但每去去厕所的时间，也都不超过5分钟。显然，这些接受调查的杂技团内部人员，都无挖洞入室，撬坏钱箱，盗走现金和帐册的时间！

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调查结果全都让王曙旸失望极了。无奈，他只得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假设，并小心翼翼地用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得到的情况去论证。他那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引起了朱文军的注意。

“王同志！还不吃晚饭呀？

王曙旸抬起头，久久地注视着朱文军的脸庞，似乎要从脸上发现点什么。

朱文军淡淡地笑了一下，又说：“我们杂技团的赵大全和李来福师傅已经把饭做好啦。走，跟我去吃一点吧！”

王曙旸眉头一抖，心中暗忖道：“嗳，我怎么没听说杂技团内还有两个做饭的师傅呢？”只是由于一种他也说不清的原因，他才没有立即要朱文军再谈点什么。

晚上，王曙旸悄悄找来了杂技团的那个老马伕。前两天，王曙旸已经多次直接或间接地了解过这个人的情况。知道他年近花甲，10岁那年失去父母后即一直给马戏团养马，为人极为忠厚朴实。这次杂技团钱箱被撬时，他又一直呆在演出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作奸犯科的人。

通过近一个小时的闲谈，王曙旸即从老马佚口中得知了赵大全和李来福的详细情况。

原来，赵大全和李来福都是安徽省宿州市郊的农民。去年杂技团的城市观众锐减，一场演出的收入少得可怜。为了使每个演职员都能如数领取工资，曾一度由副团长朱文军出面，抽出部分演职员组成一个分团，到外边“自负盈亏”。杂技团“一分为二”后，团长刘道生带领的那班人，因人手不够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演出。于是，刘道生即让团里的两名炊事员也登台跑龙套。杂技团没人做饭，刘道生就请来了赵大全和李来福。后来，朱文军带领的分团亦因人手不够，演出质量差等原因而无法“自负盈亏”下去，杂技团又合而为一。人手充裕了，许多演职员都不愿赵大全和李来福再呆下去，而刘道生却执意不从。赵大全等二人深知刘道生对自己的恩惠，对刘道生更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即便有人骂他俩是刘道生的“狗腿子”或“家奴”，他俩也是淡淡一笑，不予计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曙旸的心中荡漾着豁然开朗之感。“刘道生走南闯北漂泊江湖已有40多年，偷儿逾墙警察捕盗的故事，恐怕早就收集了一骡车。即便是监守自盗伪造现场，他也不会亲自动手，让我们查出他有作案时间。”王曙旸这样想着，下意识地掏出一支香烟并将它点燃。“咝——”他狠狠地吸了一口，足有十几秒钟，黄白色的烟雾才从他的鼻孔涌出。烟雾打着旋儿在他的眼前升腾。透过烟雾，他看到了一个奇异的画面：

一只肥硕的老猴儿，指着火堆里劈啪作响的栗子，对两只猫儿说着什么。那猫儿憨态可掬，歪着头认真的听着，晶亮而略带淡黄色的两只圆眼睛中，充盈着信任和崇拜。俄尔，一

只猫儿便伸出前爪，向火堆中的栗子抓去。“嗤——”一丝青烟从猫的爪子上升起……青烟散了，猴儿和猫儿的身上，渐渐地映出了刘道生和两个农民的叠影。

“镜头”徐徐摇近，渐渐出现了刘道生的脸部特写。那脸呈紫棠色，额头和两颊处布满了皱纹，刮得净光的嘴巴四周隐隐泛着青色，嘴角流溢着谁也说不明的微笑……

王曙旸眼中射着愤怒的光芒，使劲捻灭了烟卷，遂匆匆走向马副局长和胡队长的住处。

四

马副局长和胡队长都没有休息，王曙旸立即向他俩介绍了刚刚获悉的情况及个人的看法。二人听后，都认为王曙旸的发现很重要，看法亦颇值得注意。接着，胡队长也汇报了他们小组这几天的调查访问情况。

据胡队长介绍，这两三天来，他们分别对毛集镇及其附近村庄有盗窃劣迹的人，进行了逐一调查了解。对重点人员亦进行了“定时定位”。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知道杂技团有多少现金及放在何处。4月21日上午9点半至10点半那段时间，他们亦都没有接近过盗窃案件的现场。那个骑在房脊上的男青年，业已找到。他是毛集镇一居民家里来的客人，家境贫寒，喜欢爬高弄险，但手脚很干净，从不小偷小摸。那天爬到房脊上的目的，的确只是为了节省买入场券的钞票。发案后仍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照样的干活、吃饭，没任何可疑表现。

“那么，他在看杂技时，是否发现有可疑人在现场附近活动？”王曙旸问了一句。

“没有。他说，只顾看杂技，根本就没有注意东边的

那座茶炉房。”胡队长认真地补充道。

胡队长的调查结果，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杂技团外部人员入室盗窃现金的可能性。这种否定，又无疑增加了赵大全和李来福为刘道生火中取栗的可能性。

听完胡队长和王曙旸的汇报，马副局长又对侦察人员的分工情况进行了调整。

告别马副局长和胡队长，王曙旸站在住室的窗眼，极目远望。窗外，月华似水，星光灿烂……

次日天刚放亮，王曙旸就唤起了王一新，商量如何对赵大全等2人开展工作。

王一新是昨天晚上调整侦查力量后，才给王曙旸“搭班”的。王曙旸对有这样一个搭档十分满意。满意的原因是彼此年龄相近，心理上的相同点较多，说起话来也不必斟词酌句。另外，王一新在县豫剧团当过演员，专攻“黑头”这个行当。改行当警察后，也能象曾饰演过的“包青天”那样疾恶如仇。有这样的人来协助工作，将会有许多好处。

为了争取时间，王曙旸和王一新分头同时找到了赵大全和李来福。谁知，赵大全等二人却象事先商量过似的，都坚持说发案的时候，他俩到毛集镇北头的一家缝纫店做衣服去了。王曙旸和王一新互通了一下情况，立即向那家缝纫店奔去。

时间刚过8点半，30多岁的女店主正忙着整理桌子上的衣服、布料等物，以迎接这天的第一个顾客。

王一新见女店主整理得差不多了，开口自我介绍道：“大嫂！我们是县公安局的，来向您打听一件事。”

“哎呀！公安局的同志，你们快坐下。”女店主口齿伶俐、快人快语，话刚落地，椅子便搬了过来。

“谢谢！谢谢！”王曙旸接过椅子，尽量用平缓的语调说，“前几天，杂技团发生的那起案子，听说过没有？”

“咋能没听说呀！杂技团的半布袋钱让人偷走了，这样的大事谁不知道呀！”

“那你是咋知道的？”王曙旸不愿问得太具体。因为，许多证人，尤其是女性证人，面对侦察人员的询问，较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常常不假思索地随声附和。一旦那样的话，真正的犯罪分子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

女店主微皱眉头，稍假思索后，说道：“那天上午，我正在店里忙乎，快11点钟时，忽然听到街上有人说杂技团的半布袋钱被人偷走了。”说到这里，她猛然又想起了什么。“哎呀，对啦对啦！当时还有杂技团的两个人在我这里定做衣裳。我正要问他们杂技团为啥不看管好钱，那俩人已慌慌张张地走啦！”

哦，她终于扯到了“正题”上！王曙旸立即插问一句：“他俩是啥时候来的？”

“能有9点半钟。”

糟糕！真是这样的话，赵大全等二人就不可能是为刘道生“火中取栗”的人。会不会是这位女店主把时间说得靠前啦？王曙旸马上追问道：“你咋能记准他俩是9点半钟前来的？”

“别的时间记不准，这回能。那天，我们孩他爹去南阳进布料，是坐的9点钟发的班车。送他走后，我才到店里来。那时，那俩人已在店门口等着哩！”

“你从车站到这里能走几分钟？”王一新也忍不住插问了一句。

“顶多15分钟。”

可不是嘛，汽车站离这里约2华里路程，步行15分钟，完全可以走一趟。王曙旸计算着，心中不由得沉甸甸的。

“那么，从9点半钟到11点钟这段时间，他俩是否一直在你这里？”王一新生怕女店主有些疏忽，以至忘了重要的情况。

“没有没有，那天顾客不多，开门后我整理一下店内的东西，就给他俩量胸围和身高，又让他俩自选布料。这以后，我剪裁，他俩就坐在那两把椅子上跟我瞎扯。”

女店主丁丁卯卯，说得字字真切。很显然，如果她不是有意作伪证的话，“火中取栗”的假设，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防止因最后一个环节的疏忽大意而使前功尽弃，王曙旸和王一新又围绕着女店主作了调查。结论是：该人遵纪守法、心直口快，与杂技团的任何人都无深交，根本不会为包庇罪犯而胡编乱造！

唉！多么典型的现场情况！多么值得重视的内盗现象！但当我们按照“伪造现场”这一侦察思路，七折八拐，满怀信心地走了几天几夜之后，那里却树着一块“此路不通”的标志牌。王曙旸的心中充满困惑。

晚上，大家简单地汇报了一天的工作情况后，马副局长特意嘱咐大家：现在，侦破工作暂时受挫，急也不行。晚上，大家什么都别干，一起甩老K，换换脑筋，休息一下。

王曙旸未必不知到马副局长的苦衷，但却提不起玩的兴趣。心不在焉地甩了两盘老K，他就退出“角逐”，独自到外边散步去了。

灰白的夜色推不开抹不掉。朦胧中，四周都隐藏着神秘。偶尔，有一两只流萤从眼前掠过，倏然之间又消失得无

影无踪。苍穹的夜空，出奇多的缀满了星星，可每颗星星，都闪闪地眏着冷眼，都流溢着嘲笑、讥刺、幸灾乐祸的意味。月亮亦很亮，但却分明让人感到了冷。

唉，这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怎么也这样的恶劣。昨天晚上，你们可不是这样的呀。王曙旸暗暗地骂着，顿感心中涌动着很少有过的激动。不，不能这样经不起挫折！做人做事都要百折不挠，一无反顾。不拿下杂技团这起神秘的案件，决不再返回南阳！

五

决心要付诸于行动。而行动的成功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有准确的把握。侦查破案亦不例外。这些道理是王曙旸从书本上学来的。现在，他要自觉地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破案工作。

那么，眼下这起案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王曙旸思索着：现在，内部人员直接作案的可能性已经彻底查否，外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也接近于排除。剩下的一种可能性就是由内部人员充当"底线"，由外部人员进入现场实施盗窃活动了。致于被扒开的窗洞有没有翻越的痕迹，则可不必过份注意。因为技术人员没发现翻越痕迹，并不等于没人翻越。

然而，杂技团的那些人员谁能扮演"底线"的角色呢？从理论上讲，包括刘道生在内的所有演职员。但无论是谁，他都必须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是有可供驱使的外部盗窃犯罪分子；二是了解杂技团的现金存放和人员活动情况；三是有与外部犯罪分子预谋作案的时间……想到这里，王曙旸的破案信心着实陡增了许多。因为该杂技团远离家乡安徽到河南来演出，能与河南的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的演职员毕竟不

多。如果杂技团的内部人员，是与家乡的犯罪分子互相勾结，那他们一定要在联络方面遇到更多的困难。从而使预谋过程较长，以致无法掩盖预谋作案的时间。

次日一早，王曙旸来到杂技团内排查具有三个作案条件的人。

大概是已经有了思维定势的原因，王曙旸总认为，即便是内外勾结作案，刘道生一家都是第一批调查对象。因为他们最清楚现金存放和杂技团其他人员的活动情况，又有侵吞大伙演出收入的潜在动机。但是，所有接受询问的人，都众口一辞地说，刘道生在来河南演出期间整天忙于演出和业务交往，从不与各种不法分子拉拉扯扯。发案之前的那些日子，亦整天呆在毛集，没有和外部犯罪分子预谋犯罪的时间。刘道生的女儿刘牡丹，色艺俱佳，但从未沾染风尘女子的恶习，没有同社会上的浪荡哥们儿来往过。刘道生的妻子张爱华，已是徐娘半老，过去整天守着钱箱子，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

刘道生一家的那些作案嫌疑都被彻底地排除了。然而，犯罪分子却为什么要盗走杂技团的帐册呢？即便是再贪婪愚蠢的犯罪分子，也知道那本帐册仅仅值三两元钱，偷出去后只能成为一件罪证呀！是犯罪分子一时疏忽吗？不是。因为刘道生已多次说过，那本帐册是放在钱袋和道具的下边，不翻箱倒柜是找不到的。显然，对这一矛盾现象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犯罪分子要借偷走帐册这一招，制造出刘道生一家为侵吞公款而伪造现场的假象，让刘道生一家在“破财”的同时，再背上一顶作奸犯科的“黑锅”。钱箱上的挂锁之所以被扭成那个样子，被扒开的窗洞之所以没留下翻越的痕迹，都可能是为制造假象而预先设计好的。因此，这起案

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盗窃案件，而是集盗窃、诬陷等多种犯罪性质的特殊案件。犯罪分子特别是充当“底线”的犯罪分子，不是单纯的贪恋钱物之徒，而是与刘道生一家有深刻矛盾的人。

“好阴险狠毒的犯罪分子哟！”王曙旸暗暗地叹息着，不禁对刘道生及其家人曾受到怀疑而深感内疚。同时，他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眼下所从事的侦破工作，不但是要揭露惩罚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是在保护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肩负的使命的确太重要啦！

鉴于充当“底线”的犯罪分子肯定与刘道生有深刻矛盾，王曙旸决定先从查找刘道生的“对头”入手，排出所有嫌疑对象，然后再以谁具备作案条件为根据，逐一进行否定或肯定，确定最可能成为“底线”人物的一两个人。

孰料，经过反复调查，筛选，发现最值得怀疑的竟是过去侦破工作的依靠对象、现场勘查的见证人朱文军！因为，全杂技团的38人之中，唯有他和刘道生的矛盾最为突出。朱文军是1965年入校的高中生，文革期间曾当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调到杂技团时，仍被任命为管人事的副团长。而刘道生承包杂技团后，却仅让他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售票员。对此，朱文军表面上仍嘻嘻哈哈，显得满不在乎，心中却十分恼火，巴不得刘道生翻个跟斗摔死。去年年底，他即以杂技团内部各人收入悬殊为根据，暗中撺动部分演职员向刘道生发难。前不久，那几个演职员之所以能下决心不辞而别到外边“走穴”，亦是朱文军暗中鼓动的结果。刘道生对朱文军的种种行为也有察觉，亦曾暗中对几名心腹说，有朝一日非炒朱文军的鱿鱼不可！

继续查下去，朱文军又是唯一具备三大作案条件的人。

第一，他这次来河南演出期间，颇喜与每个演出地的毛头青年结交。据悉，这些青年之中，不乏偷鸡摸狗之徒和甘受他人驱使之辈。一个叫“小梁”的拐腿青年，分明是一个扒手，可朱文军却曾用自行车带着他到街上玩。发案的那天早上，那个“小梁”到售票处时，还让给了朱文军一支烟。第二，朱文军是杂技团的三名售票员之一，经常领票交款，对张爱华的活动情况也比较熟悉。发案的那天早上，他还在茶炉房向刘道生交过票款，清楚地知道杂技团的现金数量和存放地点等秘密。第三，发案的头天下午，朱文军曾借杂技团暂停演出的机会，单独外出，直到晚上10点来钟才返回住处。也就是说，他具备向外部犯罪分子通报情况，预谋作案的充裕时间。

此外，一直在积极协助侦破工作的另一个现场勘查的见证人，毛集化肥厂保卫科长李淮源还向王曙旸谈了关于朱文军的一件事：发案的那天早上，朱文军曾悄悄给茶炉房东西两侧平房内的职工每人送一张入场券。而据杂技团的另一个售票员说，售票员从刘道生那里领多少张入场券，就得交多少张入场券的现金。如果售票员私自将入场券送人或出售时发生差错，那么，票款的缺额统由售票员补足。致于“拉关系”时用的“招待券”，则均由刘道生亲自去送。

反常！反常！朱文军自费给人送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现场周围的群众都调到演出场，以使其同伙能顺利的挖洞入室作案。朱文军“协助破案”的种种表现，也可能是为了给侦察人员施加错误的心理影响，让我们搞偏侦察方向！

六

艰难寻觅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辉煌处！这

种颇富戏剧性的发现，在王曙旸的心中，非但没有激起喜悦，反倒增加了许多不安。这起案件现场勘查没有发现什么痕迹物证，而那个可以认为就是犯罪分子的朱文军，却做为现场勘查的见证人之一而使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什么秘密。不错，他有预谋犯罪的时间。但预谋犯罪大都是以交谈的形式进行于某个偏僻的角落，亦不可能留下有形的足以认定犯罪的证据！唉，这起案件的侦破难度，实在太大了。

在走向马副局长住处的路上，朱文军在前些天“积极协助破案”的情形，仍萦绕在王曙旸的脑际。那浓黑的眉，那闪亮的眼，那微微的笑，都是那样的让人感到可恶。

在马副局长和胡队长住的那间房子里，王曙旸详尽地向他俩介绍了对案情的新看法以及朱文军的可疑之处。马副局长随后表示，他和胡队长业已认识到这起案件肯定是“内外勾结，共同作案”，他俩也正为如何推进侦破工作而苦恼呢。

侦破工作难则难矣，但能因为一个“难”字而打道回府？于是，3个人即围坐在一起，讨论制定下步侦察方案。

他们知道，事到如今只有靠谋略去制胜了，而对朱文军这样的对手，最能置其于死地的大概就是“将计就计”了。因此，他们制订的下步侦察方案的核心是19个字，即“佯顺敌意、明修栈道；将计就计，暗渡陈仓”。所谓“佯顺敌意，明修栈道”，就是表面上继续把刘道生当做侦察重点，进行“调查控制”，从而使朱文军感到高兴，并再做表演。所谓“将计就计，暗渡陈仓”，就是在迷惑，调动朱文军的同时，搜集可一举揭露和证实其犯罪行为的线索证据。

胡队长负责“明修栈道”。方案敲定后即来到杂技团住处，当众提取了赵大全、李来福的网球鞋和刘道生保管的钢

丝钳等物品。并宣布刘道生等人都不得远离，保证随传随到。午饭前，马副局长又让王一新将刘道生传唤到了毛集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马副局长与刘道生进行了长谈。刘道生说了自己如何苦苦支撑，使杂技团得以存在，也说了自己在改革搞活中遇到的苦恼和困惑，还说了自己对朱文军等人的种种看法。马副局长静静地听着。末了，又告诉刘道生回到住处后，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二人谈话的内容。刘道生似乎明白了马副局长的意图，连连点头称是。

王曙旸这些天来多次与朱文军打交道，二人表面上的关系仍然很好。施行“将计就计，暗渡陈仓”的任务，自然应由他去完成。

兵书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才是取胜的秘诀。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他必须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弱点。

他想：朱文军已近不惑之年，又长时间混迹于官场和江湖，阅历和经验都深厚丰富得很。实施犯罪前还肯定进行过精心地策划，实施犯罪后又知道现场勘查及前段侦察工作的情况，必然会在强烈侥幸心理的支配下，拒不承认犯罪行为。而自己这个年轻的侦察员呢？却由于没有任何一件象样的犯罪证据，而的的确确地处在攻守无据的困难境地。

不过，王曙旸又想到，前段的侦察工作总是被朱文军牵着鼻子走，既不能说明朱文军狡猾得无法对付，又不能说明自己无能得如同白痴。关键的问题，只是自己无意间犯了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总认为朱文军是在积极协助破案，以致丧失了对他的警惕性。事实上，朱文军也有愚蠢的一面。他不是在偷帐册，送入场券，竭力混淆是非等一系列环节上弄巧

成拙，最终露出了狐狸尾巴吗？可以想见，只要在今后的侦察工作中，善于运用各种专门知识与朱文军斗智斗法，就一定能完成“暗渡陈仓”的艰巨任务。

王曙旸继续想着。他认为，侦察与反侦察，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都是辩证的。积极的反侦察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暴露的愚蠢之举。对朱文军这样的并非真正了解犯罪侦察知识，而又自恃聪明大搞反侦察活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无庸讳言，朱文军的阅历和经验都有较丰厚的优势，曾使他美美的得意一番。但他也可能因此而低估别人的能力，尤其是年轻侦察人员的能力，以致于忘乎所以，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将法绳套在自己颈上。

然而，哪里是揭露案情本质的突破口呢？怎样才能扬我之长抑敌之短，顺利实现“将计就计，暗渡陈仓”的侦察构想呢？王曙旸试图迅速找到答案——

朱文军不是悄悄给被盗现场周围的职工群众送入场券吗？好！我们就从让他解释原因入手，让他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说出包藏的祸心！但他用“君子仗义疏才”这一句话就能圆满地搪塞过去呀！不然的话，那就点出他在那天的演出期间，为什么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就两次去厕所小便？！要知道不喝开水的人在饭后两个多小时，是不会再频频小便的啊。可是，他一直咬定就是去厕所小便，你又怎样他呢？那么，就问他为什么怂恿别人写材料说刘道生的坏话，干扰侦察工作。唉，你说是“干扰侦察”，他说是“协助破案”，谁是谁非能说个明白吗？……

显而易见，朱文军留下的“把柄”，充其量都只是些现象的东西，都只能作为排查嫌疑分子的根据，而不能作为认定犯罪分子的证据。无论怎样讲，都不能被选为揭露主案的

“突破口”。如若硬要从这里“突破”，只会无功而返，打草惊蛇，把一息尚存的“活案”弄成毫无侦破希望的死案。

“朱文军呀朱文军！你真是胆大如虎，心狠如狼，狡猾如狐狸，溜滑如泥鳅！”王曙旸诅咒着，脸上露出了一层苦笑。

王曙旸久久地咀嚼着案情中发酵出的苦味。与此同时，腔子中固有的执著，顽强和不肯认输的性格要素，亦更加积极地翻动起来。“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战胜一个高手；比战胜十个庸才更有意义！”王曙旸喃喃地说着，向镇子南边走去。

王曙旸生长在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贫苦的生活铸就了他那特殊的个性，从不贪图什么物质上的享受。唯一的那种“享受”，就是独自漫无目的地散步。因为他认为：和风丽日，草木土石，小桥流水等等，都具有灵性、真诚和人情味。只要你真正的热爱它们，经常地接近它们，细心地观察它们，它们都会以人们说不清的方式，给你以启发或帮助。于是，长期失落的希望再现了，百思不解的难题明白了。即是不能这样，它们的顽强和执著，宁静和淡泊，也会感染你，净化你，使你一时荣辱皆忘，精神倍增！

王曙旸走着，缓缓地走着。过毛集河大桥，翻明(港)泌(阳)小铁路，至镇南边的汽车站和火车站再折向西去。顺着田埂、松径，他攀上了那座陡峭的小山。从石缝中挣扎出来的灌木向他招手，在微风中摇曳的山花向他点头。他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顿有周身通泰之感。

“呜——”小火车的一声长鸣，顺着东风飘过来了。他抬头向响着汽笛的方向望去。哦，由明港至泌阳的小铁路上，一列火车开过来了。绿色的长龙正窜动在毛集河的铁路桥上。桥下的毛集河，沙黄似金、水绿如蓝，蜿蜒西北来，

迤逶东南去，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毛集河的西边，那条用砂石铺成的公路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车辆，扬起阵阵黄尘。毛集镇以北的回龙乡暂时还未通班车，由这里下车或上车的群众也特别多。镇子南边的汽车站和火车站，旅客如鲫似蚁，呼朋唤友之声此起彼伏……

王曙旸看着看着，不禁叹道："这幅鸟瞰图太说明问题了，太说明问题了！"于是，又紧张地回顾和推演起来——

这个杂技团是元月份由安徽省宿州市出发，经涡阳、阜阳进入河南的。在淮滨、息县、罗山、信阳等县演出一段后，再沿着信阳至毛集的公路向西向北步步前挪。最近一个月的演出地点，依次是信阳县的明港镇，去台关、高梁店，桐柏县的月河镇、固县镇和吴城街，这些地方都在毛集镇的以东以南。因此，朱文军在演出过程中结交的朋友和同伙，亦只能是毛集镇以东以南某个地方的人。他们来毛集镇跟朱文军接头及实施盗窃，都要在镇子南边的汽车站或小火车站下车。接头的地点，亦很可能就在汽车站火车站及附近的某个角落。另外，发案前的那天下午，亦有人见朱文军是向汽车站方向走去。而他的那次外出，即十有八九是与同伙接头。如果，我们能发现他的同伙是谁，我们不是可以通过制造矛盾，突击搜查，以及迂回进攻等方法，迫使朱文军束手就擒吗？！

背后插刀，不去顶牛；避实就虚，各个击破。这的确是堪称高明的一招。

然而，秘密调查的情况表明，朱文军在河南演出期间，结交的毛头青年足有20多个，又分布在两个地区的四五个县中，逐一调查谁是朱文军的同伙，势必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极大浪费。稍不注意仍会打草惊蛇，甚至还会殃及无辜！

那么，能否利用什么方法，在朱文军的这20多个朋友中，找出最可能成为其同伙的人呢？王曙旸已倾向于说“能”。具体的方法嘛，也大致有了眉目。概括地讲，就是来用“闲谈”的形式，询问他在发案前的那天下午，到底都干些什么。同时，再利用他自恃聪明的心理弱点，及涉及到案情就要说假话的思维定势，相机使用询问谋略，诱使或迫使他在“说假隐真”中，把真正的同伙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下山的路上，王曙旸高兴得哼起了“自谱”的小曲。那曲子，虽不动听，却很动情。

七

晌午的太阳，热辣辣的，晒得嫩绿的杨树叶儿苦愁着脸儿。午饭后，王曙旸将朱文军叫到了演出场地西边的那片绿荫下。

“老朱！”王曙旸仍用前些天对朱文军的称呼，尽量平缓地说，“这些天，我已找过你多次，你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现在又来找你，真有点不好意思。”

“看你说哪去啦！给公安局的同志帮点忙，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朱文军瞟了王曙旸一眼，颇为严肃地说。

“是！是！”王曙旸连连点头。然后又显得颇为难堪地说：“过去，我们都是谈别人的情况。你知道，我们破案有个规矩，就是‘逐人排查’。今天，你也谈下你这几天的活动情况。这样，我也好向领导汇报。”

朱文军眉头一抖，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好的、好的。”接着，他就开始介绍自己到毛集后的活动情况。其中包括领票售票交款呀，搭设舞台整理住处帮助别人买牙膏

呀，等等。但就是没有涉及暗中给群众送票，连续两次上厕所解手等让人生疑的事儿。

王曙旸微笑着倾听着思忖着。“杂技团有人反映说，发案的头天下午，你没在住处……”待朱文军介绍完，王曙旸立即点出了朱文军没有介绍的那件事儿。这是他有目的按计划的转守为攻。但为了不使朱文军很快地觉察出这次谈话的意图，他还是故意说得十分随便。

“噢，我忘了。那天下午，我是到汽车站北边的新华书店买书。”朱文军急忙补充道。

“忘了？”王曙旸心中暗暗发笑。然后，又浑然不觉其中有谎似的，说：“什么书？能让我看一遍吗？”

“连环画，《从奴隶到将军》。”朱文军脱口而出。

王曙旸显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开玩笑吧？你40来岁的人啦还看小人书？”

不知怎的，朱文军却似乎动了气，“霍”地一下站起来，正色道：“罗炳辉能从一个奴隶娃子，当上新四军副军长，赫赫有名的将军。我朱文军比谁差多少？可混来混去，还是个售票员，我要学学罗炳辉！”

王曙旸寻思道：朱文军说这些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表明那天下午，他的确是在买书看书，并无什么不法活动。于是，待朱文军重新坐下，他就故意追问了一句：“在哪里看的？”

王曙旸这看似平淡的追问，的确是柔中带刚，杀机暗藏。因为，犯罪心理学的知识告诉人们：犯罪分子在即兴编造谎言对抗讯问的时候，真的情况将始终再现于他的脑海，而假的情况却需开动脑筋去编造。稍不注意，真的情况就会脱口而出。朱文军虽很聪明，但也会因一时疏忽，把接头地点

作为看连环画的地点说出来。

朱文军蹙眉沉思着。王曙旸急切等待着。

朱文军翕动几下嘴唇，开口说话了。谁知，他的回答竟是那样的巧妙：“我是沿着公路边走边看的，很难说清具体地点。”

“这只狡猾的狐狸！”王曙旸暗骂道，随即又追问了一句，“那你在看书的时候都碰见过谁？”

王曙旸的这句发问，同样具有潜在的攻击性。如果朱文军为证明他确实边看书边走路而胡诌一个证人的话，那么，王曙旸即可取回他并未边走路边看书的证实材料，进而迫使朱文军讲出“看连环画”的地点。

朱文军大概是明白了王曙旸的意图，巧妙的回答真让人惊讶：“我只顾低头看书，没留意见到过谁呀！”

王曙旸的第一轮“追杀”，就这样毫无收获地结束了。于是，他缓缓地摸出香烟，递给了朱文军一支。朱文军也微笑着掏出打火机，给王曙旸点燃了香烟。双方都要简短地“休整”一下，以便在新的一轮战斗中夺取或继续控制主动权。

王曙旸想道：兵书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聪明的将领总是要用“奇”、“正”相生的原理，不断变换用兵方式，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现在，他已明白地知道我的询问意图，一定会更加警惕起来，决不轻易说出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因此，与其继续和他兜圈子，不如直接向他提出可能与案情有关的人和事，从其回答的“事实”的反面，去寻找真正的事实。于是，他立即向朱文军发动了第二轮“攻势”。

“听说你的人缘挺不错的。”王曙旸又找了一个新的话题，以拉家常的口吻说道。

朱文军拢了拢有点散乱的头发，冷冷地又象是夸耀似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谁没有三朋四友！”

“那么，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最近结识的朋友吗？”王曙旸知道这样的问题和问法，一定能引起朱文军的高度戒备，但却故意这样问。他懂得攻与守，侦察与反侦察的辩证法。

朱文军乜斜着眼，一边注视着王曙旸，一边紧张地思考着。几分钟后，他说了一串人名：张大毛，李富贵，侯得山……

这串人名中的一部分，王曙旸已经听别人介绍过。李富贵，侯得山等人都是桐柏县毛集镇附近的“镇山虎”，打架斗殴的“壮举”经常有，但偷鸡摸狗的勾当却从不沾边。王曙旸由此而暗暗叫好：“聪明而愚蠢的朱文军呀，你终于一步步走向陷阱！”

不过，朱文军毕竟还没完全落入陷阱，还得再让他向前走几步。王曙旸尽量掩饰住兴奋的心情，又问道：“就这些？！”

“还有。不过都是萍水相逢，现在已记不起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了。”朱文军显然不情愿再做具体地回答。

“随便介绍一些，知道多少说多少。”王曙旸不依不饶。

朱文军无奈，又说了十来个人。其中一些人连姓名都没有，只是一些无法从户口簿上找到的绰号，如：“猴三”，麻五”等等。

王曙旸悄悄地记下这一串串姓名，绰号，迅速地与调查访问中掌握的情况对照着：朱文军说出的这20来个朋友中，怎么没有那个叫“小梁”的拐腿青年？而按正常情况，即便朱文军的记忆力不好，也不致于遗忘了这个人呀！因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个“小梁”与朱文军的交往最多！为了

彻底排除朱文军遗忘的可能性，王曙旸又补充一句："老朱，你认真想想，看有忘掉的没有。"

朱文军吧哒着嘴唇，似乎要再说出些朋友的名字或绰号。王曙旸的心情却顿时紧张起来。他突然怕朱文军说出那个拐子"小梁"。因为若说出来的话，该人是朱文军同伙的可能性反而减少，侦察工作很可能又要对朱文军的所有"朋友"进行调查！

还好，朱文军终于以不容再问的口气说道："没有了！"

王曙旸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默默地说：终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你这种为掩盖同伙而故意说假隐真的做法，不是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个拐子"小梁"就是你的同伙吗？

"谈话"到此结束，朱文军走了。王曙旸久久地目送着他。哦，对朱文军仍充满着自信。

八

4月29日上午，桐柏县公安局长岳秀斌又专程从县局来到了毛集派出所。听完大家关于这些天调查情况的汇报，他立即决定把朱文军列为头号嫌疑人继续进行调查控制。同时，决定派出精干的侦破小组，逆着杂技团这次来河南演出的路线，在各演出地逐一排查可能成为朱文军同伙的人。排查的重点，首先是那个拐腿青年"小梁"。

当天下午，岳局长返回县局。侦察员王一新即搭乘局长的吉普车，到杂技团来毛集前的演出地——固县镇，开展排查朱文军同伙的工作。没想到，一个多钟头后，岳局长即从固县镇打来电话，让胡队长火速赶到固县镇。

原来，岳局长到固县镇后，没有立即回县城，而是拐到了一个老基层干部家里。在那里，岳局长和“老基层”又谈起了案件的事。“老基层”略加回忆，说镇西村罗老贵的母亲去世时，杂技团的一位团长和一个拐腿演员曾一起去吊唁，送礼。

“拐子演员！”岳局长暗暗惊奇，不禁想道：“杂技团的演职员中从未有腿部有残疾的呀。这个‘拐子演员’会不会就是正要寻找的拐腿‘小梁’呢？”于是，即请“老基层”介绍“拐腿演员”和那个“杂技团长”的面貌特征。

“老基层”刚介绍完，岳局长和王一新一致认为，所谓的“杂技团长”，十有八九就是朱文军，而那个“拐腿演员”则肯定是拐腿“小梁”！

岳局长且惊且喜，继续想道：罗老贵的大儿子罗大栓，前几年为盗窃耕牛等罪行被判处徒刑3年，几个月前才刑满释放。上个月，固县镇派出所到县局汇报打击流窜犯工作时，还提到罗大栓。说罗大栓整天在外边乱窜，有重大流窜犯罪嫌疑。朱文军和那个“小梁”到罗老贵家的目的，八成是找罗大栓预谋作案……

掌灯时分，胡队长奉岳局长之命来到罗老贵家。由于罗大栓盗牛一案就是胡队长带人侦破的，所以，这次登门查访，也自然不那么受欢迎。

“老罗！听说前不久，大娘去世了？”胡队长用地道的本地话问道。

罗老贵淡淡地回答：“可不是么。”

“老亲旧眷都来了吧？”胡队长又问。

“都来了。”罗老贵仍不冷不热。

胡队长眼睛一亮：有门儿！遂陡转话锋：“请你把礼单

拿出来让我看看！”

“没，没啥礼单呀！”罗老贵意识到来者不善，支支吾吾地搪塞道。

胡队长是当地人，知道无论“红事”、“白事”，只要通知老亲旧眷前来送礼，没有不记礼单的。于是，即挑明罗老贵在有意说谎。

罗老贵无奈，只好缓缓起身，从床头的那口箱子底下取出了一本装订好的礼单。

胡队长逐页翻阅着，果然见一页礼单上赫然写着：

朱文军
黄　亮 }礼洋贰拾元

哦，所谓的“小梁”并非姓“梁”，而是姓“黄”名“亮”。不过，他认为无论是“小梁”或“小亮”，甚至再加一个“小黄”，都不能再使问题复杂化了。“小亮”、“小黄”，就是那个“小梁”！白纸黑字，有目共睹，一切都成了抹煞不了的事实。现在，最紧迫的就是让罗老贵父子解释清朱文军等2人前来送礼的原因。然后，再相机采取行动。

罗老贵低头不语，消极抵抗；罗大栓态度蛮横，拒绝询问。胡队长为了防止他们寻机转移走赃款罪证，立即让岳局长批准，对罗大栓家进行搜查。

旮旯狭缝都搜了个遍，仍未发现什么。胡队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罗家当门的那张条几上。移去一尊作装饰用的瓷狮子，一张两角面值的纸人民币现露出来。电灯下，纸币上的一个“魁”字依稀可辨。

杂技团的一名售票员叫王志魁。他每次交票款时，都要在捆扎好的一沓纸币上，写上个“魁”字，而这个带“魁”字的纸币又出现在与重大嫌疑人朱文军有神秘联系的家庭内，这

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不，决然不是。胡队长立即对罗大栓父子进行政策攻心。罗老贵见事情已经败露，首先交代了藏匿赃款的地点。10几分钟后，胡队长和王一新即从罗大栓邻居的一座草垛内搜出半袋角票，从罗家住房顶棚上的竹竿空内找到了用其余赃款换回的两个存款单。

面对一大堆赃款，罗大栓被迫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原来，朱文军一直想取代刘道生当杂技团长。杂技团在信阳演出期间，团里有人和刘道生闹翻，曾扬言要“砸”了杂技团的钱箱。在那几个人的气话的启发下，朱文军开始筹划如何借“经济问题”搞倒搞臭搞走刘道生。一切筹划完毕，就是缺少个能代替他入室作案的哥们儿。朱文军开始广交“朋友”。第一个被他选中的“替身”是经常在售票处扒窃作案的信阳人黄亮，但黄却因自己是“钳工”，“活”不对路而未敢应承。后来，在朱文军的一再请求下，黄亮又向朱文军推荐了罗大栓。于是，二人即借吊唁送礼之名，请罗大栓出来“帮忙”。罗大栓正缺钱花，慨然应允。

杂技团在固县镇演出期间，罗大栓即佯装成观众，盯着钱箱、伺机作案。只是由于张爱华看管甚严，才没能得逞。

4月20日这天下午，看到天已放晴，次日将重开演出，即佯装买书，前往汽车站旅社与罗大栓、黄亮接头。3人都认为不能再拖了，遂决定由朱文军设法调开现场附近的职工，由黄亮负责联络和望风。一旦朱文军发出可以动手的信号，罗大栓即扒开窗洞入室作案。

次日上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9时许，终于松懈了警惕的张爱华给大伙烧开水去了。朱文军见状，即佯装解手，给等候在厕所附近的黄亮和罗大栓发出了信号……

罗大栓三下五除二扒开窗户，即按照朱文军不留痕迹的

要求钻入室内。撬锁，开箱。罗大栓拿过钱袋并揣在怀中，遂又翻箱倒柜找到了帐册，再从窗洞逃离现场。疾走30多里返回家后，先烧了帐册。次日一早又让其父将面值超过一元的那些钞票取出，存入邻省邻县的一家储蓄所内。剩下的角票，则悄悄塞进邻居的草垛，以备随时取用。

至于那张写有“魁”字的纸币，原是挑出来准备烧掉的，只是由于高兴或紧张，竟把它给忘了。

初审完罗大栓，时间已是4月29日晚上9点半。

这时，已被“请”到毛集镇派出所的朱文军，仍在反映刘道生监守自盗的种种“嫌疑”，仍想把刘道生推入自己挖掘的陷阱。

隔壁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接电话者是等候在那里的马副局长。王曙旸知道，电话的另一端是胡队长。

俄尔，马副局长走了过来，在王曙旸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王曙旸会意地点点头，即扭过脸去，以冷峻有力的口吻说：

“老朱，事到如今，我们都不再演戏了。接下来，就请桐柏县公安局的马副局长，向你宣布刑事拘留！”

……

M领馆案件

周胜西

一、烟雨迷朦的周末

1987年2月21日。星期六。

清晨。浙浙沥沥的春雨，不停地下了一夜。晶莹的水珠，挂在常绿针叶树的枝蔓上，微风拂过，飘飘洒洒地滴落下来，发出一阵细碎的响声。

上海西郊。虹桥路樱柏村高级宅寓。湿漉漉的草坪上，飘逸着薄如轻纱的淡雾，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负氧离子频繁摩擦生成的腥湿气味……

SBD 先生起床以后，披了一件绛紫色英国平绒睡袍，推开落地玻璃钢窗，信步来到卧室外面的阳台上。他站在阳台中央，尽情呼吸着从花园里袭来的清新空气，抬头眺望远处那曦色朦胧的苍穹，心中油然泛起一股思乡的眷情。

假若在德克萨斯赶上象今天这样的周末，毫无疑问，此时此刻，他肯定已经偕同爱妻，驾驶着那辆桔红色的法拉利牌旅行轿车，奔驰在通往达拉斯乡村别墅的高速公路上了。

随同思绪的延伸，SBD 此刻仿佛看到了空旷的牧场，静寂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还有稀疏的农舍，成群的候鸟，瑰丽的晴空，明媚的阳光……

春天的达拉斯，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

画卷，令人心驰神往！

他自幼喜好钓鱼，常常一个人垂钓岸边，悠悠逸致，静心静气地从鱼儿咬钩激起的波纹中体味大自然赋予的生活乐趣。他的妻子则喜欢趁这当儿，穿着羊毛套衫、牛仔裤和长统皮靴，挎着藤条提篮，钻到溪边的槐树林里去采撷新鲜的野菇……

"嘀嘀，叭叭——"

一阵汽车喇叭的鸣叫声，阻断了SBD的眷恋思绪。他返身走进卧室，看看时间不早了，便赶紧洗脸刷牙刮胡须忙碌起来。

他是M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领事。今天上午他将要去拜会上海市政府，向上海市长通报M国国务卿访华途经上海时的日程安排情况。时钟敲过8点半，SBD换上一套蟹青色隐纹呢西装，系一根希尔顿牌高级纬编丝质领带，风度翩翩地走出寓所，驾着从本国带来的道基牌宽体轿车，沿着虹桥路径直朝东驶去……

拜会地点设在樱柏村附近的西郊国宾馆。但是，SBD先生此刻必须先去方向完全相反的总领事馆取拜会时需要转呈给上海市长的那份蓝皮文本。因为，根据该国外交事务条例规定，凡属外交文本之类的所有文字材料，均不得由私人携带过夜。SBD作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员，当然不会因贪图方便，而违反外交条例。

8点50分，SBD驾车驶抵位于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路拐角处的M国驻沪总领事馆。两名身着中国武装警察制服的值勤门卫，看到SBD的车子，赶忙上前驱散围在门口等候办理签证的人群，同时按铃向里面的值班员发出开门信号。

须臾，门开了。SBD隔着车窗朝门卫点了点头，随即

将车驶入总领事馆大院。他把车停到花园一侧距离办公楼不远的甬道旁，找来一个正在干杂务的雇用清洁工，吩咐他把车子擦拭一下，然后沿着花园外缘的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朝办公楼走去。

蓦然，当他走到办公楼底层平台几步远的时候，不由地站住了。这时，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怀疑自己看花眼了。他发现办公室的阳台这面的两扇玻璃窗敞开着，其中一扇窗上的玻璃已经被卸掉，透过窗洞朝里探望，只见办公室内一片狼藉，东西被捣得乱七八糟……

上帝保佑！

他停住脚步，定睛看了足有好几分钟，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抬起右手下意识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此刻，尽管他很不情愿使用盗窃这个刑事专用名词来概括自己的眼前所见，但是，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经验和理智已经在无声地告诉他……

报案！赶快报案！火速报案！

二、窃贼戴着手套……

“喂喂，你说什么？”公安局值班室接到SBD打来的报案电话，值班员一时还没反应过来，“请你再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

“我是M国总领事馆的VL·SBD，我们总领事馆被窃了……”他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一手夹着电话机，一手比划着，一字一顿地重复说：“小偷，小偷盗窃了我们总领事馆……”

“明白了，SBD先生。”值班员一边记录，一边回答道：“作为正式报案，我们可以马上派最优秀的侦探来。”

“OK，OK，正式的报案。”他听懂了，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宽慰的神情。

约莫过了20分钟，享有江南大侦探盛誉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端木宏峪，带了十数名精干的侦察员，分乘三辆尼桑牌吉普车，从地处东郊的刑侦处办公大院风驰电掣般地驶抵案发现场。

M国驻沪总领事馆座落在上海西区著名的基督教堂附近，东临法国总领事馆，西接上海新村高级宅寓，南毗乌鲁木齐路幼儿园，北隔新加坡商务办事处。环境幽雅，气氛静谧。

大院里面的建筑布局颇具英伦别墅风格。灰墙尖顶的小楼，掩映在四季常青的地中海油兰树丛中，楼墙背阴的地方，爬满了枝叶繁茂的藤萝；院落的南面是一座花园，硕大无棚的草坪四周，栽种着连片的英国玫瑰和美洲墨菊等名贵花卉。错落有致，景观浑然。

端木宏峪下车以后，同迎上前来的报案人SBD先生握手寒暄了几句，随即共同来到中心现场。端木宏峪站在SBD办公室阳台前面的大理石台阶上，一边听他简单复述被盗的经过情况，一边默默地朝花园草坪四周环视了一遍，脸上不觉绽出一丝严峻的神情。他发现仅室外露天现场需要技术勘查的范围，就得延伸到M领馆围墙外侧的马路附近，起码得花大半天时间，然而，再看看天色，阴沉沉又象要落雨的样子……

端木宏峪有点犹豫了。他担心万一勘查到关键时刻关键部位时，赶巧遇上一场大雨，不仅会使已经发现的痕迹物证遭到破坏，而且还将使一些具有嗅源特质的无形痕迹化为乌有。

“处长，先搞室内还是室外？”侦察科长一边打开现场

勘查设备专用皮箱，一边同端木宏峪说："要不就分两组同时进行？"

端木宏峪没有马上回答。他掏出烟盒，不慌不忙地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慢悠悠地吸了一阵，接着转身朝 SBD 办公室瞥了一眼，胸有成竹地吩咐说："室外先放一放，让录像把它固定下来再说，抓紧时间勘查室内现场，看看能不能搞到几枚嫌疑指纹。"

"明白了，处长。"侦察科长朗声答道。

毫无疑问，端木宏峪凭借几十年侦探生涯积累的丰富经验，在选择破案途径的时候，充分体现了一个著名刑事侦探的机智和魄力。

不言而喻，领事馆高耸的围墙，罪犯不可能身怀隐术绝技，在两名全副武装的门卫眼皮底下破门而入，唯有翻越围墙才能靠近中心现场。然而，要攀缘丈余高的围墙，没有相当的体能和技巧是无法想象的。再则溜门撬锁卸玻璃窗等一系列连贯的行窃动作，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偶犯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传说。

罪犯应该涉有前科劣迹！

很显然，大侦探端木宏峪在沉思片刻之后，毅然决定从中心现场着手勘查，完全是凭着对罪犯这番行为特点的感觉判断而作出的。他想从中心现场觅取一些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罪犯身体触摸性痕迹，然后借助电子计算机储存的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系统进行自动检索比对，从而直接认定罪犯破案。

他选择了一条破案的捷径。

时近中午，令人担心的雨虽然没下，但天色却愈来愈阴沉了。室内中心现场里，侦察员忙碌的身影，在四只指纹探测灯的映照下，忽隐忽现，不停地晃动着……

“怎么样。有点苗头吗？”当侦察科长从中心现场走出来时，端木宏峪立即迎上去问道：“主要部位都勘查到了？”

“戴手套，全过程都戴手套……”侦察科长轻轻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没有留下指纹，只有一些旋凿痕迹，现场翻得很乱……”

“工程师复勘过没有？”

“都复勘过了。”

“那么地上的痕迹呢？”

“地上痕迹也不明显。”

“什么，难道这家伙是乘飞机在现场作案？”

“……”

端木宏峪显然不愿接受侦察科长带来的勘查结果。他虎着脸，拧眉瞪眼，双手合抱胸前，一边踱步一边思索着……

三、留在花园草坪上的旅游鞋印

还算走运，在长达7个多小时室外大规模现场勘查过程中，老天长眼没下雨。侦察员通过缜密勘查，也终于发现了一连串令人感兴趣的迹象。

在领事馆大院南端，围墙内则刚巧同厨房的平壁晒台接壤。只要攀上围墙，就可以借助平顶晒台旁边的木扶梯，顺顺当当地潜入中心现场。但是，围墙边侧是一条弯弯曲曲形状很不规则的窄弄，而且很隐蔽，一般不熟悉周围环境的陌生人，是很难发现的。

然而，怪就怪在罪犯偏偏选择了这条狭窄的外弄，作为行窃作案的现场出入口。

随着勘查时间的延续，侦察员从获取的痕迹中发现，罪犯攀缘到厨房平顶晒台上以后，并没有马上进入中心现场，而是在晒台的角上停留过相当一段时间，动作的幅度也很小，象似一种恐惧或犹豫的心理反映。可是，当罪犯越过平顶晒台进入花园之后，行为动作却显得胆大妄为，丝毫没有恐慌或畏惧的迹象流露。他沿着花园草坪走过去返过来跑动了不下三个来回，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并且在草坪上留下了深浅几乎差不多的一长趟脚印……

端木宏峪拣起一枚已经制成石膏模型的鞋印，问正在操作痕迹探测仪的痕迹工程师说："能看出是哪种类型的鞋吗？"

"花纹很细密，象是旅游鞋类型。"痕迹工程师接过石膏鞋印，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又补充答道："这种花纹国内产品中好象还没见到过，可能是一种进口的高级旅游鞋。"

"很好，但愿只进口过这么一双，你说对吗？"

端木宏峪说完，倏地转身就朝停在甬道旁的吉普车走去。然而，眼尖的痕迹工程师却发现，大侦探端木宏峪在刚才说话的当儿，他那双深邃而又威严的瞳眸里蓦然闪过一丝灼亮的光芒。

端木宏峪没等勘查全部结束，就带了两名年轻侦察员驱车来到了福州路外滩刑事犯罪情报资料检索中心。在将近20分钟的路途中，他一直不停地吸着烟，思维神经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在根据现场勘查提供的犯罪细节动作和痕迹参数，为罪犯勾勒画像——

男性，28岁左右，身高在1.68米至1.72米之间，体态中等略偏瘦；有偷盗前科，作案时贯于登高攀墙，撬卸玻璃窗，使用旋凿等柱形犯罪工具；居住地或落脚处在徐汇和长

宁区范围之内。

他仍然没有放弃初衷，还是想通过刑事犯罪情报中心储存的罪犯档卡，来发现重大嫌疑对象。因为他觉得无论如何惯犯作案的判断不会有误，那么刑事犯罪档卡中就必定会有其前科记载，只要检索类型相同，案犯的姓名、住址和照片，肯定会在电子计算机检索终端的监视屏幕上出现。

当然，他也知道检索提供的嫌疑人名单绝不止一个，很可能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但是，罪犯留在现场花园草坪上的进口旅游鞋印却很特殊，很可能仅此一双。

他在想：假如情报中心通过电子计算机自动检索，能够给侦察员们提供一份为数不是很大的嫌疑人名单的话，那么，不消几天功夫，侦察员完全可以从中找到那个穿进口旅游鞋的作案者。只要罪犯确实被列入检索范围，破案也就只是一个时间的迟早问题了。

夜阑人静。灯火通明的电子计算机房里，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情报资料员们，端坐在操作台前，按照端木宏峪拟定的嫌疑检索条件要求，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紧张工作着……

"嘀，嘀，嘀……"电脑终端荧光屏上，出现了一长串编码程序数字，计算机开始进入正式检索程序状态。

端木宏峪此刻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电脑终端的汉字信息处理机前，注视着显示在纸带上的检索结果。

"嘀嘀嘀，嘀嘀嘀……"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机一阵阵富有节奏性的字键跳动声，淡蓝色的纸带上出现了一排排嫌疑对象名单，以及他们的年龄、身高、体貌特征、作案前科和住址等状况。

当电子计算机检索出第291个嫌疑对象时，端木宏峪手中

的微型无线电步话器里，突然传来了痕迹工程师的声音：

"处长，情况有些变化，现场鞋印的分析意见需要更正！"

"怎么回事？"端木宏峪微微皱了皱眉头，似乎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妙，"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现场取获的这种旅游鞋不是进口的，是上海兴中公司新近生产试销产品，还没有注册登记定型……"

"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复模试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总共生产了多少双？"

"15万双。"

"什么，多少双？"端木宏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5万！"痕迹工程师又重复报了一次。

"他妈的……"端木宏峪缓缓放下步话器，凝视着电脑终端闪闪发光的绿色屏幕，情不自禁地低声骂了一句。

四、边境通行证和录相磁带

凌晨时分。刑事侦察处办公大楼。M国领馆案件的现场勘查和案情分析会仍在进行着……

"罪犯在作案时，选择的进出口以及行进路线都非常隐蔽，而且也是最合理的。"痕迹工程师指着电视投影屏幕上依次叠现的现场画面分析道："厨房平顶晒台外侧围墙上，正巧附有一根暖气输送管，假如没有这个攀脚，按罪犯仅1.70米左右的身高，恐怕是翻不上4米高的围墙的。"

痕迹工程师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用疑问的口吻继续说："这里有一点好象难以解释，就是罪犯从厨房平顶晒台下到花园以后，用什么办法避开电子报警器和那只领事夫人

饲养的派英特猎犬，而且盗窃目标又选得那么准确。”

“电子报警器会不会出故障？”一个侦察员问道：“它有没有夜视功能？”

“不太清楚，不过性能是绝对可靠的。”痕迹工程师一边查阅勘查记录，一边回答说：“我检查过那玩意儿，是美国休斯顿电子公司的产品，质量绝对可靠。”

“你是因为名牌，所以一定可靠？”

“那当然，休斯顿报警系统是世界名牌……”

“不见得，它现在没响呀？”

“这……”痕迹工程师显得有些尴尬。

端木宏峪见双方争论到后来有些走题了，于是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换了个话题说：“作案手段上有什么特点没有？”

“这个……这个还很难说。”痕迹工程师看了端木宏峪一眼，欲言又止。

端木宏峪似乎看出了痕迹工程师的心思，点点头说：“别担心，没有把握的话，先谈点感觉也可以，出了差错由我兜着。”

“罪犯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心理定势好象不怎么稳定，特别是后半段，应该说有行为障碍迹象反映。”痕迹工程师说着，同时把现场勘查录像画面倒回室外现场，并加以逐段定格分析：“罪犯从翻越围墙开始，一直到撬卸玻璃窗进入SBD先生办公室，动作干净利落，很象一个行窃作案老手干的。但是，当他进入中心现场以后，行为动作却有点莫名其妙，翻箱倒柜到处乱动，而且动作粗糙笨拙，有些地方甚至还显得滑稽可笑……”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伪装的？”

“暂时还看不出有伪装迹象。”

端木宏峪有些疲倦地深深叹了口气，一只手托住额头，一只手轻轻敲击着桌子，停顿了片刻，继续问道：“被盗窃物品都清理出来没有？”

“清理出来了，可是有显著特征的东西很少。”痕迹工程师一边说，一边忙不迭给端木宏峪递去一份赃物清单，“你瞧，象这些公文箱、计算器、变色镜和进口香烟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控制，至于兑换券和美金，侦察员早就不把它们列入控赃物品的范围了……”

“M国制式的录相带是怎么回事？”端木宏峪指着赃物清单上打了红线的部分问道。

“据SBD先生介绍，被盗的76盘录像磁带全部属于M国标准的M型制式，而我们国内现在通用的均为西德标准的G型制式，所以说这些录像磁带出了M国领馆大门等于一堆空白磁带。”

“那么，反过来说，除了这个领馆以外，其它地方就不可能再有这种磁带啰？”

“可以这么认为。”痕迹工程师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国内现有的录像机一般都无法播放M型制式的磁带。”

“如果罪犯拿去放呢？”

“没有图像信号，电视屏幕都象下雪一样。”

“象下雪一样？”

“对，图像全是些线状光斑。”

“被盗录像带都是些什么内容？”

“不清楚，SBD先生回避了这个问题。”

“象下雪一样……”端木宏峪重重地叹出一口气，象是自语地说了一句，接着点燃一支香烟，凝眸深思起来。

少倾，端木宏峪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同时把还没抽完的半截香烟扔进了烟缸。他觉得痕迹工程师的分析意见虽然言之有理，但是要让侦察员仅仅凭没有录像设备根本无法辨别的制式特征，在偌大一个上海城里去控制几十盘录像磁带，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不行，你们搞痕迹的不能让侦察员太为难。”端木宏峪眼光盯着痕迹工程师说：“想想看，赃物或者其它方面是否还有点什么特殊的东西？”

“很难了，印象中恐怕没什么了，我再复对一遍赃物清单吧。”痕迹工程师从现场勘查记录报告中，抽出两张薄型道林复写纸制成的专用赃物清单登记表，逐项复核起来，“……美金350元，港币2000元，美国纪念邮票，摩托车驾驶执照，虹桥机场边境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端木宏峪皱着眉头问。

“外事办公室签发的虹桥机场边境通行证，编号是002804。”痕迹工程师从端木宏峪询问的语气里，似乎也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接着又补充道：“还有一张盖M领馆印章的虹桥机场外交邮件提取单。”

“这些东西都在哪个部位失窃的？”

“SBD先生的公文箱内。”

“公文箱放在什么地方？”

“保险柜，就是靠窗台的那只。”痕迹工程师把现场勘查录像画面调整到保险箱镜头时，用慢速接连放了两次。

“立即派人去机场，给我严密控制起来。”端木宏峪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画面仔细看了一会儿，突然拔高了嗓门，对坐在旁边的侦察科长说：“先别管案犯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盗走的，大家都记住，假如这两本东西再被案犯利用，我们

将彻底被动……”

五、总领事夫妇的回忆

翌日。

当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的现场勘查分析会议结束时，侦察员们拉开窗帘，准备打开窗户换换空气，发现天色已经大亮。而且阳光明媚，光芒耀眼。

端木宏峪来到会议室外侧的长廊式阳台上，踢腿伸腰，一边揉着因为通宵未眠而熬得生痛的两眼，一边贪婪地呼吸着略带寒意的新鲜空气。虽然，他感到四肢和躯体都很疲乏，但是，脑子里的思维活动却怎么也无法趋于平静。他甚至对刑事犯罪情报资料中心未能按他所设想的步骤检索获取嫌疑人调查名单，而感到懊丧和气恼。

“处长，电话！”室内传来了值班员的声音。

“哪儿打来的？”他好象不太愿意去接，站在原地没有动。

“外事办公室，说有重要事情。”

“嗯哼——？”他愣了一下，随后朝值班员摆摆手，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如果是询问案情，你就回答说毫无进展。”

端木宏峪多少有点恼火。心想案发后才刚刚过去24小时，侦察工作还没从现场纷繁复杂的迷离状态中理出个头绪来，内行们都知道，这时候侦察员最忌讳无谓的打扰。外事办公室衔头虽大，但却不是刑事侦察处的上级主管单位，随意拨个电话，无非是告知因为被盗的是M领馆，具有涉外影响，市长和市委书记如何重视，外交部也来电询问此事等等一通官腔。这样的电话，不接则罢，接了反而会破坏情

绪。

然而，当值班员遵旨接完电话，将电话内容转告给他时，他却要过电话号码，亲自给外事办公室回拨了一个电话。

他估计错了。外事办公室北美处处长打电话给他，并不是想给他施加什么压力，而是向他通报一个使他难以想象的意外情况。M国驻沪总领事鲁植夫妇意欲向警方反映一些与案情有关的线索！

1986年圣诞节前夕，正逢M国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同上海飞机制造公司签订联合生产MD—82中程喷气客机协议一周年，于是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总裁T·史密斯先生，专程从休斯顿飞赴上海，假借喜来登集团所属上海当时最豪华的华亭宾馆，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款待两国的高级科技人员及新闻界的记者朋友。M国驻沪总领事LZ先生和夫人，作为M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以及总裁先生的私人朋友，受到特别邀请，参加了事前的拜会活动和晚上的鸡尾酒会。

当LZ夫妇从华亭宾馆驱车返回领事馆驻地时，已经将近深夜时分了。或许是疲劳，也可能是喝了点酒的缘故，LZ夫妇回到M领馆以后，便双双上床就寝了。而且还睡得特别沉。

“喂喂，都给我起来！”

朦朦沌沌，不知什么时候，LZ先生好象觉得身体被推了几下，接着耳朵里传来几句声音沙哑的中国话。

LZ先生步入M国外交界之前，是M国一个著名州立大学东方文化系的汉学教授，能操一口发音很标准的中国普通话。但是，在睡梦中他没听清楚，因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是隔了会儿，他蓦然发觉不妙。因为当他惊醒以后，听到卧室里依然有清晰可辨的脚步移动声。伸手朝旁边一

摸，妻子却仍旧睡在自己身边。

“罗莎，罗莎——”

LZ先生连着唤了几声一向守在卧室门口过夜的纯种派英特爱犬。然而，往常灵敏度极高的罗莎，这时竟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只好壮着胆子起身，摸索着找到床头柜边的开关，拧亮了墙壁上的起居式吸壁灯。

“你……你是什么人？”借助壁灯柔和的光线，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站在墙角附近的一个黑发青年男子，内心多少有点慌乱和恐惧，“你怎么进来的？”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青年男子嘴角微微抽动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请问你是这儿的什么人？”

“LZ，M国驻上海总领事。”

“太好了，我是南京大学派来的学生会代表。”青年男子一边说，一边不请自坐地朝沙发上一坐，“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请你发表几点对学潮的看法和评价。”

“请原谅，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政，我拒绝回答。”LZ耸了耸肩，朝青年男子摇摇头说：“请你明白，这是国际外交的惯例。”

“难道作为个人你也不愿发表一点感想吗？”

“是的，先生，我什么也不想说。”

青年男子顿了一会儿，接着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泛泛地问道：“那么，你对我今天的举动有何看法？”

“讨厌，非常讨厌！”LZ发现青年男子手里并没有握着刀枪之类的凶器，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请你给我立刻出去，否则我就通知门外的警卫把你带出去。”

“你想威胁我吗？”青年男子不以为然地瞟了LZ一

眼，“实话告诉你，我们来了一帮人，已经把这里都给包围了，你要喊警卫就请便吧。”

“你……”LZ被懵住了。

在几秒钟之前，他确实想去按动装在梳妆台镜子底下的报警触键。然而，现在他却彻底打消了报警的念头。他倒并不是怕眼前的这个青年男子，而是怕他所说的那帮参与学潮的大学生。万一警卫同学生发生冲突，惊动了夜间治安巡逻队，事情闹大以后，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自己出去吧。”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缓缓地说。“你从哪儿进来也从哪儿出去，我不会报警的……”

青年男子抬手看了看表，接着用手比划了一下，说：“时间到了，我这就走，不过你得给我找一把梯子。”

“梯子？什么梯子！”LZ不解地问。

“什么梯子都行，要不我怎么上围墙。”

“原来是这样。”LZ微微点了点头，回答说：“花房门口有一把梯子，你自己去找吧。”

“不行，你必须陪我去，我现在需要你的保驾。”

“呵，上帝，我说过我不报警……”他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从衣架上取下厚呢大衣，无可奈何地跟在青年男子后面，一起离开卧室，朝小楼南面漆黑的花园走去。

六、大侦探陷入艰难困境

端木宏峪终于感觉到案件有些棘手了。虽说他并不怀疑LZ夫妇在时隔两个月之后再举报夜遇不速之客的真实可靠程度，但是对他们反映的黑发青年男子的身份，以及私闯M

领馆的动机和意图，却颇感踌躇。

LZ 夫妇在回忆同私自闯入他们卧室的黑发青年遭遇经过时，虽然显得有些愤慨，但是他们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及曾遭钱财勒索和人身威胁等刑事侵害的情节。LZ 先生甚至还说，凭他在华将近10年的生活阅历，他敢断定那个黑发青年不是中国南方人。因为在交谈过程中，他发觉黑发青年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卷舌鼻音。

诚然，LZ 先生的回忆陈述是真实可信的，他既没有无中生有的必要，也没有故弄玄虚的理由。可是端木宏峪查遍那天夜间M国驻沪领事馆邻近治安岗亭的值班情况记录却没有发现象黑发青年向 LZ 先生扬言的一帮人包围M领馆的记载。同时，负责大专院校安全工作的文化保卫处也来电话告知，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在上海发生学潮期间，没有发现有南京大学生来沪串联。

这是黑发青年的诡计，还是窃贼的谋略？

假如黑发青年真是南京大学的学生，那么，他从哪儿学来的一套攀缘蹬高翻墙入室的犯罪伎俩？

假如黑发青年不是为学潮争取国际舆论而私闯M国领事馆求见总领事，那么，他为什么不顺手牵羊盗走 LZ夫人放在裘皮大衣插袋内的钱包？

假如……

连续几天，端木宏峪时刻都沉浸在种种假设推理之中。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 LZ夫妇举报的黑发青年和窃贼视作同一个人。从他内心的期望来说，更不愿意节外生枝，在已经着手侦察的窃案中，渗入复杂的政治因素或导入某种政治背景。但是，他又不敢贸然定论，唯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给侦察破案带来不应有的被动局面。

犹豫和焦虑的心绪，象两片阴云笼罩着大侦探的智慧光芒。使他陷入了从事探案生涯40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七、代号为“渔翁计划”的秘密行动

闷热难熬的夏季过去了。

黄昏时刻，微风习习，凉爽宜人。在都市繁华街区几条闹中取静的马路拐角地带，一群群打扮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不约而同地从都市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从事着一种半公开半隐蔽的黑市买卖活动。

这里没有琳琅满目的柜台橱窗，也没有商场经理和营业员，但是却有市场上最最紧俏的抢手商品，以及一般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及的舶来货和某些特殊消费者需要的非商品性的“商品”。每天的成交额竟比一般国营商场高几倍。

外币兑换券、珍奇邮票、家用电器购买证、进口高级香烟和淫秽物品……根据交易种类不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个流动而又牢固的市口，驱不散，禁不绝。说怪不怪，但却又让人觉得有点纳闷。

不知什么时候，端木宏峪突然对屡禁不绝、令人头痛的黑市买卖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惜一切用命令形式，从黑市属地公安分局刑侦队调集了数十名年轻而又精干的侦察员，组建一支代号为“渔翁计划”的秘密行动队，化妆潜入专门经营外币兑换券、珍奇邮票和淫秽录相磁带的三个黑市交易场所，进行秘密侦察。

他没有忘记M领馆被窃物品中，不仅有美钞、港币和兑换券，而且还有邮票和内容不明的录相磁带。从而他反复告诫他的侦察员们，潜入黑市以后，要象耐心的渔翁一样，悄

悄地把围捕之网撒出去……

日出日落，昼夜交替。随着时间的延续，“渔翁计划”的执行者们，终于给处于艰难困境中的大侦探，带来了令人颇感兴趣的线索……

那是一个阴雨天的傍晚。身穿仔衣仔裤，足蹬耐克牌高级旅游鞋，打扮成炒卖黑市外币掮客模样的年轻侦察员，发现一个穿一套黑色薄绒衫裤，剃着崩克式短发的男青年，在南京路华侨购物商店附近的外币黑市交易人群里，钻来挤去，晃荡了好半天，一会儿问人家美金多少比价，一会儿又问别人港币比价多少。仔细观察却又不象那种纯粹跑来看热闹摸行情的小流痞，侦察员顿时感觉有点奇怪，于是就不动声色地迎了上去。

“朋友，花头[1]有吗？”侦察员若无其事地朝男青年点头招呼了一声。

“你有啥花头？”男青年机警地反问了一句。

“没花头，帮老板出来打打桩[2]。”侦察员用黑市行话试探道：“老板喜欢统吃[3]。”

“吃性[4]大吗？”男青年说着故意朝侦察员瞟了一眼，“吃性太大，当心牙齿掰掉。”

“朋友啥意思，你嫖[5]人喽？”

“没啥意思，开句玩笑。”

---

①花头——黑语指货色。

②打桩——黑语中指专门在黑市兜生意。

③统吃——黑语即大宗买卖的意思

④吃性——黑语指贪婪的意思。

⑤嫖人——黑语指讥讽人。

"朋友乱掼腔势①，没花头，派司特②！"

侦察员转过身，刚欲起步离开，男青年忽然一个跨步蹿到侦察员旁边，轻声说："朋友，到茶座走趟怎么样！"

侦察员心里不禁愣怔了一下，但却立刻意识到鱼儿已经上钩了。于是便坦然地点点头，应声道："一句话，朋友拎清③，兄弟奉陪。"

他们来到华侨购物商店楼上的音乐茶座，找了一个僻静的雅座，面对面坐下后，象普通茶客一样，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闲聊起来。

"朋友，你的眼光不错啊。"

"不瞒你说，三年官司出来，到处混混罢了。"

"看来此地你是常客喽？"

"隔天跑跑，最近市口不大灵光。"

"有倒钩④模子？"

"嗯，卯得很紧……"

提到暗探两字，男青年立刻下意识地朝四周巡视了一遍。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副浅色墨镜戴上，侧身望着台前正在卖劲演唱流行歌曲的女歌手，装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侦察员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一边慢悠悠地吸着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密切注视着男青年的举动。

灯光渐暗，乐队嘎然而止。接着茶座大厅里响起了零乱的拍掌声和口哨声，还有间或传来的怪叫声。女歌手神情漠

---

①掼腔势——黑语指虚张声势吓唬人。

②派司特——译音，黑语用作分手的意思。

③拎清——黑语指明白的意思。

④倒钩——黑语指暗探。

然地退下台来，没有谢幕，也没有间奏，仿佛一切都在混乱嘈杂和喧嚣刺激的气氛中，等待光明的出现，等待音乐旋律的重复奏响……

“朋友，斩得太凶了。”侦察员看了一眼男青年写在香烟壳上的黑市美金兑换比价，摇摇头说：“别弄错，我可不是做零吊①生意的模子，我的老板喜欢统吃，一比八绝对不行。”

“那么你报个数？”

“一比七六，三百块起板。”

“三百块，敲定，你说时间，我定地点。”

“明天下午4点钟。”

“展览馆3 号门。”男青年没等女歌手唱完，随即起身离开了茶座大厅。

翌日下午。男青年如期赴约。他站在预定接头地点对面的商店门口，观察了一会儿，发觉周围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这才穿过马路同侦察员接头，并立刻将侦察员带入一家私人开设的小酒吧。

“2280块整，没错。”男青年点完侦察员带来的两叠拾元票面的人民币，随即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皮夹，抽了几张票面尚新的美钞，一边数一边对侦察员说：“清爽，朋友，这是两张100块，这是五张20块……”

侦察员伸手拿起男青年递过来的美钞，放在明亮处仔细辨认了一会儿，突然掏出公安局证件，朝男青年亮了亮，语调平静而又严肃地说：“一点儿不错，朋友，把你的皮带解下来吧，跟我去公安局走一趟。”

---

①零吊——俗语即零售的意思。

"啊……"男青年顿时象挨了一记闷棍，身体无力地瘫软下来，表情呆板地喃喃说："朋友，给我吃药①了，吃药了……"

八、审讯在延续……

男青年被拘留了。

根据"渔翁计划"的行动要求，端木宏峪曾经告诫过侦察员，凡是发现有谁在黑市上倒卖20元票面的美钞，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先予拘留起来。因为端木宏峪在中国银行外币管理处得悉，国内正规的外币兑换机构中，几乎没有20元票面的美钞流通，非正常渠道中，20元票面的美钞也很少见。而在M领馆被窃的350元美钞里，却有7张20元票面的美钞。所以，当侦察员看到男青年抛出20元票面的美钞后，不等守候在酒吧外面的搭档靠近，就直接亮出身份，将男青年给扣了起来。

审讯室里，侦察员居高临下坐在男青年前面不远的审讯台上，目光冷峻地逼视着神情紧张的男青年，仿佛要把他的五脏六肺都看穿似的。

冷场。审讯在悄无声息的冷场中开始了。

"你的姓名？"少顷，侦察员用平缓的语调问道。

"王建新，三横王，建设的建，新旧的新。"男青年轻轻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答道。

住在什么地方？"

"……北京西路1790弄8号302室。"

"有正当工作吗？"

---

①吃药——黑话即受骗上当的意思。

"埃伦综合服务公司业务员。"

"今年几岁？"

"29岁。"

"说说看，侨商[1]门口去过几次？"

"嗯……三次，不过前面两次没做过生意。"

"那么，美金是从哪儿搞来的？"

"出国留学的朋友带来给我的……"

"嗯哼，朋友派头不小呀？"

"500块，作为结婚礼金送的，你们可以找我的女朋友调查。"

"调查什么？调查你在给我们撒谎吗？"侦察员突然加重语气，厉声喝道："你得拎拎清楚，这里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地方。"

"我当然知道，可我没有撒谎。"男青年抬起头，狡黠地看了侦察员一眼，"你们查出来我说的不对，随便怎么处理……"

"算了吧，别再做戏了。"侦察员嘿嘿冷笑了一下，接着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不叫王建新，你叫刘晓军。怎么样，你感到奇怪吗？"

"……"一听到侦察员叫出自己的名字，男青年顿时傻眼了。他怔怔地看着侦察员，脸色苍白，脸上的肌肉情不自禁地突突抽搐了起来。

昨天，当男青年象幽灵一样在外币黑市交易场所出现时，侦察员凭借职业的敏感，一看便发觉他不象是专门混迹外币黑市的"打桩模子"。经过音乐茶座近一个小时的攀谈

①侨商——即华侨购物商店简称。

搭脉①，侦察员觉得他更象那种临时窜到外币黑市销赃的“飞鸽路子”。于是，待男青年起身离开茶座以后，侦察员立刻用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向埋伏在旁边座位上随时准备接应的搭档，发出了跟踪信号。

男青年很鬼，出了音乐茶座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来到马路对面的一家私人咖啡馆，要了一份点心和咖啡，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里，一边抽烟喝咖啡，一边隔窗隐蔽观察了好一阵子。直到音乐茶座散场，大约晚上9点半钟，才离开咖啡馆，沿途拦了一辆出租汽车，返回自己的住处。

深夜，侦察员从跟踪回来的搭档那儿获悉男青年的这些举动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的判断。他同搭档当即商量决定，假若男青年次日下午不来赴约，那么就去男青年住处，将他严密监视起来。

“这很正常，没人能够逃脱我们的视线范围。”侦察员看到男青年一副吃惊不小的样子，乘势发起了连珠炮似的讯问：“怎么，你感到惊讶，还是不愿意说实话？”

“……”男青年依然傻愣着，默不作声。

“这些美金是怎么来的？”

“……”

“总不可能是劳改农场里印出来的吧？”侦察员一语双关点了他一下。因为据刑事犯罪情报资料中心档案记载，他曾因盗窃罪被判过4年徒刑。

“唉——，现在轮到我被你嫖了。”男青年听出了侦察员的弦外之音，苦笑着叹了口气。

“你自己找的，我只问你美金是怎么来的？”

①搭脉——俗语即试探虚实的意思。

"靠运气碰来的，前几天我去香格里拉舞厅跳舞，正巧拾到一只外国女人的手提包……"

"包里面放着美金？"侦察员没等他说下去，立即用讥讽的口吻插问说："那么，你再去给我拣一个来瞧瞧？"

"你不信，我可就没办法了。"

"当然不信！"

"……没办法。"

尽管侦察员晓得男青年在耍无赖，也明知道他身上携带的美钞肯定是来路不正，但是，此时此刻却又无法定罪判案。因为侦察员感到单凭他握有20元票面的美钞，以及体貌特征和惯用作案手段符合大侦探所分析刻画的美领馆案件嫌疑对象具备的特点，证据显然是不尽充分的。

须知，从作案嫌疑到证实犯罪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事实界线。侦察和被侦察双方，谁都没法违背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原则。

审讯在延续着……

九、穿黑色皮猎装的不速之客

光阴似箭，流水无情。转眼间，一年一度的风雪弥漫季节，又行色匆匆地来临了。

将近三个月的铁窗生涯，依然没有使男青年改变当初那副无赖腔调。他整天象演戏一样，在看守员和同监狱友面前长吁短叹，唏嘘不止，口口声声喊冤枉。

尽管侦察员已经从他一个在宾馆小卖部当售货女郎的表姐那里，查清了他利用表姐工作之便，同表姐合伙进行非法套取外币的犯罪事实，然而，在审讯时他还是对既成事实的美钞不正当来源问题，讳莫如深，拒不供述。

时间的消逝和年轮的更替，虽然没有给大侦探的"渔翁计划"带来任何进展，却使M国领事馆内部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变化。新年伊始，新任驻沪总领事S W S博士，携家带小，从M国本土飞抵上海，接替届满离任的LZ夫妇，入住淮海中路1469号领事馆大院以后，立即着手制定了一个安全防卫措施。他鉴于自己的前任同僚连遭歹徒骚扰的不幸经历，摈弃了领馆区夜间不准工作人员逗留的惯例，特意雇来4名彪形大汉，在领馆周围进行值班巡逻。同时，还在所有通往领馆的甬道和建筑物接壤处，安装了自动报警装置。

无独有偶。就在领事馆新型报警装置启用的第二天深夜，碰巧留下来在暖房里加班为领事夫人准备生日花篮的花匠，鬼使神差，偏偏在跑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撞见了一个穿黑色皮猎装的不速之客……

"你记得那时大概几点钟？"第二天上午，接到领事馆值班领事的报案电话，大侦探端木宏峪处长到北京公安部开会没回来，他的副手、年轻的侦察专家张声华副处长，立刻带了两名侦察员，驱车赶到M领馆，找花匠进行访问谈话。

"……很晚了。"花匠是一个年近40的中年男子，胆子很小，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

"午夜前还是午夜后？"张声华发现花匠好象有些紧张，便用安慰的口吻启发说："没关系，只要能回忆出一个大概的时间就可以了。"

"大概……大概就是午夜前后吧。"隔了一会儿，花匠想起来说："我没带表，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暖房里栽着的夜来香花已经开了。"

"夜来香一般几点钟开放？"

"一般总要到11点钟左右。"

"很好，你能回忆到这个具体细节，对我们很有帮助。"张声华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花匠说："那人比你高吗？"

"差不多，最多比我高一点儿。"

"长得什么模样？"

"当时外面很黑，我没看清楚。"花匠摇摇头说："老实讲，当时我已经被吓得半死，也顾不上看他长得什么样了。"

"那么，看上去胖还是瘦？"

"不，不算胖，也跟我差不多。"

"你没听见他说过什么？"

"没有，我叫了一声，他拔脚就朝花园里逃走了。"

"也就是说朝南围墙方向逃走的喽？"张声华听到花匠说不速之客没从北边大门方向逃跑，而是朝花园南面的围墙方向滑脚①，马上追问了一句："你绝对没看错？"

"肯定没看错。"花匠毫不犹豫地答道。

"好吧，谢谢你，以后如果再想起来什么，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此刻，张声华已经想到了一个捕捉不速之客的对策。他觉得如果要解释被花匠偶然撞见的不速之客究竟出于何种企图而闯入领事馆，答复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盗窃谋财。现在，既然没有得手成功，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窃贼很可能再次来旧地光顾一番。这是盗窃惯犯的特殊心理轨迹所决定的一般活动规律。

从领事馆里出来以后，张声华没有马上回到刑侦处大院。

①滑脚——俗语即逃逸的意思。

他带领侦察员，徒步来到M领馆南端围墙外侧附近的乌鲁木齐路和东平路交界地带，沿马路来回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最后指着一幢坐落在东平路口的花园式洋房，对旁边的两名侦察员吩咐道："今天下午，你们就去找这里的主人，让他把那间有两扇窗户的房间，借给我们使用3个月。

"你想搞守候伏击？"一个侦察员问。

"一点不错。"

"我看这家伙不会再来了。"侦察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解释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他再回来还不等于送死？"

"肯定会来，我有这种预感。"

"你真决定这么干，可就苦了我喽！"侦察员显然对夜间守候工作有些厌倦。"熬夜太累人了，近来我总觉得睡眠不够……"

"那你得格外留神，没准这次还真让你给碰上呢！"张声华拍了拍侦察员的肩膀，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不信，咱们可以私下打个赌。"

"拿什么来刺激？"

"随你说。"

"喝啤酒？"

"可以，外加法国白兰地。"

"一言为定，那我就等着喝法国白兰地吧。"

"恐怕你要输。"张声华说着，忽然意味深长地看了侦察员一眼，"我输了没关系，你可不能输，再让那家伙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的话，这案子就麻烦了……"

漏洞出现在疏忽之中。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刺破了清晨的宁静。

张声华刚刚起床，正在卫生间里洗漱，听到电话铃响，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于是赶紧放下洗脸毛巾，湿漉着脸跑回房间，接过电话问道："喂，哪里？我是张声华。"

"M领馆发案了。"电话里传来了值班员的声音"新任总领事亲自来报案的，据说损失很大……"

"从哪儿进去的？"

"老样子，还是翻墙进去的。"

"那么，我们在那里守候的人呢？"

"不清楚。"

"好吧，10分钟后，我直接去现场。"

张声华缓缓放下电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转身从衣架上拿过一件风衣，一边穿一边朝门外走去……

等到张声华赶到领事馆大院时，痕迹工程师们已经用白色尼龙绳将勘查范围圈了起来。张声华站在主楼前面的大理石花园平台上，朝四周扫视了一眼，不觉暗暗吃了一惊。他发现不仅勘查范围要比上次案件大，而且分布状况也远比上次复杂的多，痕迹工程师几乎在周围每一幢建筑物前都设置了勘查标记。单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想象，窃贼作案时有多么猖狂，简直象扫荡一样。

此刻，他更关心的是被窃物品，确切的说，他更想及早知道损失的具体数目。他心里清楚，假如被窃数额巨大，被窃物品又属于难以控制的现钞和金银首饰之类，那么罪犯很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藏匿不露，从而使侦察工作再度陷入困境。

窃贼如同赌徒一样，得手之前，心急手痒，想阻止也没法阻止。然而，一旦行窃得手，亢奋的作案心态，顷刻间就会自然平衡。因为凝聚着冒险和侥幸因素的赃款赃物，暂时

满足了案犯被扭曲的心理快感。

暮色将临，持续了9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工作终告结束。痕迹工程师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走到张声华跟前，递给他一份失物清单，面带难色地说："不太妙啊，看来我们遇到了老对手。"

张声华接过失物清单，乍一看，不禁愕然了。至少有好几分钟，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嵌钻石珍珠项链／嵌宝石钻戒／珍珠垂挂式耳环／绿宝石穿孔耳环／淡青色宝石嵌钻石耳环／淡青色宝石项链／金饰耳环／景泰蓝耳环／嵌玛瑙金项链／嵌黑色玛瑙白金胸饰别针／景泰球状项圈／泰国圆扇形金戒／白穿孔小珠项圈……

长珍珠金项链……

细珍珠金项链……

宽型金手镯……

扁型金手镯……

乖乖！这些东西摆出来简直可以开个珠宝商店了。张声华默念着失物清单上一行行闪烁金光的珠宝名称，脸上绽出一丝少有的严峻神情。

窃贼不仅盗走了总领事夫人的首饰箱，而且还将签证处和文化处领事办公室所有值钱东西席卷一空。累计损失折合人民币，少说也得在10万元以上。

"你是怎么搞的？"张声华返回刑侦处大院以后，立刻把负责守候伏击的侦察员叫到办公室。"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千万麻痹不得，你还记不记得？"

"……"侦察员神情沮丧地看着张声华，一时无言以对。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张声华有些激动地说。

“不说了，算我倒霉。”侦察员欲言又止，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必须说，一定得说！”张声华恼火了。

“……全怪我吗？”侦察员终于按捺不住满腹委屈，站起来大声辩解道：“你知道吗，白天我要去医院照料患癌症开刀的老娘，夜里又要猫头鹰一样守候监视，我可不是铁打的身坯，我要睡觉！”

“你说什么……”张声华被侦察员这么一说，反倒愣住了。“那你为什么不早提出来？”

“提出来又有什么用？队里没有人顶替我，没有人……”侦察员发过一阵火，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以后，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赶上我该倒霉，我可以发誓，当初我只想打个盹，可谁知道眼皮一合上，竟会一夜睡到天亮。”

张声华怒容未消地看着侦察员，神情凝重地摇了摇头……

十、金手镯、婚礼钻戒和两枚保险柜钥匙

总领事夫人简直快要被气疯了。

当她发现自己的首饰箱被盗之后，一直被懊丧、气恼和愤慨的情绪搅得茶饭无味，心境极坏。她说她没料到做了十几年高级外交官夫人，跟随丈夫走遍欧美各国都未遭遇过的不幸，竟在东方的文明古国碰上了，她说她尤感恼怒的是窃贼盗走了两件对她来说绝对无法用金钱衡量价值的宝贝……

失物中的一只金手镯，虽然含金成分不高，但是造型非常别致，镯边搭有四根小链条，镯面一侧刻有1861年的字

样，中间还嵌着一孔古币。它是M国南北战争时期出品的饰件，而且还带有奖赏性质。据说只有在M国内战期间建有卓著战功的北军校级军官才有资格获得。经年日久，它便逐渐成了宝物，成了M国家族社会中能够代表家族历史和贵族地位的珍贵藏品。

总领事夫人记得，在她6岁那年，她那病重不起的祖父，躺在医院的病榻上，亲手把这只手镯套在她的手腕上，同时告诉她说，这是她的曾祖父在任北军中校团长时得到的荣誉，是他们家族的传世之物。

祖父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然而，她却一直遵循祖父的遗愿，十分珍爱地保存着这只造型别致的金手镯……

“哦，我很抱歉，警官先生，这样的回忆太使我痛苦了。”总领事夫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捂着脸，眼睛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声音有些哽咽地对向她复核失物特征的侦察员说：“其它一些饰物虽说都很值钱，可毕竟只是饰物，所以我并不怎么在乎，可是这枚白金婚礼钻戒，对我来说太有纪念意义了。它是爱情的信物，它给我带来了幸福……请原谅，我感到很伤心。”

总领事SWS博士一直站在沙发旁边，一只手搭在妻子肩膀上，不时地俯下身，用英语小声慰劝妻子保持镇静。

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又是社会学博士，因而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十分注重自己的举止风度。但是此时此刻，侦察员从他矜持而忧郁的眼神里，同样看到了他因财物被窃而产生的焦虑和担心。

“SWS先生，您是否还有需要补充说明的？”侦察员试探着问道。

“谢谢。假如你们掌握了线索，或者破案以后，请帮我

注意一下其中两把钥匙还在不在。”SWS用婉转的外交语言，表述着他对两把钥匙的关注。

“什么钥匙？”侦察员感觉有些惊讶，因为在原来的失物清单上没有记载。

“两把长柄的铜钥匙。”SWS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解释说：“这是我母亲委托我保管的保险柜钥匙，我记得我把它放在夫人的首饰箱里……”

“您认为这两把钥匙对您来说很重要是吗？SWS先生。”

“不错，非常重要。”SWS耸耸肩膀，朝侦察员点点头说：“要是让我年迈的母亲知道了，她会急坏的。请原谅，我母亲身体状况不太好。”

SWS出生于M国东部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父曾经是M国金融界中的实力人物，同时又是颇有名望的大股东之一。他在世的时候，为其家族创立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财产。他父亲在M国实业界奋斗了一生，不仅使其家族跻身M国东部大富家族阶层，而且培养家族后代进入了政界。父亲去世以后，家族的全部财产凭证，以及父亲生前通过律师立下的遗嘱，均被存放在国家银行地下室的开户保险柜里。由于他是长子，年迈的母亲就将保险柜的两把钥匙交给他代为保管。

保险柜安装的是瑞士洛桑世界银行统一规格的鸳鸯式四保险锁，两把钥匙交与开户者，两把钥匙由银行归存，若需开启保险柜，必须用四把钥匙同时插入四个锁眼才能打开，少一把也不行。假如开户者因故遗失了钥匙，唯一处置办法就是用腐蚀剂将保险柜的锁舌溶化掉。而这样做的前提，又必须经过手续繁复的法律公证，认可开户者钥匙遗失。同时还要召集所有与保险柜中存物有关的人，全部到场亲眼目睹

整个开启过程。

怎么办？要不要把钥匙被窃的事告诉母亲？唉，母亲已经年迈体弱，健康欠佳，万一听到消息心里发急，出了纰漏怎么办？

SWS在想，假如不告诉母亲，可偏巧在申请办妥钥匙遗失的法律公证之前，母亲倒为了家族产业投资和股票转让等金融方面的问题，需要开启保险柜取凭证，或者她感到自己健康状况不好，认为有必要开启保险柜取父亲的遗嘱，向子女们宣读公布，岂不是更糟糕？

"上帝保佑，保佑我们年迈可怜的母亲，保佑我们早日度过不幸，阿门！"SWS始终没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他只有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向神灵做祈祷……

十一、姗姗来迟的破案线索

"喂喂，几点钟啦？"

"乖乖，又快11点了。"

"他妈的，我真搞不懂，张声华哪来这么股牛劲，天天都把我们给逼到深更半夜？"

"他也是赶着鸭子上架，没办法，案子破不了，他想睡也睡不着。"

"唉，今年看起来运气不好，摊上这么个倒霉案子，不知要被它拖到猴年马月……"

"嗯，我也感到纳闷，怎么现在还没点线索……"

"别说线索，连个音讯也没有。"

"看来这次又要派埃斯①了。"

---

①派埃斯——译音，英语中意为放过去，

“派埃斯，肯定派埃斯。”

最后两位离开张声华副处长办公室的年轻侦察员，一边下楼一边谈论着。他们似乎都已经对久侦未破的M领馆案件丧失了信心。

“嗨嗨，你承认吗？这家伙倒还真可以算个超级模子。”一个侦察员在分手时，朝同伴调侃说：“他知道中国的百姓穷，偷了也没啥油水。”

“帮帮忙，这种超级模子还是少碰到几个好。”同伴感叹地怨言道：“他妈的，老端木动动嘴，害得我们3个月白辛苦。”

“他大概是老糊涂了。”

“什么大概？简直糊涂透顶！”

大侦探端木宏峪或许是被无情流逝的岁月，磨掉了智慧的光泽。案发后第四天下午，他从北京公安部开会结束赶回上海，没顾得上回家休息，就径直来到办公室，召集痕迹工程师和侦察队长给他汇报案情。说来也怪，那天大侦探好象特别兴奋，同时也特别固执。看完第一遍现场勘查录相，痕迹工程师还正在对勘查过程中的几个细节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打断了痕迹工程师的发言，用十分自信的口吻，对侦察队长吩咐说：“不清楚的细节，留着将来让案犯自己来解释吧，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按我上一次分析的身高、年龄和习惯性作案手段，对所有在近两年中申请赴M国而未被批准的人，进行全面彻底调查，一个也不准给我漏掉！”

“我不明白，这种调查对破案究竟会有什么意义？”侦察队长对大侦探的决定颇感意外。

“难道你没注意刚才的录相画面？难道你不认为签证处

那间办公室被翻得最乱吗？”端木宏峪神采飞扬地反问道。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不对，这恰恰最能说明问题！”

呵，真理走过了一步，那就会成为谬误。当机立断和盲目武断，果敢和偏执，分析和臆想，推理和拼凑，也尽在主观把握的分寸之中。

端木宏峪十分固执地要侦察队长接受他对M国领事馆屡遭失窃的奇特解释：罪犯之所以要重复选择M领馆禁区作为盗窃目标，因为里面存有签证图章和美钞。他说他在实施破案将近一年时间以后，才彻底清楚案犯盗窃M领馆的最终企图，还是为了偷盖签证图章。他说他不得不考虑当今方兴未艾的出国热背景。

太玄乎了。

张声华觉得这位顶头上司虽然对他自己离奇的分析和判断，叙述得相当充分，但是仍缺乏根本性的依据条件。仅仅凭签证处办公室比其它房间翻得乱，就直接推断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为了偷盖签证图章，未免有些牵强。

对于罪犯为什么竟敢斗胆重复闯入M国领事馆禁区作案的原因，张声华自有他认为比较切合盗窃惯犯心态的解释：LZ夫妇被盗窃案件发生于1986年底至1987年初，时隔一年，罪犯在其赃款赃物挥霍殆尽，同时又未失风的情况下，重复作案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要印证自己判断的正确，更为了自己和手下30余名侦察员，及早从大侦探难得糊涂造成的谬误中解脱出来，他悄悄找了两名素质优秀的侦察员，给他们作了一番与大侦探意图截然相反的部置。

“你们俩继续执行‘渔翁计划’控制范围可以适当缩小

一些，把重点放在徐汇、长宁、静安和卢湾四个区。”张声华把他挑选的两名侦察员叫到自己办公室，极其严肃地对他们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到这儿向我汇报。”

“就我们两个人？”侦察员显得有些为难。

“那么你说要多少人？”

“两个人恐怕转不过来……”

“没有第三个人，你们耐心点，我想两个人总比一个没有要好吧。”张声华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你们感到控制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找分局刑侦队原先参与‘渔翁计划’的那些人，请他们帮助一起过过手，明白吗？”

“这可需要一笔额外的……”侦察员伸出手，拇指粘着食指和中指轻轻搓了几下，做了一个意思为给钱的动作。

“没问题，局长已经下过指示，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张声华充满了自信。

日复一日，昼夜不舍。两名奉命单独执行“渔翁计划”的侦察员，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化妆成黑市里的“黄牛”掮客，在一群群来做黑市交易的人堆里往返穿梭。象机警的鱼鹰一样，耐心等待着张声华断定迟早出现的那条“美洲鱼”。

然而，整整3个月时间过去了。案情仍然象一潭平静的池水，丝毫不见波动的涟漪和激荡的浪花。

难道判断有误吗？

偶而平静下来的时候，张声华也曾犹豫过，但是他仍然坚信案犯不会象大侦探预料的那样，在偷盗作案的背后，还会包藏着其它企图和动作。他暗暗告诫自己要耐心些，再耐心些……

犯罪对犯罪者来说，每一次犯罪都是一场性命交关的赌博。成功和失败仅一步之遥，成功了可以肆意享乐，失败了可得坐牢杀头。因此，犯罪者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逃避失败的厄运，不惜一切地来保全自己的生存自由。

破案对破案者来说，每一次破案则是一场智谋、技能和意志的考验。成功和失败，同样也只有一步之遥。判断正确了可以手到擒来，分析失误了也许永远失去破案的契机。所以，作案与破案，实际上应该是作案者与破案者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虽然不是面对面，刀光剑影，古罗马武士般的肉搏，但却惊心动魄，瞬息万变，胜负难卜。

张声华深知破案需要智谋和胆识，需要技能和功力，更需要机遇和运气。他决意以静待动，耐心等待破案契机的降临……

“803，803；渔翁呼叫，渔翁呼叫！”

“803听到，请讲。”

“美洲鱼咬钩了。”

“什么对象！”

“出租汽车个体老板。”

“捏到东西没有？”

“两张特种人民币支票。”

“怎么发现的？”

“朋友帮我过了过手。”

“很好，立即监视起来。”

“渔翁明白。”

5月16日傍晚，等待已久的破案希望，终于随着初夏绚丽的晚霞，红红火火，灿若炽焰一般，耀然出现在张声华的侦察视线中……

十二、高利贷债权人的聪敏抉择

这是两星期前的周末下午。新新书亭老板蔚发根接到一个温州朋友打来的电话，相约晚上一起去西郊一幢包租的农寓搓麻将。

蔚发根是个麻将迷，嗜赌如命，而且牌技高超，运气不凡，逢场必赢。这几天，因为是月底月初书报期刊发售高峰，经营繁忙，无暇顾及，然而，牌瘾却已搅得他心烦肢痒。接到约赌电话，蔚发根自然喜出望外，一口允诺。

晚饭刚过，蔚发根把书亭门栅钥匙交给妻子，吩咐了几句，便骑上摩托车，离开了新新书亭。

当他驶抵西郊约定地点后，意外发现寓所旁边已经停放了一辆昌河牌白色外壳的私人出租汽车，顶篷中央的标志灯牌上，赫然印着“雯晶”两个黑体字。

怎么他也在这儿？蔚发根看到汽车，不禁暗自吃了一惊。因为他记得这辆汽车，数月前，车的主人在一个掮客朋友介绍下，曾找到新新书亭，向他借过5000元月息为10%的高利贷款。到期以后，车主虽然还掉了本债，但4000元签过字画过押的息债，却始终推托不付。他正准备找车主索付这笔钱。

天下真小啊！蔚发根心想，世上还真有巧事，存心想找倒还真不太好找，撞上门前的冤大头，岂能白白放过。

“嘿嘿，朋友，真没想到你会把车子开到我朋友的家里来了。”蔚发根进门以后，没等他的温州朋友介绍，就毫不客气地瞟着车主说：“怎么样啦，多日不见，是不是钞票满得装不下了？”

车主显然没料到在西郊僻静的农寓里竟会撞见自己千方

百计想躲避的债主。他眨巴着浓眉下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朝蔚发根尴尬地笑了笑说："朋友嫖人没意思，借债兄弟是不会不认帐的。"

"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呀！"蔚发根的温州赌友听出他们俩话中都有弦外之音，顿时觉得有些奇怪。

"朋友爽气，那么就再让你自己定个期限。"蔚发根乘机索性把话挑明了。"这总不算逼你吧！"

"……不瞒你说，最近手上真没钱。"车主脸色难堪地回答说："不相信，你就把车子拿去扣起来。"

"笑话，我要你这辆破车干什么用？"蔚发根一听车主还想拖欠，立刻板下面孔，威胁说："你不想还债也可以，我明天就找介绍人，到你家去搬家当来抵押。"

"朋友，这样没意思……"

"啥叫有意思？我操你妈的，借债规矩你懂吗？"

"……"

"垃圾瘪三！没本事就别给我逞能！"

车主自知理亏，起先被蔚发根奚落了几句，也只好强作笑脸干忍着。但是，蔚发根却越说越来劲，竟指着车主的鼻梁破口大骂起来。

车主终于被激怒了。只见他瞪大了眼睛，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蔚发根面前，从西装插袋里抽出两张淡蓝颜色的支票，啪地扔到麻将桌上，气宇轩昂地说："谁是垃圾瘪三？这种支票你看到过没有？朋友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中国银行特种人民币支票……"温州赌徒拿起支票，一边看一边小声念道。

"你……你这算什么意思？"蔚发根怔怔地看着车主，声音一下子变小了。

“嘿嘿，朋友，看不出你还有这点花头呀！”温州赌徒象发现新大陆一样，上前拍拍车主的肩膀，赞叹说：“朋友，是个模子！”

“这两张支票可以兑20万块，怎么样，朋友，你去帮我兑出来，我们南北对分？”车主从桌上抓起一包健牌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后，吸了几口，随后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悠然自得地吹嘘道：“朋友，你们知道今年上海第一大案吗？”

“什么——？”蔚发根和温州赌徒都愣了一下。

“朋友，你就住在淮海路旁边，难道没听说淮海路上发生过的事情！”

“你是说M领馆案件？”

“对喽，那是兄弟我干的。”车主说着朝蔚发根神秘地笑了笑。“怎么，不相信？过几天我再带几样外国的金首饰来让你开开眼界。”

深夜。蔚发根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眠。连续好几天，他做梦总是做到钞票和手铐。忽而梦见花花绿绿的人民币，象雪片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飘舞，一抓就是一把，一拾就是一叠……忽而又梦见了高墙电网环绕中的监狱，自己被剃了光头戴着锃亮的手铐，正一步一步地朝监狱的大铁门走去……

呵，10万元，月息10%，抛出去一年，就可以进转12万元，二年24万元……不消三年功夫，就笃定可以单靠银行利息过上海滩里最豪华的生活了！

嗨，10万元，枪毙也够资格喽！这等好事他为什么自己不去银行兑支，反而要叫我去替他兑支？岂不是让我吃药吗……

蔚发根在经营新新书亭之前，曾因走私贩卖文物，在监

狱里蹲过一阵子，对鸡鸣狗盗和吃喝嫖赌之类的不法勾当，知道也不算少。权衡再三，他终于迫使自己彻底打消了拿生命去冒险发财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苦涩难熬的牢狱生活，回忆起来实在令人害怕……

十三、OK，中国警官！

“徐家宅6号张平电话——”

“哪里打来的？”

“你妈妈打来的。”

“好的，我马上就来。”

喊传呼电话的老妈妈刚刚转身离开不久，埋伏在张平住地周围的侦察员，看见张平推开房门，漫不经心地从里面走了出来。这时，两名年轻的侦察员，从左右两个不同方向迅速跟了上去。

当张平走到弄堂口，正准备朝电话间拐弯时，两名侦察员几乎同时挡住了他的去路，左右两边一人扭住一条胳膊，扼住肘关节轻轻往上一提，象鹰叼雏鸡一样，使他双脚掌心离地，身体失去重心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塞进了迎面疾驶而来的汽车里。

“喔哟，喔哟，喔哟……”张平使劲揉着肘关节，不停地叫唤着。

“不准叫！”侦察员瞪了张平一眼。

“朋友，你们想干什么！”

“送你终，懂吗？”

张平看了一下把他夹坐在后排座位中间的两个侦察员，又看了看坐在驾驶员旁边座位上，手持步话机的张声华，这才如梦初醒，吓得浑身不停地哆嗦起来。

审讯几乎没遇到什么麻烦。按侦察队长的话来说还没挨上心灵的交锋，就已临近结束了。他甚至怀疑案犯的先天智力发育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和不足。他说他还从来没见到过如此不堪一击的审讯对象。

搜查更加顺利。侦察员到了屋里，出示了搜查证以后，按照案犯妻子指的地方，打开案犯放东西的箱子一看，SWS夫妇和LZ夫妇被窃的东西，除了现钞以外，几乎全在，而且完好无损。

“你是怎么想起去偷M领馆的？”张声华显然不同意侦察队长的看法。他觉得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老百姓家里没啥好偷的，既然偷了，还不如偷外国人的。”张平用一个盗窃惯犯的思维方式，坦然地解释说：“抓住了还不是一样吗？”

“那些被你偷去的金首饰很值钱，你为什么不去找个买主？”

“嘀嘀，那不等于去找死吗？到处都是你们的暗探……”

“可是你还是输了！”

“不错，但我并不后悔，好歹也算享受过几天了。”

“那么，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呢？”

“我想人民政府总不会因为我而使她们饿死吧！我管不了那么多……”

张声华没有再问下去。他感到自己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用威严而冷峻的目光，逼视着案犯，暗暗骂了一句：“枪毙鬼！”

翌日上午，总领事夫妇接到外事官员打给他们通报破案消息的电话以后，立刻驱车来到了外事办公室官邸。

当张声华把首饰箱递给总领事夫人，请她按失物的清单

复点首饰箱内的失物时，总领事夫人的手，微微颤抖了。

她接过首饰箱，凝视良久，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激动地说：“OK，中国警官！”

闹市里的阴谋

曹大勇

9月是丰收的季节，秋高气爽的中秋，更令人心旷神怡。

1990年的9月又不同于往年，除了收获的喜悦外，又迎来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在我国召开。我国的体育健儿不负重望一块又一块的金牌令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

然而在这收获的日子里，太阳直射的地面上也有阴暗的角落。升平歌舞中竟又发生一桩令人恐怖、毛骨悚然的卑劣的系列谋杀抢劫案。

长春市，吉林省会的所在地，是全省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朝阳区是长春市中最大的一个区，青云街又是经济贸易、交通、居民住宅的集中地段。

这起令人恐怖、毛骨悚然的案件就发生在这里。在三个月之内，竟连续发生四起令人难以忘怀的案件。

一个盗贼大白天进入与派出所近在咫尺的居民家里，被正赶回家的女教师堵住，盗贼为夺路脱逃，竟然杀害了这位女教师。闻听呼救声赶来的司法干警刘一群在与犯罪分子的搏斗中又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事隔不过20天，又一个歹徒侵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家行抢，还逼迫那老翁跳楼自尽。

这两起案件的发生，在长春市这块土

地上引起了强烈的震颤，群众的恐怖之感不言而喻。长春市的公安干警几经艰辛，终于侦破了这两起要案。

刚刚宁静的春城，谁曾想又一起更大的犯罪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市场里，人最集中的地方。

一、抓人者——就是杀人犯

青云街里的农贸市场，不算太大，可也不小，由居民区环绕着的市场在街道两旁，挤满了卖水果的、蔬菜的、肉蛋的、家禽的、粮食的各种摊床；马车、驴车、手推车、脚踏车把这100多米长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市场就是这样，买者、卖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奏响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进行曲。

9月21日，上午10时40分，坐落在繁华的重庆路口的鲁南酒家小老板张永刚，带着饭店的伙计赵旭，推着满满一手推车枕木往家走，好不容易穿过了热闹的集市，在一栋平房前停了下来，平房的后面是一幢楼，他的家就住在楼里。

“小赵，你先等一下，我去喊你嫂子来帮忙。”张永刚兴冲冲的向楼上走去。当他走进楼道时，发现里面站着一个人，他随口问道：“你找谁？”只见那人说了声：“我就找你。”随着一道白光在他眼前闪动。

张永刚本能的用手挡着，钻心的疼痛之后，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手指淌了下来。他意识到这个人不是好人，急忙夺路边跑边喊：“小赵快跑，他手里有刀”。

小赵听到喊声，不知何故，莫名其妙的放下手推车，撒腿就往市场外面跑，张永刚竟往市场里面跑。只见那手拿着凶器的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着小赵，一边跑一边喊：“别让他跑了，抓住他！”

喊叫声，惊呆了喧闹的人们，他们翘首观看，只见到前面的一个没命的跑，后边的那个使劲的追，转眼间，拐进了市场旁边的胡同，随着喊叫声越来越小，人也无踪无影了。

好心人聚在一起唠叨着，“唉，这打的是什么仗，现在的年青人啊！”

“我看前面跑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所以才惹得后面的人没命地追。”

“知道这样，我把前面的人捉住好了。”

张永刚跑了几步，看没人追赶了，这才顿了下来，喘了一口粗气，手上隐隐作痛的伤口，顿时使他醒悟过来。“不好，赶紧回家，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一溜小跑，推开门，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静极了。咦，屋里怎么没人，门怎么没锁？被怎么铺开了，铺的被下好象有人，能睡觉吗？她们娘俩睡觉从来不蒙被呀！莫非……

一种不祥的直觉袭上了张永刚的脑际。他赶紧掀开被子，然而一切都使他惊呆了。爱人赵庆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胸部浸出了一片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浅色的内衣胶结在被上，扭曲的面孔象是在向张永刚述说刚刚发生的不幸。

“庆梅，庆梅，你怎么了？”张永刚大声的呼叫着，可她无动于衷。在她身旁的6个月婴儿，掀开被的时候，只见他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已永远失去了逗人喜爱的笑脸……

眼前的一幕使张永刚惊醒了，原来喊抓人者，竟是一个杀人凶犯。赶紧报警，赶紧救人，他飞也似地奔出屋来……

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救命啊，杀人啦”，张永刚跑向街心，没命地呼叫着。

喊声惊动了四邻，惊动了热闹的集市，惊动了坐落在离市场只有百米之遥的青云街派出所。

紧急出动。派出所里的干警奔向张永刚家。

“几个路口全面封闭，发现可疑人要严格盘问”。然而这一紧急行动，却为时已晚。在这车水马龙的交通便利的闹市中心，犯罪分子早已无影无踪。

派出所的警备电话挂通了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这里发生的一切迅速传到了市公安局、省公安厅。

不到十几分钟，朝阳区、市、省三级公安机关的侦察技术人员和领导纷纷赶到现场。

警车开进了热闹的集市，经商者和消费者拥向出事地点，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小声的议论着。

现场勘查在张永刚家那狭小的房间进行着。

死者赵庆梅，女、25岁。身上被刺13刀，耳垂被拽豁，系出血过多死亡。张永刚向侦察人员介绍着，他爱人脖子上的金项链、手脖上的金手镯、耳垂上的金耳坠都被抢走。据他介绍，这三样金首饰共重120克，买时花了12000多元。

室内比较规整，现场不乱。搏斗的痕迹依稀可见，儿童玩要的玩具都散落在桌上、地下。

“张永刚”，勘查人员叫道：“你看看家里还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愣着的张永刚这时才反应过来，伸手将床下的装烟的空盒拽了出来，一叠百元大票掉在地上。张永刚说：“钱没丢，一共是二万多元。”他又环视了一下室内：“其他东西也没丢。”

技术人员在现场上提取了一枚布纹的平底鞋的足迹。

技术人员在现场这边忙碌着，驻足观看的人们，像记者

一样不时地向后面的人们传递着最新消息。被害的是鲁南酒家小老板的媳妇，是那个外号叫“金闪闪”的女人，对！就是那个满身珠光宝气，经常抱着小孩逛市场的那个女的。她身上的那些金首饰都被人抢去了，值一万多元钱呐。嗐，这个犯罪分子真凶残呀，还把那小孩给捅了一刀呢！大白天杀人抢劫太猖狂了。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地传向了社会各个角落，一夜之间满城风雨。

青云街派出所的灯光彻夜不熄，一场侦破战斗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像编织着一个捕捉犯罪分子的网。

会议由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主持。“先请技术人员、调查组的侦察员把情况介绍一下，然后大家谈看法。”王永林局长说了开场白。

技术人员把现场被抢的情况，赵庆梅被杀的情况，犯罪分子的足迹情况，一一做了介绍。

调查人员按着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沿途走访，得知犯罪分子身高在1.67米左右，男性，年龄在25岁上下，梳平头，穿一件浅灰色的风衣。

案情和走访情况介绍后，侦察人员七嘴八舌的谈开了。

一个中等个的侦察员说：“我看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很明确，就是图财，杀人抢劫。他实施杀人犯罪后，由于张永刚的到来，冲了他找钱的目的，要不然还会有更大的损失。”

另一个侦察员接着说：“我看犯罪分子竟敢在热闹、人员众多的集市居民住宅里行凶杀人抢劫，一定是个胆大妄为，受过打击处理的亡命徒。”

“还有一点，犯罪分子被张永刚堵在走廊里，持刀行凶

夺路脱身，然后又贼喊捉贼，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麻痹了群众，造成了没有人来抓他的场面。这说明这个犯罪分子是个富有经验的犯罪老手。”一个侦察员补充道。

“犯罪分子所选择的侵害目标是个非常有钱的人家，说明他熟悉张永刚家的情况，应为本地的犯罪分子所为。”又一个侦察员说道。

“同志们说得对，有道理。”王永林局长肯定的说，“我们目前的工作要按照群众提供犯罪分子的人形，具备了解张永刚家的情况，又受过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人上下功夫，从中发现线索，迅速破案。

网，迅速地撒开了。

走访调查的侦察员了解到，赵庆梅家的对面邻居王英杰，平时表现不好，被单位开除，现在是个无业游民，接触关系极为复杂。这几天人们都没看到他们两口子。

“必须尽快找到王英杰，也许他能提供一些情况。”

“可是几次找王英杰都不在家，铁将军把门，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王英杰的爱人的单位也说王英杰的妻子有好几天没上班了。王英杰的父母也说，王英杰每周四都过来，看望他们的小孩。人哪里去了。怎么两口子都失踪了，侦察员的脑袋里划了个大的问号。

坐阵青云街派出所，指挥破案的王永林局长，听到这一情况后，也觉得此事蹊跷。王局长叫来几个人，吩咐道：“你们快去王英杰家，看看他们家里是不是也出事了。”

王英杰与张永刚家住对门，门锁完好无损，窗户上好像用很厚的东西挡着，什么也看不见。室外的窗户也挡得很严实，只有窗户两侧处有一点缝隙，仔细借着室外的光线，模模糊糊可以辨别床上都用棉被盖着，凸凹不平的起伏形状，

好像是两个人躺在里面。

窗户被起开了，一股恶臭的腐败气味，扑鼻而来。就这气味，侦察员的心中一怔，知道王英杰也出事了，赶紧报告破案指挥部。

侦察技术人员进入现场后，只见屋地中间有个液化气罐，地上有个水盆，滴落进去的血染红了盆里的水。床上是两具已经腐败了的尸体，正是王英杰夫妇。

尸体检查，王英杰衣着整齐、完好，头部有钝器伤，系脑颅骨损伤后致死。

姜立波，王英杰之妻。死时上衣着装完整，下身裸露，在裤子、袜子上留有精斑痕迹，颈部有勒痕，系窒息死亡。

室内有翻动痕迹，经清点有180元现金不翼而飞，姜立波的一件浅灰色风衣不见了。

厨房里的地面上有大量的血泊，墙壁上有喷溅性血迹，经化验是死者王英杰的血。

尸体解剖，胃液检验，确定王英杰夫妇被杀的时间是9月19日。

现场上除了王英杰夫妇的足迹外，还有一枚未被清除，未被破坏的足迹，技术人员精心地提取了下来。

现场勘查的侦察技术人员看到这一切，心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疑团，真是怪事，一个门栋，两户人家，三人被杀。赵庆梅被杀的案子没破，又添了一起。这是为什么？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扑朔迷离，引起“会诊”大争端

在一个居民楼内，相差两天，两家被害，三条人命，万

元金首饰，还有强奸，可谓稀奇。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预谋的计划犯罪？每个侦察员的头脑都在紧张的思考着。

刑警队长出身的年青公安分局局长王永林和两鬓斑白又长于心计的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崔英杰，老刑警队长现朝阳区公安分局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闻立芳，面对这起棘手的案件，陷入了沉思。

在他们的侦破生涯中，曾经侦破过多起大案，恶案。前不久刚刚指挥侦破了杀害司法干警、人民教师和逼迫老头跳楼自杀的案件。那两起案件刚刚破获，侦察员们还没来得及休息，又一起棘手的案件找上来了。

这起案件怎么侦破，重担又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侦破工作的开始，首先必须吃透案情，在此基础上制定侦破方案。这是王局长等人在长期的侦破工作中得出来的体会。目的就是使参战的侦察员集思广益，统一认识，目标准确，劲使到一块。这起案件的侦破序幕也就从“会诊”开始了。

“会诊”刚刚开始，就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各讲各的理。激烈的辩论，使侦察员面红耳赤。他们当仁不让，相持不下。

一种意见，认为王英杰夫妇和赵庆梅被杀，是一人所为，应该并案侦察。

其根据是：

①作案手段相同。在王英杰夫妇的被害现场上，犯罪分子用被将被害人蒙上，而赵庆梅被害的现场上也是如此，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犯罪分子做案的习惯做法。

②王英杰家被抢的物品中有一件灰色风衣，而犯罪分子杀害赵庆梅后逃跑时也穿一件灰色风衣。在时间上也吻合。

王英杰被害是9月19日，赵庆梅被害是9月21日，可以说犯罪分子是穿王英杰的风衣到赵庆梅家做的案。

③两起案件的人形相符。赵庆梅被害后，有许多目击者，提供的犯罪分子人形比较准确。但是王英杰被害的现场也给我们提供了犯罪分子的人形。现场留下的足迹，说明了犯罪分子的身高，体态与杀害赵庆梅的犯罪分子接近。再者，能穿姜立波风衣的人，个头也与姜立波不会相差太多，姜立波的个头正好也是在1米六五左右。上述三点说明两起案件是一人所为。一人所为，就应该并案侦察。

另一种意见，虽然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接近，地点又近在咫尺，但犯罪目的、手段、方法不同，不是一人所为，应该另案侦破。

其根据是：

①杀害王英杰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是钝器，而不是锐器，杀害姜立波是勒死，而杀害赵庆梅的案件使用的是非常锐利的尖刀。

②两个现场的足迹不同。杀害王英杰的现场反映犯罪分子是穿着旅游鞋，而赵庆梅的现场留下的犯罪分子的足迹是布纹鞋。

③从王英杰被害的现场看，姜立波被强奸，有强奸杀人的迹象，而赵庆梅的现场；犯罪目的就是图财。

一个要并案侦察，一个要另案侦察，两种意见各有一定的道理。

侦察员们知道，在侦察工作中，能否成功侦破，关键就在案件的性质上是否定的准确，突破口是否选的准确，并案与否，也是直接关系到为侦破工作提供更多的依据，反之，并案要错了，也会将侦破工作引向歧途。

可见，引起争论的焦点至关重要。

争论，在继续进行着。争论的焦点，引起了王永林局长、崔英杰副大队长的深思。

他俩围绕争论的焦点思忖着，不停的交换着意见。因为争论的结局要由他俩做出裁决。

象这样的争论，在分析案情的“会诊”会上是司空见惯的。

王永林局长，看了看崔副大队长，二人会意的点点头，心照不宣的意思是到决断的时候了。

“好，我谈谈看法。”王永林局长一开口，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了。

“我的看法，两起案件是一人所为，应该并案侦察。从表面上看，这两起案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关键的是要抓住两起案件的本质联系。

从本质上看，有这样几点可以说明要并案的道理：

第一点，王英杰家被抢去了灰色风衣，而在赵庆梅的案件里，犯罪分子穿了一件这样的风衣，不应看作是巧合，而犯罪分子穿用他人服饰作案，主要目的是以改变自己的经常着装，服饰，以逃避我们在摸底调查时，达到跳出我们摸排范围的目的。

第二点，我认为犯罪分子杀害王英杰夫妇，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王英杰被杀害在厨房，用的是钝器，这里不应是犯罪的地方，但发生在这里，这说明犯罪分子与王英杰比较熟悉，是乘王英杰不备的时候下手的，王英杰头枕部的伤痕就说明了这一点。犯罪分子强奸王英杰的妻子，我认为与王英杰被害时不是同一时间，应该看作犯罪分子杀害王英杰后，守候在屋里，然后加害姜立波的。若是先强奸，后杀人，与

现场不符。那就应该出现撕打，反抗的迹象，姜立波上身着装完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论证，一个犯罪分子在同一时间里杀害两个人是很难办到的，至于强奸姜立波．只是为了达到满足兽欲。一家两口都被杀，同一时间作案排除了，我们可不可以推测，不杀害姜立波，犯罪分子就会被姜立波提供出来。我认为杀害王英杰夫妇的案件，与杀害赵庆梅的案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有可能是怕暴露自己，而杀害王家两口。

第三点，现场上看，留下的只有足迹，赵庆梅家的足迹清晰、完整，说明犯罪分子没有伪装，而王英杰家里留下的那枚犯罪分子足迹，没有完全被破坏掉，就是怕留下蛛丝马迹，足迹的压力，与赵庆梅家的足迹相同，这一点也把两起案件联系在一起了。

第四点，在这两起案件中，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如出一辙。两起案件都用棉被蒙住尸体，这一反映也可以说是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体现，是犯罪分子的一种无意暴露。也是并案的一条根据。以上这四点推断，请各位推敲。”

王永林局长喘了口气，点燃了早已拿出的烟卷。

侦察员们在细细品味着王局长讲的话，默默的赞许着。

崔英杰副大队长开口说道：“我看王局长讲的有道理。我再补充一点，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王英杰卧室屋地上那个液化气罐，我看不应该放在屋地中央，特别是液化气罐里是满气。放在那里的用意是什么？能不能考虑到犯罪分子另有企图，假如，要焚尸灭迹，现在我没有足够的证据，待破案后我们去印证。仅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王、赵两起案件之间有紧密的内在的联系，并案侦察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在杀王英杰夫妇这起案件上。”

经过讨论，专案组一致同意王局长的看法，认为应该并案侦察。是应该做出决策的时候了。王局长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下步工作，我看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开展摸底。按照群众提供的犯罪分子体貌特征，在全市摸排。摸排中要注意犯罪分子改变着装；

2.在摸排中要把有前科劣迹，受过打击处理的人员列为重点；

3.要查清与王英杰夫妇有接触关系的人，特别要把熟知赵庆梅家经济情况的人列为重点；

4.要控制全市的金银首饰市场和私人金首饰加工点，防止犯罪分子销赃和改制。”

第二网又撒开了。

四、全线出击，音讯皆无

一时间，四条线的工作全面铺开了，然而都不尽人意。

摸底线的侦察员，摸出了一百多个嫌疑对象，经过查证核实，这些具备条件的人都被否了。

负责查有劣迹、受过打击处理的人的工作线上的侦察员也查出了一百多号人，然而也都被一一否掉了。

控制金银首饰销售场所和地下加工点的侦察员也没发现可疑迹象。

只有查王英杰有接触关系的工作进展顺利，通过与王英杰的父母、亲属谈话侦察员们了解到：具有作案因素，有作案条件的人有三十多个，经过查核仅剩下一个小鞋匠，一个卖肉人，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嫌疑最大，十分有价值。

侦察员们喜出望外。

小鞋匠何许人也？提供上来的情况，仅知道这个人生活

拮据，以掌鞋为业，行踪不定；去过王英杰的家，熟悉赵庆梅的情况。但此人不在长春市居住，好像在哈尔滨，叫什么名字不清，就知道这个人是复员兵。

在茫茫人海中，找无名、无姓、无住址的人真是谈何容易，更何况这个人活动在哈尔滨，工作真比登天还难。

到哪去找？从何处入手？踏上北上列车的侦察员苦思瞑想着。

对，这个人在哈尔滨当过兵，就从这里入手，到部队去查。

哈尔滨有驻军若干个，这个小鞋匠到底在哪个部队当过兵，什么时间转的业，这不仅是一项大工作量的体力劳动，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调查工作。

美丽的哈尔滨，迷人的松花江，诱人的太阳岛，侦察人员都无心留恋，他们整天穿梭、奔波于部队之间。

各个部队对这项协查工作十分重视，积极配合侦察员的工作，很快将这个小鞋匠查出来了。但他的下落不清，只知道他与一个同期复员的×××最要好，也许×××能知道小鞋匠的下落，部队的领导遗憾地说着。

顺迹码踪，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居民住宅里找到了小鞋匠要好的朋友。见面后，侦察员们说明来意，只听这个复员兵介绍道："小鞋匠经常来我家，前几天还来过，他还知道你们公安局的人要找他，并说这下子可完了。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他没说。"

"你知道小鞋匠住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他家。"

"你知道小鞋匠在什么地方做活吗？"

"他是个无业游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完了”是什么意思，莫非小鞋匠是此案的凶手？不然为什么害怕公安机关找他？这一情况很重要，应该立即向指挥部报告。

王永林局长、崔英杰副大队长听了报告，立即指出小鞋匠嫌疑重大，必须找到他，把情况查清楚。

侦察人员又火速赶回哈尔滨，在他战友配合下，终于找到小鞋匠。

询问在斗智的场面下进行着。侦察员从小鞋匠的体貌特征、着装、活动情况、足迹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调查，然而小鞋匠却不是此案的犯罪分子。

“完了”的原因也搞清了。原来小鞋匠在部队期间曾盗窃过多次，转业后一直平安无事，没曾想公安局的人到部队找他，心想自己的盗窃行为可能暴露了，才说出此话。

费尽周折，三下哈尔滨，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就这样又被否掉了。

还有那个卖肉人，他几次来到王英杰家，要买王英杰家在永安街的那处住房，了解王英杰的邻居赵庆梅家是个开饭店的，相当有钱。案发前此人三番五次来王家，案发后不见踪影。而且体貌特征相象，从因素上看，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能不能是他，为购买房屋，没钱而杀人越货，又怕事情败露，杀害王家夫妇呢？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要迅速查清，指挥部派出了大批人马，奔向集市，查寻卖肉人。

改革、开放、搞活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仅卖肉这一行业，公家的、个体的、有许可的、没有执照的、有集体的、有分散的，稀稀拉拉遍布长春市各个场所。

侦察人员首先到工商部门摸了下底，一查卖肉的，有几

万个，个体卖肉的，也有上百个。这又是一项庞大的，大工作量的系统调查工程。

王永林局长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要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查。调查上要讲究方法，讲究策略，不能暴露我们的工作意图。

侦察人员明白王局长所要求的含义。要找到买房子的卖肉人，可又不能提买房子的事，因为在众多的卖肉人当中，不知道谁要买房子，如果买房子的人是犯罪分子，就给下步工作带来麻烦，打草惊蛇，蛇就会跑掉。

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具体说，就是通过不具备条件的卖肉人，来提供要买房子的卖肉人，循序渐进。调查人员要按照这种方法，开进集市，寻觅每一个卖肉人。

近埠街市场、红旗街市场、全安市场、光复路市场、青云街市场……调查人员走遍了长春市每一个卖肉的场所，所有的卖肉人都查了，然而没有一个卖肉人是在买房子的。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买房子的人就在卖肉人当中，怎么没有哇？怪哉！能不能有漏下的卖肉人没查到，各区段的调查人员都保证没有漏下一个。那么是对卖肉人调查的不细，没有反映出那个买房人？也不能呀，我们都是间接、互相印证的方法调查的。王英杰的父母提供这一情况时也说是卖肉人呀，那问题出在哪儿呢？侦察人员进行着讨论。

卖肉人卖肉的来源是送肉人，送肉人不也是在卖肉吗？对送肉人的提法，多数人也会说成是卖肉的或者说是捣动肉的。

对，卖肉的，送肉的，在说法上有区别，在工作上送肉的也是我们工作范围。

新的调查工作又开始了。

对每一个卖肉人进行调查，由谁给他们送肉，有没有提到要买房子的。

近埠街市场的所有的送肉人查清了，红旗街市场的送肉人也查过了，全安市场的送肉人又否掉了……十个、二十个市场的送肉人也都被排除了。

永安市场调查送肉人的工作有了好消息，查到了认识王英杰，又要买房子的那个人。

短兵相接的审查开始了。

“你认识王英杰吗？”“认识。”“你要买他们家的房子吗？”“是的”，这些他直言不讳，大胆承认，综合审查，他也不是犯罪分子。

四条线的工作做完了，所有的线索查尽了，然而犯罪分子的踪影皆无，同志们看到案件处于卡壳的状态，焦急的心情油然而生。

指挥部面对这种情况，决定召集各路人马，对案件重新确诊。

“大家把各条线的工作情况谈一下。”王永林局长吩咐着。

“摸底的情况，凡是摸上来的人，我们都复查了，不会漏掉犯罪分子。”摸底组的负责人肯定了摸底工作的情况。

“我们控制金银首饰销赃场所中，也没有发现新情况。”控制组的同志说。

“我们排查重点人组，对上来的对象已经过了好几遍筛子了，不会出现问题。”

“我们查接触王英杰关系工作，凡是需要做工作的都做了，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对象。”

“我看，各条线的工作做得都很扎实，上来的这些对象、线索都不会出现漏洞，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犯罪分子？原因是犯罪分子没有纳进我们的侦察视线之内。请同志们发表看法。”王永林局长说。

会场上一下热闹起来了，尖锐的提法一个接着一个。

是不是案件性质定错了？

是不是我们划定的工作范围窄了？

是不是……

“崔大队长，你谈谈看法好吗？”每当侦破工作进入最困难的时候，王永林局长都要听听这位老侦察员的意见。

“我认为，这起案件在性质上、方向上、范围上、对象上都没有划错。至于案犯没入网，症结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到家，现在做的工作都是浮在面上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更隐蔽的东西还没有去做。我想这次会议，应该在统一认识上下功夫，如何把深层次的工作开展起来。”

“说得对，我同意你的看法。”王永林局长赞同的说。

“同志们，这起案件的关键就是杀害王英杰夫妇；而杀害王英杰的犯罪分子和王英杰非常熟悉，要实现抢劫张永刚，又怕暴露，进而杀害王家夫妇灭口。我们统一认识，就要认识到这一点。方才，崔大队长讲了，要向深层次要犯罪分子，我看，王英杰的父母、亲属已经再也提供不出来多少人了。但是与王英杰有关系的人我们还没查全，特别是间接关系的还没查出几个。王英杰夫妇已经死了，再不会提供情况了，怎么办？应该把那些有劣迹、违法犯罪人员，直接、间接与王英杰熟悉的人当做突破口，从他们的嘴里发现犯罪分子。”

五、曲线侦查，魔影显现

新的调查工作紧紧地围绕着与王英杰有间接关系的人开展起来了。

从何入手？指挥部再三商量，确定了具体工作方法，就是由近及远，从近期与王英杰频繁接触、关系密切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身上查起。

人活着的时候，可以讲清楚，可以为侦察工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可王英杰死了，他不能讲了，要查清与他有间接关系的人，谈何容易。调查人员深深知道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又有几个线索上来了，侦察员都看中了刘军、唐玉勇这两个有劣迹的对象。

案发前，刘军与王英杰接触过，关系比较密切。刘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受过公安机关的处理。

寻找刘军，家里没有，街道不掌握，下落不明。这时宽城区公安分局听到专案组查刘军，主动提供了刘军因强奸已被他们收审。

外围调查的情况，证实了刘军不是杀害王英杰夫妇和赵庆梅的凶手。发案时他已被收审，而且个头、长相与犯罪分子都不吻合，他被排除了。

“不能放过他，他和王英杰关系密切，来往频繁，一定知道还有谁与王英杰有关系，这些人提供出来的对象，都会是我们不掌握的对象，而且这些人最为复杂，有可能犯罪分子就在这里面。”王永林局长告诉负责查刘军的侦察员。

“好，我们提审刘军。”

在宽城区收审所里，刘军被带了进来，只见他漫不经

心，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审讯室里的那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醒目条幅，他不屑一顾。从表情上看，似乎这一政策与他无关。审讯人员看到他那样子，也是个和公安局打交道的老手。

端坐在审讯桌前的侦察员开口问道：“你因为什么被抓进来？”

刘军答道：“今年8月7日，我和唐玉勇劫了一个女的。”

“不对，你不要避重就轻，是你们俩轮奸了那个女青年，想耍滑头，狡辩，这不可能！”审讯人员当头一棒，震住了刘军。

“你把犯罪过程讲一下。”审讯人员继续问道。

“我已经说了多少次了，还问我干什么。”刘军狡黠的推塞着，深怕哪句话说露了馅了，被审讯人员抓住破绽。

审讯人员抓住刘军的心理，又逼问道：“案子不交待清楚，你能混过去吗？”

刘军知道提审人员的用意，按照原先交待的说法，讲述了8月7日晚，和唐玉勇俩持自制枪支，劫住一个女的，将其轮奸，并用枪打了这个女的男朋友。然后口口声声表白自己，再也没有别的问题了。

第一回合就这样结束了。

参加审讯的侦察员看到刘军就案摆案，其他情况一概不讲，这里一定还有原因。要撬开这种人的嘴，让他提供情况，必须有证据。从证据入手，迫使他缴械投降，他们暗暗的下了决心。

再审讯唐玉勇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结果他与刘军的供述一致，其他情况他一概不知。

审讯也没有突破，反而僵局了。一个机灵的侦察员提出：

“刘军、唐玉勇8月7日持枪劫持女青年轮奸，咱们管内西郊8月6日还发生一起轮奸女青年，杀人的案件，你忘了，现场还留下一个枪扳机呢！”

“对呀，8月6日，8月7日，相隔一天，又都是二个人轮奸，又都用枪支威胁、行凶，二起案件如出一辙。”另一个侦察员附合着说。

应该并案侦察，看看这两起案件是不是一伙所为。对，两起案件的作案工具都是枪支，8月6日的案件中，现场留下的枪扳机，与8月7日案件做案时使用的枪支对比一下，便可分晓，好主意，几位侦察员不谋而合的说。

宽城公安局把刘军的枪支拿了出来，也巧，枪扳机缺了一块。侦察人员又把8月6日案件现场遗留的枪板击拿来比对，太好了，完全吻合，是一支完整的枪支。技术人员对枪支的用料成份化验，断折部分比对，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枪支、扳机同属于一支枪。

证实了，侦察员们奔走相告：“咱们区西郊发生的轮奸杀人案告破了。”

指挥部对这一喜讯又做了新的部署。刘军、唐玉勇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不交待8月6日的轮奸杀人案是想蒙混过关，是个老奸巨猾的犯罪分子，在他嘴里，他身上一定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情况。侦察人员推断着，给他下了一个结论。

“撬开他的嘴，从精神上先压垮刘、唐二犯。为利于工作，把刘、唐二犯押到朝阳区收审所审查。”指挥部做出了决定。

侦察人员来到宽城区收审所，从监狱里将刘军提出来，多次被提审的刘军习以为常了。没曾想，侦察人员告诉他：

“把你的行李拿着，今天给你换个地方。”

刘军惊愕了，心里忐忑不安的卷着行李，盘算着：“到新的地方怎么办？”

朝阳区收审所里，刘军面对这新的环境，沉思不语。

侦察人员单刀直入的讲：“把你从宽城调到朝阳，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刘军答道。

“你知道，还想装糊涂，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打击，纯粹是痴心妄想。”提审人员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那你们说，我在朝阳区 有案 子？”刘 军试 探着反问到，想摸清提审人员的真正意图。

“对，你在朝阳区有案子，而且是一起大案，是让我们告诉你，还是你自己坦白，只能说明你的态度。”提审人员警告着。

“我在朝阳真的没有案子，你们放心吧，不信你们可以查呀。”刘军抵抗着回答说。

“你还装什么蒜，8月6日，你干 了些 什 么？你 还不清楚。你抵赖不掉，杀人、轮奸是谁 干的？刘 军，先 点 给一个，我们是凭证据说话的。”这一棒打得刘军晕头转向。

“我没有案子，就是没有案子，有 证 据你 们 就认定好了。”刘军仍然坚持着。

“他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拒不交待，这很正常。交待了杀人，轮奸的案子，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他顽抗，合乎情理。这是他怕他罪上加罪，只有改变他这种心理，他才会缴械投降。”王永林局长提示着参加提审的侦察员。

“我看不能硬攻，这样会僵持不下，我们审讯工作要旁敲侧击，迫使他 讲 清 可 能谁与杀害王英杰夫妇的人有关。

他的案子可以认定。大家注意到没有，8月6日的案件，犯罪分子是两个人，一个大个，一个小个，大个的显然是刘军，那个小个是谁，我们一定要挖出来。怎么挖，我想，刘军目前的心理，是怕。他怕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但是也有对我们审讯工作有利条件，任何犯罪的人，在犯罪后都有想减轻罪责的心理。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环节，迫使刘军交待。”王永林局长向侦察人员强调着。

“突审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个小个子身上。这个小个子与杀害王英杰夫妇的案件有许多相同之处。

一是手段凶残。在王英杰、赵庆梅两起案件上，犯罪分子杀害三人，就连六个月的婴儿还不放过。8月6日案件，犯罪分子为了达到强奸的目的，也致人死地。

二是体貌特征相同。在杀害赵庆梅时，目击者证实的犯罪分子是个小个，而且都是持刀行凶。

三是那个小个与赵庆梅案件有接触关系。刘军与那个小个结伙作案，说明他俩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刘军又与王英杰有关系，这个小个能否通过刘军认识王英杰，掌握赵庆梅家的情况，因而杀害王家夫妇，抢劫赵家。”

一席话，受到侦察人员的异口同声的赞同。

王局长接着说，“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是让刘军开口，供出他的同案犯，那个小个，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崔大队长接着说：“要让刘军开口，需要讲究策略，讲究艺术；我建议组成突审刘军审讯组，制定审讯方案，拿下刘军口供。”

“对，就这么办。”王局长等人赞同的说道。

10月31日，审讯组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了突审方案。

“刘军，今天不让你交待8月6日案件的犯罪过程行吗？”审讯人员开口问道。

“行。”刘军机械的答应道。马上他意识到说走了嘴，反问道：“什么8月6日的案件？”

“你还抱有侥幸心理吗，简直想顽抗到底。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的枪扳机，铁证如山还想抵赖。”

刘军耷拉着脑袋，偷偷地看了看摆在他面前的枪扳机，心想这下是逃脱不掉了。

“刘军，前面和你说了，不让你交待8月6日案件的犯罪过程，你知道这是给你的一次坦白的机会吗？为什么给你这次机会，因为8月6日的案件；你虽然是同案犯，但你不是主要凶手，是从犯，难道你要承担主要凶手的责任吗？”

刘军被驯服了，他点了点头，知道错过这次机会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刘军万万没有想到，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比让他交待8月6日案件还厉害。

刘军沉默着，思忖着，“你到底说不说。”审讯人员针对他顾虑重重的心理状态，逼问着。

“我说，我说。”刘军无可奈何地讲道：“8月6日的案子是我干的，那个主谋、你们要的小个子是卢时安。8月6日卢时安约我到西郊看看，我和他带着自制枪支，正好碰上一对谈恋爱的，干了强奸的案子，为了使那两个人不能反应出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便动刀杀人灭口。”

审讯人员抓住不放，继续审问道：“你和王英杰认识不？”

“认识”。

“卢时安和王英杰认识不？”

"认识。"

"怎么认识的？"

"卢时安是通过我认识王英杰的，我领卢时安到过王英杰的家。"

"你知道青云街派出所那个集市发生的案子吗？"

"听说了。"

"你对那起案子有什么看法？"

"我想，那起案子很象卢时安干的。因为前些日子，我和卢时安踩过点，想抢那家，听说那家相当有钱，是个个体户。"

刘军开口了，并提出一个有份量的重要线索。

指挥部对这条线索十分重视，为证实刘军所提供情况的准确性，王永林局长、闻立芳副局长亲自来到收审所，提审刘军，验证他所提出情况的准确性，可靠程度。

王永林局长、闻立芳副局长提审刘军后，明确的提出，刘军提供的情况，真实可信。卢时安杀害王英杰夫妇，赵庆梅的案子极大可能是他干的，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六、夜进黄龙府

案情有了重大进展，这一消息传到了侦破小组的每一个人的耳里。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做为侦察人员都明白，每一个线索在侦破案中的份量。

决战的时刻到了，侦破小组的全体干警，期待着下步工作的任务。多少天的疲劳、多少天的奔波，现在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王永林局长、崔英杰副大队长、闻立芳副局长等领导同志对缉捕工作进行着细致的分析。

“现在看，卢时安是杀害王英杰夫妇，赵庆梅的凶手无疑。目前，我们应当迅速查清卢时安的一切情况，搜集证据和他现在的下落，然后收网。”

摩托车、警车载着侦察人员呼啸而去。

“查清了。”侦察人员急匆匆的跑进来，向指挥部领导报告着。

“卢时安，30岁，住宽城区西三条管内，无业，1978年因抢劫、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8年1月被提前两年释放。”

“卢时安为人奸诈，接触关系复杂，且心狠手毒。现在他不在长春，10月30日中午已与其母亲去农安县三盛玉乡姨家串门。”

“好，立即缉捕卢时安归案。”王局长下达了命令。“在缉捕工作上不能打草惊蛇，让他逃跑。再给农安县公安局打个电话，请他们配合缉捕行动，缉捕时间要在深夜进行。在缉捕前，不要以公安人员的身份出现，抓他个措手不及，要做好缉捕前的准备工作，防备不测。卢时安要是杀害王英杰夫妇和赵庆梅的案犯，那就是几条人命的要犯，他必然草木皆兵，是个惊弓之鸟，因此在缉捕前，对其姨家房前屋后都要做好控制工作，防止其破斧沉舟。”

指挥部的几位领导分别对缉捕工作发表了意见。

“我带队前去。”闻局长站了起来要求着。

“老将亲自出征，你可要知道，你是快60的人了。”崔大队长关心的说。

太阳已经西沉了，北方的冬季，一过四、五点钟，就已经黑蒙蒙了。警车在长春至农安的公路上疾驶着。

农安县公安局接到电话后，立即调集了警力，做好了各

项工作准备。

两路人马会齐，互相交换了情况，商议了具体擒敌方案。

农安县是一座美丽富饶、风景秀丽的古城，昔日还是辽代的黄龙府。曾大兴过土木，修筑城郭，布设市政，统辖过五州三县。

夜黑沉沉，两路人马乘着月色，悄悄的向三盛玉乡——卢时安的姨家挺进。

到了，领路的侦察员告诉司机。车灯熄灭了，侦察员轻轻的下了车，趁着夜色，直扑卢时安的姨家。

闻立芳副局长观察了卢时安姨家的居住情况后，下达了一组守候在室外，二组进入室内的命令。

嘭、嘭、嘭，敲门声惊醒了房主，“谁呀？”室内传出了问话。

“我呀。”村干部答应着，“快开门吧，乡里来查电了。”

灯亮了，室内传出了主人的脚步声，随后门吱的一声开了。按照分工，侦察人员迅速分赴到自己的岗位，搜索着卢时安的下落。

“噢，你家里有客人呀。”侦察员提问道。

“对，是我长春的姐姐和外甥。”侦察员顺着炕上躺着人的位置，看了看，只见炕梢有个人把被往上蒙了一下。

“让他起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侦察员催促着。

卢时安被叫了起来，他装出没睡醒的样子，磨磨蹭蹭的穿着衣服，眼光偷偷地瞟着这些不速之客。并趁我公安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将一个红纸包递给了他的母亲。

卢时安的一举一动，都被暗中监视的侦察员掌握着。一

个侦察员迅速上前将红纸包要了过来，打开一看正是赵庆梅所佩戴的金首饰。案犯是他无疑，侦察人员更坚定了信心。

闻立芳副局长面对这种情况，立刻决定，将卢时安带到三盛玉乡派出所，连夜突击审讯，不给他喘息之机。

三盛玉乡派出所里，灯火通明，卢时安低着头。

“东西哪来的？”侦察人员厉声问道。卢时安支吾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卢时安，我们是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的，到这来是专门逮捕你。你现在该知道是为什么吧！”

卢时安心里七上八下，金首饰被人拿了去，他们还是朝阳区公安分局的，这下可完了，头上豆大的汗珠沁了出来。

七、罪行始末

杀害王英杰夫妇、赵庆梅的案件告破，凶手已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长春电视台向全市人民发出了这一特大喜讯，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卢时安被公安干警押解的场面。

一场轰动春城的大案，当初是人人自卫，现在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扬眉吐气。赞许着公安干警为民除了一害。

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

侦察人员在欢庆胜利之余，看出卢时安不是一般犯罪分子，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行为，我们要趁热打铁，挤干挖净余罪，尽快交法律部门审理。

厚厚的卷宗形成了，一个狡猾多端的犯罪分子在大智大勇的公安人员面前彻底缴械投降了。各种犯罪终于大白于天下，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

请看他的罪行供述——

9月份我听刘军说：“他的朋友王英杰家邻居是个开饭

店的，家里很有钱。”我俩经过合谋，对赵庆梅家进行了踩点，了解了他家的情况，有一天由于他家人多没抢成。这时刘军被人抓去了，我便决定自己去抢。9月19日来到王英杰家，以帮他修温水炉为由，在干活时我顺便打听了赵庆梅家的情况，王英杰反问我：‘你想抢他家呀！’我一听吓坏了，若是作案后，王英杰一定会把我暴露出来，必须先把王英杰干掉。趁王英杰不备的时候，拿起安装温水炉用的管钳子猛击王英杰的头部，我看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床上。心想打死他还不行，必须还得把他媳妇干掉，因为他媳妇知道我来修温水炉，必须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这样我抽着烟，等待着王英杰媳妇的回来。下午1点多，王英杰的妻子姜立波回来了，进屋后，我死死的掐住她的脖子，看她没气了，我就把她强奸了，也放到了床上，用被蒙住。搬出他家的液化气罐，我原想再到赵庆梅家行抢，行抢后回来纵火焚尸，破坏现场，给公安人员造成失火而烧死的假象。由于人多，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就走了。

9月20日，我穿着姜立波的风衣，到赵庆梅家附近窥视，因没机会，我没下手。

9月21日上午，我又到赵庆梅家附近观察着，见他家人都走了，估计屋里顶多有一、两个人，我便持刀闯了进去，逼迫赵庆梅拿钱，赵不从，我将她刺死，拖到床上，这时小孩哭叫，我又给了他一刀，然后用被把俩人蒙上，抢下赵庆梅身上佩戴的金首饰。正想找钱，听到走廊里来人了，我想收拾掉他，没成想叫他跑了。我怕市场人多抓住我，赶紧追门口的一个人，跑出胡同，我搭了一个出租车跑了。

在这起案件之前，8月6日，我和刘军还用刀捅了谈恋爱的两个人，之后把女的强奸了。现在谈对象的都有不轨行

为，我俩冒充民警进行检查，好抢劫钱财，谁知这一男一女不顺从，用刀和枪把那个男的打倒在地，不动后，我俩轮奸了那个女的之后就跑了。

这之前，我还和刘军预谋抢劫个有钱的，听说西安桥头有个房子里，住着南方来卖豆腐的哥仨，一定很有钱。这样我们决定在半夜动手，我俩进屋后，怕抢劫时被发现，干脆用刀杀死他们。当我们在杀第二个的时候，第三个人醒了，起来与我们搏斗，搏斗中没曾想他跳窗户跑了，边跑边呼喊，这样我们没敢久留，也没抢成。

卢时安站在铁窗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明白了，这次进来很快还会出去的，去向不是阳间，而是阴间。

检察官、法官按照从重从快，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原则，高效率、快节奏的履行着他们的职责。

仅仅14天，起诉、批捕、复核、审判等一系列法律程序结束了，法官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书。

12月14日，检察官、法官将卢时安提出监号，验明正身，宣布执行死刑的命令。

谁是杀手

沙里

一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冬日的傍晚，太阳在西边的山顶上停了一会儿就渐渐地沉了下去，于是刚才还有些耀眼的云彩，很快地就失去了晚霞的灿烂，象几块破旧的抹布被谁扔在了天上。

没有风，大地被灰沉沉的尘雾所笼罩着，象每一个工业化的城市一样，每发展一步它的空气也随之恶化一步，城市的边缘大体上都是垃圾的边缘，许多精美的物质在市中心消化之后便成了肮脏的、不值钱的东西在这里倾泄。

几乎所有的垃圾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藏污纳垢的同时，也埋藏着许多精采的故事，一封破旧的信件或一张残缺的纸条，很可能就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的片断，也可能记载着一个肮脏的交易。

北京城外的垃圾站不是废旧物品的最后去处，大约别的城市也是这样。你总能在这些地方看到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推着小车或背着破筐，相当认真地蹲在垃圾山上，在挖掘破铜烂铁或瓶瓶罐罐，那种认真的程度绝不亚于文史专家在发掘古墓，不过前者在挖掘眼前的实惠，后者却在挖掘历史。

一个老头用耙子用力地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刨到了一块肉，他嘴里骂了一句，又用力刨了一下，耙子却怎么也拽不下来，他弯下腰，刚要用脚去踩，借着朦胧的夜色，他突然全身都哆嗦了一下，立刻撕心裂肺般地喊了一声："人腿！……"

实实在在的，这是一条人腿！

于是，这里面埋葬的故事开始了。这一天是1988年11月3日。

二

符英华和王建国带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已是当天夜里9点40分。他们到的时候，海淀分局的同志已在现场。

大家立刻一齐动手，顺着人腿往上扒土，一会儿就彻底地把这具尸体扒了出来——这基本是一具骨架了，只有很少的肉在尸体上连着。

符英华仔细地看了一下骨架："是女人的。"

王建国点点头表示赞同，其它人凑了过来看看，也表示赞同。

现场继续侦查的结果，发现女人穿的衣服已腐烂不堪，没有颜色。还有一块蓝色的确良女式裤布和一块类似豆包布的东西。

尸体装上车以后，海淀分局的刑警队长大王看着符英华和王建国："符大队长，王队长，到我们那儿去吧？"

符英华点点头，又继续绕着垃圾山转了两圈，这才和大王到了海淀分局。

下了车，大家立刻直奔会议室开会研究。对于女尸不是自杀而是被害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异议，但对于垃圾场是不是

犯罪第一现场，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女尸是本市人，那么可能不是第一现场，是奸情？是谋财害命？都可能导致杀人，在别处杀人运到此地用垃圾再埋起来，不能说罪犯是个笨主意，因为垃圾场几乎月月都在扩大。当然，如果尸体发现地不是犯罪第一现场，那么罪犯肯定具有运输工具，在垃圾场，任何时间去车，都不可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怀疑。

另一种意见则大同小异，首先设想尸体如果是拣垃圾的，那么则可能是第一现场，拣垃圾的人外地人多，年轻女人也不少，如果因奸或因财杀人而就地掩埋，也是非常可能的。

刑警们一边分析一边争论，一边争论一边抽烟。符英华不抽烟，也不反对别人抽，所以一个多小时过去，会议室早已是烟雾弥漫。

很快，法医鉴定的结果被送了过来：女尸，30岁左右，身高1.62米，营养情况良好，死亡时间至少一年以上……

刑警们安静了下来，听王建国分析案情：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第一现场，因为：第一，如果是第一现场，垃圾堆离附近的居民楼很近，要是强奸杀人，在事发时就很容易被人发现，况且，这地方几乎夜里也有人走动，杀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二，死者的营养情况良好，可以排除掉是拣垃圾的。”

王建国的这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死者既然是被害，现场又不是第一现场，那么，很可能死者就是别处的人，或者凶手就是垃圾站附近的人，在家里害死人，晚上或夜里把人埋在垃圾场，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我的意见是从查尸源开始，首先在全市范围内查，特别是

30岁左右的女人走失情况，根据法医提供的意见，死者死亡时间在一年以上，那我们的重点就应该在87年下半年和88年上半年查找……”

有人插了一句：“要是没有怎么办？”

“我还没有说完嘛！”王建国有些不满意地看了那人一眼，“在查找的同时分两步走，一方面在各分局查，一方面在现场周围查，我们完全可以深入到拣破烂的人里面去调查嘛！”

王建国说完，烟也吸到了头，他使劲儿把烟头在灰缸里揿了一下，灭了。

符英华看着大王：“你说说。”

“我说几句！”大王向四下看了看，说道：“我看王队长说得很有道理，两步同时走！这个案子发生在海淀红旗村附近，理所当然地，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市大队行动。所以现场周围的情况调查，由我们负责。海淀区内的人口走失情况，也由我们负责。我们一定尽快地把情况结果弄上来。”

按照案情的分析，符英华立刻通知石景山、门头沟、昌平等几个分局，请他们协助查找人口走失情况。

三

两天以后，各分局关于走失人口的情况报了上来，然而都没有什么价值，在87年下半年到88年上半年走失的人口中，不是老太太就是小姑娘，唯一的一个中年妇女，身高1.56米，这显然不是死者。

王建国头埋在卷宗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符英华走了进来，看着卷宗问他：“都齐了吗？”

“还差石景山。”

符英华皱了一下眉："问问他们，怎么回事？"

一句话没说完，电话响了，符英华抄起了电话："喂！"

电话："我是石景山刑警队，请找一下符大队长！"

"我就是！你们那儿有情况没有？"

"有！有！你们快来！"

石景山分局给他们提供的情况极有价值：张春青，女，29岁，身高1.60米左右，家住石景山区八角村后街，于1987年年12月24日走失……

"好极了！"

王建国看着张春青的照片，真佩服技术科画像的那个小杨，他照着骨头画的像，简直就是这张照片的翻版：张春青，大眼睛，双眼皮，鹅蛋形的脸庞，皮肤白皙，一头浓黑的披肩发……

"坐，坐，"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李副队长一边热情地请王建国坐下，一边忙着给他泡茶，"本来昨天就应该给你们报上去，可我看张春青跟你们提供的情况太接近，就到她家去了一趟，找了这张照片，怎么样？有价值吗？"

"太有了！你跟我说一下详细情况。"

"我们对张春青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多，去年他丈夫汪曾甫曾到我们这儿报告过他爱人走失情况，说昨天也就是87年12月24日早晨7点钟左右，家里来了一个骑车的小伙子，自称是张父亲单位的，说她父亲突然有病，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让她马上去，张春青就跟着那小伙子出去了，外出后一直未归，直到今天。"

"哦？"王建国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张春青是哪个单位的？"

“首钢炼钢厂。”

“她爱人呢？”

“燕化工人。”

“那张春青父亲呢？”

“在八大处食堂工作。是临时补差的。”

“张春青出走的当天，她丈夫在不在家？”

“好象不在。”

王建国立刻沉思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话：“从八角村到309医院，是不是一定要经过红旗村？”

李副队长想了想，立刻肯定地点点头：“一定，不管是坐公共汽车还是坐那个小伙子的自行车，肯定要经过红旗村，中途没有捷径！”

看来有戏！红旗村边上垃圾堆里的死尸与张春青相符，张春青走失的时间也与那具尸体的死亡时间接近，那么，死者是不是张春青呢？

四

张春青丈夫汪曾甫提供的材料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听他们单元内与他家对门的一个老太太说的。

老太太提供的材料与汪曾甫说的差不多，只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那小伙子穿了一件绿上衣；第二，事情发生在汪曾甫上班后的一个多小时。

“大妈，这都是您亲眼看见的吗？”

“是啊。”老太太是“小脚侦缉队”的，所以说起话来都透着一股警惕性！“我每天5点多起来锻炼身体，那天我起来没多会儿汪曾甫就起来了，说是去上班，还跟我说了几句话呢。后来那小伙子就来了，跟我打听张春青家，我正要盘

问他的时候，张春青正好出来，就问他是谁，那小伙子说是她父亲单位的，她父亲有了病，住309医院，让她快去，就这么着，俩人又进了屋，一会儿又一起出来，一起走了。”

您看见那小伙子骑着车呢吗？”

“骑着呢。28车！”

“什么牌的您看见了吗？”

“哟！这可没看见。不过我看那小伙子好象不是北京人，听说话象是河北的。”

“您跟他们家住对门，您觉得这两口子关系怎么样？”

“不怎么样！”老太太撇了一下嘴，向窗外看了看才小声告诉王建国：“那女的，破鞋！要不怎么老打架呢。那女的在首钢，逮着谁和谁睡，不信您到首钢打听去，全知道。”

“那么张春青出走前他们的关系怎么样？还是不好？”

“不！”老太太摆了一下手：“前三月就好了，好了以后就没听他们吵过。我看这里头有过节儿！”

从老太太家里出来，王建国和李副队长又到了首钢的一个工厂，找到了她的原单位行政科。那个胖科长一看来俩警察就毛了，以至给他们倒水的时候水直往外洒。

李副队长开门见山：“我是咱们区分局刑警队的，这位是二处的王队长。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了解一下张春青的情况，您能不能谈一下？”

胖科长立刻连连点头：“可以，可以，张春青是我们科的勤杂工，她是87年初来的，也就是一年多，不到两年。这个同志呢，工作还是不错的……人比较漂亮，也热情，能干，性格比较开朗。不过呢……”

“不过什么？”王建国问他。

“这个同志作风不太检点，据说与几个人都有肉体关系。不过这只是听说，而且是在前些时候的事，到我们科来了以后，就没听人说过。”

“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和她接触比较密切的人？”

“哎呀！”胖科长一脸难色：“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不好瞎说的！那些人要是知道是我说的还不揍死我！不过你们可以问问她的丈夫汪曾甫，凡是和张春青有过关系的人他都知道的！据说他为这件事到厂里来过几次，都找那些人谈过。”

五

在张春青父亲家调查的结果是毫无所获，她那69岁的老父亲张得贵，对她那个不检点的女儿一提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一口咬定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女儿。

于是，符英华和王建国等人又到燕山化工厂北化建工区对汪曾甫进行调查。案发五天以来，他们还没有对汪曾甫进行过正面调查。

他们先到了厂办公室，厂办主任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立刻把汪曾甫的工段长用电话叫了过来，工段长个子不高，大眼睛，薄嘴唇，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健谈的人。

工段长接过王建国递过去的烟，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便立刻侃了起来，因为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毫无顾忌：“要说汪曾甫这个人，确实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他的人缘儿特好，上班的时候从不迟到早退，他还是我们段的先进生产者呢！”

“您能不能想一想，去年12月24日，汪曾甫上班了没有？”

符英华突然打断了工段长，问他。

“去年……”工段长仔细想了一下，“上了，肯定上了！因为去年12月他一天工没欠，拿了全段的最高全勤奖，这我印象非常清楚，没问题！”

“在你们工段，他和女工的关系怎么样？”王建国问他。

“和我们工段的女工关系都很正常，没有人反映。就是和医务室的医生狄琳关系比较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至于有没有其它的关系，不好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狄琳和她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俩人早已分居，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你们可以问问医务室的人，一问就知道。”

工段长走了之后，符英华和王建国又调查了几个人，基本情况与工段长说的相符，狄琳与汪曾甫关系密切，狄在单位不止一次地流露过离婚后非嫁汪不可。在她的作用下，汪与张春青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后来，在别人的劝导下，在张春青走失之前，他们夫妻感情已合好。两个人的关系的改善会不会是一种掩饰呢？狄的“离婚后非嫁汪不可”并非随意流露，其中非有过节不可，这过节与张春青被杀有没有联系？弄清这些疑问必须找汪曾甫。

于是开始传讯汪曾甫。

汪曾甫，中等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强壮的人。皮肤虽然稍黑，但因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显得文质彬彬。

当王建国把张春青已死亡的消息告诉他后，他显得非常激动和悲痛，过了半天才平静了下来。他说他想到了她可能会死的，因为他绝不相信她会出走这么长时间。他说他曾经到公安局去报过案，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公安局也只好备了案。

在谈话过程中，符英华和王建国了解到，张春青在首钢炼钢厂工作的时候，作风不太检点，先后同几个男人有过性关系。她本人性格有些大大咧咧，所以那几个男人就勾引她。就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他和张的感情才急剧恶化。为了挽救这个家庭，也正是由于他还爱着张，他曾几次亲自到首钢，去找那些人谈过话，那些人承认了确实和张有过关系，并表示今后绝不和张来往，他才又和张深谈了一次，从此之后，俩人的感情又逐步恢复，直到她失踪。

“在我们好了之后，她父亲曾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那上面写的全是我爱人在首钢和别人胡搞的事情，有根有据，有名有姓。她父亲看了信之后，大怒，立刻跑到我们家，把她大骂了一顿，从此就再也不认她这个女儿。”

王曾甫说到这儿，抽起了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这个情况显然非常重要，符英华和王建国交换了一下眼色，符英华问道：“你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

汪曾甫摇摇头：“不知道。”

“你爱人知道吗？”

“她也不知道。她跟我说过，这些事不是知己绝不知道。”

“她跟你说过这些事吗？”

“说过。”

“你和别人说过吗？”

符英华突然问了一句。

“没……”汪曾甫哆嗦了一下，不太坚定的回答。

“真的没说过？”

“没说过……”

“你和医务室的狄琳是什么关系？”

符英华沉下脸，加重了口气问他。

汪曾甫立刻慌了，在符英华和王建国的追问之下，他终于承认了和狄琳有着长期肉体关系，但这种关系最初只是为了报复张春青，并且他也曾经把张的那些事告诉过狄琳。

于是立刻传讯狄琳，但是无论怎样追问，狄琳都守口如瓶，一言不发。

看来本案到此已初见端倪，不是汪曾甫所为就是狄琳所为，或者，是二人共同作案。

六

继续在首钢公司调查的结果证明，本案与那几个曾经和张春青好过的人无关。因为事发的当天，那几个人全部上班，首钢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一查考勤簿就全知道。

那封留在张春青父亲家里的匿名信，也已经找到，并且用秘密手段采集了汪与狄二人的笔迹，一同送到市局技术科进行笔迹鉴定。

最有参考价值的证据是，狄琳家就在红旗村附近的宿舍楼内，那里离垃圾场只有几百米之间的距离。

狄琳单位的群众反映，狄去年穿过一条的确良蓝裤，后来就再也没穿过。

在垃圾场张春青尸体旁发现的那块“豆包布”，已得出技术鉴定，正是一块医用纱布，而接触这种布的，当然狄琳有的是机会。

1987年12月24日那天，汪曾甫确实是清晨5点离开的家，6点钟到石景山坐的班车，这已有十几个人证明。对于那天大家记忆犹新，因为6点钟的时候在石景山曾发生过一次车

祸。

汪曾甫是否是幕后策划者？大量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他与妻子的和好是真心的，因为他受不了狄的颐指气使。于是与狄便很少来往，这样，就使狄仇恨起了张春青，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非杀了她不可！"

很快，对那封匿名信的笔迹得出了结论，尽管做了伪装，但完全可以肯定，是狄琳所为。

符英华立刻决定，对狄琳进行秘密搜查。

结果在她家的抽屉里，发现了死者的一块手表。在其卧室的被子上，发现了死者的血迹。

本案至此已真相大白。

双手已戴上了手铐的狄琳，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交待了全部罪行：

"因为我和我丈夫的关系不好，就使我产生了和别人好的念头。后来，有一次汪曾甫到医务室来看病，我们就好上了……。我们把饭打到一起去吃，中午在医务室吃，吃完后就发生性关系……，但后来他突然对我不好了，我就以为是张春青从中作梗，便给她家写了一封匿名信，但没起作用……

"这使我特别恨她，一心想杀了她。87年12月22日，我在河北武强县老家的一个侄子正好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事，共同制定了计划。第三天，我侄子按照计划去找她，说她父亲病重，住在309医院，这样就把她骗了出来……

"走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侄子装作上厕所，我走了出来，象是无意中碰到张似的，因为我们以前见过几面，她不知道我和汪的关系，在我热情的邀请下，她跟着我进了我家，一进门我就用刀砍她，并用我的裤子把她闷死，放在了床

下。夜里，由我侄子借来了一辆小推车，把她的尸体推到了垃圾场上埋了起来……”

狄琳说到这儿的时候，又黑又黄的脸上不停地抽搐了起来，深深地低下了头。

狄琳被押了出去。符英华和王建国对视了一眼，尽管本案已破，俩个人的心情却谁也不轻松，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桑塔纳，你从何处来

尹景军

一

对于李平来说，1989年春暖花开的4月是他最惬意、最舒心、最痛快的日子了。他这个平顶山车站储蓄所的司机，在东跑西颠办公事的同时做些自己的生意似乎越来越顺溜，投进的“小本”很快变成大把的钞票流进自己的腰包。当然，更让他乐不可支的是他竟只用8万元便买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他这个已经和方向盘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司机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油水。望着那辆闪着油光，亮可鉴人的轿车，李平似乎看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人民币。

也许正应了“乐极生悲”这句老话，李平很快便由惬意变为疑虑，由疑虑变为担忧，到1989年5月初，三位公安人员找上门来，在认真询问购买桑塔纳的详细过程之后，严正指出轿车是罪犯所偷窃，此时的李平已由担忧变为恐惧和沮丧了。

这三位公安人员是平顶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杨健和侦察员林明江、张金平。

时间追溯到四个月以前的1988年12月10日，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平顶山市农委办公室刘主任给司机吴海江下达任务：后天，即下星期一上午8点接农委主

任去参加会议。星期一上午 8 点30分，焦急万分的农委主任打来电话责问刘主任，为何还不派车来？！惶惶然的主任连忙另派车前去，脑子里却在想：吴海江哪里去了？

吴海江并没有走失，9 点多钟，他姗姗而来，迎面便碰见怒气冲冲的刘主任。当他得知事情原委，又见自己那辆心爱的桑塔纳果然不见了踪影，脑门上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脸也旋即变得煞白。

价值将近20万元的轿车不翼而飞，平顶山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任务自然落在刑侦大队。

轿车丢的太蹊跷了。

据刘主任谈：星期六下午 5 点还见桑塔纳停在门外广场上，晚 8 点他来单位办事便不见了桑塔纳，心想可能是吴海江开走了，也没在意。

司机吴海江说：星期六他接到派车通知后还特意加了30公升的油。下午5点骑车回家，本想星期一提前到单位开车，谁知孩子得了急病，忙乎到 9 点才上班。

侦察员们虽心存疑窦，但经过调查，吴海江所言属实，况此人系中共党员，平时老实本分，兢兢业业，桑塔纳丢失后，他丢魂落魄，如丧考妣，实不象奸诈伪猾之人。

那么，窃贼是谁呢？

按照吴、刘二人所叙，桑塔纳轿车应是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 8 点被盗。市农委地处市区中心，热闹繁华，人车如鲫，谁如此胆大，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偷走轿车呢？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现场的案件，收集到的线索又少得可怜。平顶山市公安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刘全志和刑侦大队长们命令侦察员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工作。

当日历掀到1989年5月4号，一封寄给平顶山市工商银行

车站储蓄所李平的匿名信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平兄，通过交往，对你印象不错，很讲义气。今去信不为别事，关于卖给你的那部车可以给你讲明是偷来的，你最好不要在本地开，要卖给外地，如不卖要改变颜色。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联系，你是找不到我们的……"

信的内容虽然有些含糊其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平买了一部罪犯盗来的赃车。

随后的工作并没有费太大的气力，侦察员就查明李平买的那部轿车正是市农委丢失的桑塔纳。杨健副大队长率人找到李平，李平先是支吾一番，接着便源源本本将那次自庆是碰见了"赵公元帅"的经历讲了出来。

二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盎然生机。一条绿色巨龙从江南重镇武汉开出，昂首朝北飞驰。车外，绽满嫩叶的杨柳舞动着，粉红色的桃花开满枝头，金灿灿的油菜花流金溢香；车内的旅客似乎也被这浓郁春色感染，呈现热闹和谐的气氛。此时，在第4号车厢的硬卧单元里，李平与两个男青年谈兴正浓。李平是和妻子到江南游玩后返回的。

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给国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人民群众的商品意识也得到极大的强化，特别是在大潮中获得巨利、尝到甜头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所谈、所侃、所议总离不了商贾之经、发财之道。现在李平和这两个谈的也是这些内容。李平是司机，谈话不知不觉转到汽车生意方面。李平惊讶地发现，那两个人，特别是那个戴变色眼镜，皮肤白皙、衣着新潮、举手投足颇有些气派的青年对汽车生意相当精通，从苏联的伏尔加、拉达到日本的兰鸟、皇冠，

从天津产的夏利到上海产的桑塔纳，无不说得头头是道。

李平心头一动，不由问道："请问老兄贵姓在哪儿工作？"

"姓张，在许昌机电公司。"

"嗬！怪不得老兄对汽车那样精。"李平忙递过一支万宝路，热情一会，又说道："现在小轿车不知好搞不好搞，有个朋友想买一辆。"

"想买车，那好办！""眼镜"的眼一亮，似乎饿狼发现了猎物，但只是一闪便淡了下去。

"张哥的父亲是许昌物资局长，他又在机电公司上班，替朋友买部车还不是小菜一盘。"坐在旁边的皮肤稍黑、眼睛大鼻子小的另一青年连忙接茬说道。

"实不瞒老兄说，我手头正有辆桑塔纳，老兄如果要就低价卖给你。""眼镜"又说。

"那太好啦！"李平见这两位说话办事如此豪爽气派，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哪还有半点猜疑戒备之心。

吃饭的时候到了，"眼镜"和"大眼"又热情邀李平夫妇步入餐车，两瓶五粮液下肚，如腾云驾雾的李平答应车到许昌便去看车议价。

"车到许昌已是深夜11点，那俩人租了一辆的士送我们到一家旅馆，我醉糊糊的，只记得是平房。早上5点多，天还不亮，那俩人又来了，将我们拉到许昌一高外的操场，果然有一辆桑塔纳停在那里，崭新的。我并没有怎样还价，那俩人同意10万元卖给我。10万！象那样新的车起码能卖16万，这不是白将老头票送给我吗？我高兴极了，给他们留下地址，答应立即回去准备钱。4月中旬，他俩将桑塔纳开到平顶山，找到我，我向他们要汽车手续，他们说没有带，我说那就先

给8万，等手续拿来再取另外的2万。他们二话没说，拿着8万元便走了。十几天过去了，那俩人也不来，我正有些犯疑，你们就来了……”李平可怜巴巴地说着，望着坐在面前的杨健和侦查员，满脸沮丧之色。

三

1989年6月，烟都许昌。

当夕阳收尽最后一道余辉，代之而来的是万家灯火。皇后咖啡厅周围的落地长窗上，那半透明的似雾非雾的窗纱垂了下来，石榴红的吊灯和壁灯打开，整个咖啡厅被溶进浓浓的红色光晕之中，使人感到一种奇特的神韵，给人一种梦幻的温馨。

皇后咖啡厅是许昌最豪华最高雅的咖啡厅之一，伴着柔柔的乐曲，散坐在小桌旁的红男绿女低酌浅斟，燕喃莺语。这时，随着迎宾小姐脆生生的“请进”，一群男女戏闹着、调笑着涌了进来。他们显然是这里的常客，非常随便地要来了一大堆饮料、咖啡和各色点心。

“哥们！”一个长络腮胡的中年人清清嗓子，指着他身旁两个青年说道，他有点微熏，话有点磕巴，“这是……从平顶……山来的朋友，到……咱许昌有……点事，希望各位……多多帮忙。”

“哎哟，原来两位哥哥是从平顶山来的呀，听说那里人的都很富，今天小妹可要沾光了，去买条烟，要长健的。”一个涂着血红嘴唇的女郎凑过来，甜腻腻地说道。

“不怕诸位笑话，我俩这次来许昌是迫于无奈，几天前我们认识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许昌的，能买便宜汽车，也怪我们太义气，太轻信人，给了他俩几万元，结果是肉包

子打狗一去不回了。”穿西服的青年哭丧着脸说道。

“这两狗东西，竟敢哄骗咱哥们，说说是什么样人，找着了一定不饶他！”一个系猩红领带的人叫道。

这两个从平顶山来的青年是什么人？读者可能已经猜到，他们正是平顶山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一位叫林明江，一个叫张金平。

原来，那天杨健副大队长返回市公安局，将讯问李平的情况做了汇报。根据李平的叙述，那俩卖车人对许昌市区的地理相当熟悉，其次，从追回的那辆桑塔纳轿车的里程表看，轿车自丢失后只行程了100多公里，平顶山距许昌约60公里，可以判定轿车一直在许昌市区隐藏着。据此，刘全志副局长和钱惠臣大队长决定将侦查转向许昌。然而，当钱惠臣、杨健带着林明江、张金平等人来到许昌后，发现问题远不是原来想的那样简单。许昌市机电公司没有那样两个工作人员，许昌市物资局长也根本没有那样的儿子，查遍整个许昌市旅社、宾馆，竟没有能够确认李平曾经住宿的平房，走访许昌市一高，所得的情况更令人泄气：那辆桑塔纳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压根没有人能说得清。

线索无情地中断了。

不过，钱惠臣和他的战友们认真讨论一番之后仍然坚信：那两个盗车犯即使不是许昌市的，也必然与许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决定由林明江、张金平采取措施，从“物以类聚”里寻找线索。

开展便衣侦查，林明江、张金平首先想到了舞厅、咖啡厅和酒吧。这些改革大潮中的附生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烟都许昌也蓬勃蔓延。它的出现，无疑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增添更为丰富的情调和色彩，但是，这种时髦的舶来品毕竟是目前

许多靠正常工资收入人所不能享受的，经常混迹其中的大都是经济暴发户和社会上的"灰色"人物。正鉴于此，林明江、张金平出入咖啡厅和舞厅，首先结识了在许昌黑道上颇有名气的潘林，随后又演出了类似上述的一幕幕话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们便从个体出租汽车司机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据王×讲，平顶山有一个叫郑建林的，经常来许昌，多次包租他的汽车，出手相当大方。"郑建林这家伙有钱得很，一夜几百元的高级宾馆他住过，一顿几千元的酒宴他吃过，玩的女人无数，换了一个又一个……啧，啧。"他说着，羡慕得直咽口水。

林明江、张金平隐约听说平顶山确有郑建林这个人，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便问："他是干什么的？"

"说是一家服装公司的经理，却不见做服装生意，来许昌总是和王鹏、赵龙几人混在一起，他们可是做倒卖汽车生意的……"

情况反馈到侦破专案组。刘全志、钱惠臣等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指示立即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得知，郑建林是新华区中兴路办事处中兴服装公司经理，今年28岁，虽然年纪轻轻，活动能量却相当大。郑建林号称"郑大侠"，有一群"拔丝"弟们，其中有3人充当他贴身保镖，并持有匕首、改制的小口径手枪等凶器，在周围已形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郑建林有3套住房，花钱如同流水，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行踪飘忽不定，经常到广州、北京，与许昌市的汽车走私分子有密切的关系。另据原先掌握的材料，1988年前后，郑建林曾经多次倒卖汽车，将2.8型超豪华皇冠轿车以13.5万元卖给鲁山个体户张孝聚，为了拉关系，将标准皇冠

轿车以6.5万元卖给新华区政府。公安机关曾因此对郑建林审查，但郑建林一口咬定是通过广州一个叫杨建明之手倒卖的。公安人员数次赴穗调查，因找不到所谓的杨建明，无法证实真伪，便将其取保候审。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却令人沮丧：那封写给李平的匿名信与郑建林的笔迹不符；那两个自称是许昌机电公司的人的相貌也与郑建林相去甚远！这样基本排除了市农委桑塔纳被盗案是郑建林所为，不过，刘全志、钱惠臣同志却升起这样的焦虑：象郑建林这样的团伙能任其坐大吗？

四

就在平顶山市公安局为侦破市农委桑塔纳轿车被盗而苦心竭虑，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的时候，洛阳市公安局、郑州市公安局、许昌市公安局……也在为侦破各自的豪华轿车被盗案而奔波忙碌。

1989年8月初，郑州市公安局二位侦察员来到平顶山，意在交换情况，研究一下是否有并案的可能。

那是在1989年7月23日的下午，山东曲阜市旅游汽车出租公司走进一个约30岁的男子，上穿短袖绸衫，下穿灰色长裤，圆胖脸上戴一高级镀金茶色镜，左手并排三枚金戒指煞是耀眼。他自称叫王清河，是洛阳市华侨公司经理，正在曲阜与外商谈判生意，要租一辆豪华轿车到河南新郑办理一项紧急业务。经过协商，旅游公司收取500元的押金后，把一辆皇冠牌轿车租给了王清河。7月24日早上、司机陈方便拉上王清河驱车河南。一路上王清河好烟好饭热情款待司机。下午6点多，汽车开进新郑县第二招待所。简单净手洗脸之后，王清河买来一瓶茅台酒及烧鸡、牛肉下酒菜。辛苦

颠簸一天，司机早感疲倦，见如此好酒好菜，不禁开怀。王清河曲意逢迎，频频举杯劝酒，不一会陈方便觉醉意，他脱下衣服，跳进王清河已放好热水的浴盆，洗了个痛快。当他喜滋滋走出卫生间却不见了王清河。当时他并不在意，直到深夜11点仍不见这位王经理，才感到不对头，一摸口袋，车钥匙没了，慌忙跑下楼去，那辆崭新的皇冠轿车早已无影无踪。

沮丧万分的陈方面对匆匆赶来的公安人员，只说了这样的话："那人身高1.75米，圆脸，较胖，留长发，左脸有数个米粒大的黑点。"

公安人员又迅速赶到洛阳，华侨公司根本没有王清河这样的经理。很明显，皇冠轿车被罪犯精心策划盗走了。

郑州市公安局的同志走了，许昌市的同志又来了。

1989年2月24日，一位自称李进的男子，持上海新新百货综合贸易经营部的介绍信来到洛阳旅游汽车公司，要求租一辆轿车去长葛。当天晚上二人住进长葛县委招待所，又是好酒伴烧鸡、牛肉喝下，趁司机洗澡之际，"李进"将那辆租来的豪华型皇冠开跑。不过这次司机并没有"全军覆没"，那个自称李进的窃贼由于慌乱，将车开出长葛县城南10公里处便翻到路旁沟内，前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李进"带伤逃离，遗留皮箱一个，内装一份上海新新百货综合贸易公司经营部空白介绍信（编号 N007438），和一张印有"平顶山第二服装厂"字样的合同书。

大概是罪犯因此次作案没能得逞，事隔7天，又窜到郑州，化名张平，将河南省外事局旅游汽车公司的一辆皇冠轿车骗租到许昌市宾馆，趁司机洗澡之机，盗走汽车钥匙，驾车逃走。

这次罪犯使用的仍是上海新新百货贸易综合经营部的介绍信，编号为N002439。

许昌的同志正是根据那张“平顶山第二服装厂的空白合同赶到平顶山的，但在第二服装厂调查一番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刘全志和钱惠臣同志得知这些案件的情况之后，一个朦胧的，很有意思的想法产生于脑际 。为了寻找答案，便派侦察员到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查阅了近一时期各地发生的轿车被盗案件。

1988年元月28日，西安市旅游汽车公司的一辆2.8皇冠轿车在潼关招待所被盗；1988年4月27日，武汉安达汽车出租公司的一辆标准皇冠轿车在襄樊市被盗；1988年11月7日，济南市出租汽车公司20型豪华兰鸟轿车在山东单县被盗；1988年12月26日，合肥市旅游汽车的一辆丰田可乐纳轿车在亳州市被盗；1989年5月4日，安徽蚌埠市新兴皮件总厂汽车出租部的一辆皇冠轿车在漯河市被盗……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段一致，都是先冒充某单位的经理或业务员将车骗租，然后好酒好菜招待司机，趁司机洗澡时盗取汽车钥匙，驾车潜逃。

认真研究过这些案件，原来存于脑际的疑问逐渐明朗：罪犯租到汽车之后似乎都 朝着平顶山方向而来！这 说 明 什么？难道在平顶山真的隐藏着如此狡诈的罪犯吗？

五

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说的是许多事件的推延和构成常有偶然因素在里面。1989年8月28日，西安旅游汽车公司的司机许连桂真的应了这句话，找 回了丢失8个多月的皇冠轿车。

这天下午，西安旅游汽车公司的汽车维修部院内开进一辆2．8型皇冠轿车。许连桂师傅望着那辆皇冠轿车不由怦然心动。自从1988年元月他的皇冠轿车在潼关被罪犯趁他洗澡偷跑之后，许连桂师傅的心里象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一半是懊悔，一半是愤然。虽然也报告了公安机关，自己也曾四处查询，但车海茫茫，没有任何收获。车丢了，许师傅便来到汽车维修部干修理。他的心是痛苦的，手里修理着别人的汽车，心里却在想自己的“皇冠”。也许是许多人丢失心爱之物后的共同心理，每当有皇冠轿车驰过或来修理，许师傅总是要多看几眼。结果这次许师傅越看越觉眼熟，便走上前，问那个从“皇冠”里钻出来的小胡子司机：“有事吗？”

“车坏了，转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修好。”小胡子擦了一把头上的汗，“请师傅看一下，能修吗？”

许连桂坐进驾驶室。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座垫上的小洞，那车钥匙上的划痕，那缠在方向盘上的胶带……是多么熟悉呀！许连桂勉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又掀起了发动机盖。264573，一串打印在发动机上的号码映入他的眼帘，这时，他已经确认这正是自己丢失的那辆皇冠轿车。

“能修，不过我得和别的师傅商量一下。”许连桂平静地说道。

小胡子司机望着离去的许师傅长长舒了口气。

20分钟过去了，小胡子等来的不仅有许师傅，还有从飞驰而至的警车上跳下的人民警察。

“皇冠”失而复得，小胡子司机当然是重大嫌疑对象。

小胡子自述叫仪晓忠，在平顶山矿务局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这部"皇冠"是岳父张孝聚（鲁山农民企业家）在1988年4月以13.5万元从郑建林那里买来的。

供述归供述，西安市公安局对仪晓忠实行拘留审查。当晚的西安电视节目播放了这一新闻。

在这里，西安的同志疏漏了一点：如果与仪晓忠一起的还有别人，这样不是等于通风报信吗？事实正是如此，这次与仪晓忠一起到西安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一个叫杨允，他俩是开着辆三菱面包，一起去新疆推销汽车的。当天晚上他俩在电视上看到仪晓忠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刻驾车逃跑，并及时用电话将情况传到平顶山，使特大盗窃罪犯闻风而逃。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1989年8月30日，西安市公安局二位侦察员带着仪晓忠来到平顶山，许连桂师傅也同车前来，他的任务是辨认一下谁是真正的罪犯。

钱惠臣大队长和杨健、李金法副大队长听完西安同志的情况介绍，立即派人传讯郑建林，然而，找遍郑建林三个住处，皆是人去房空，杳然无踪。

查车源！侦察员从车管所调来的档案查出，那辆2·8型皇冠轿车是1988年3月郑建林从许昌华侨公司过户到平顶山的。

8月31日，钱惠臣大队长带人驱车许昌。

许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岳志忠和魏都分局的同志从介绍的情况立即联想到发生在长葛招待所和许昌宾馆的盗车案。根据所述罪犯的相貌和作案手段，他们敏锐地觉得这些案件很可能是一人所为。

对许昌华侨公司开展调查，侦察员发现华侨公司原经理

王鹏与郑建林关系相当密切。传讯王鹏，王鹏反来复去就是这样的话："1988年2月，郑建林来找他，说刚从广州一个叫杨建民那里买回一辆皇冠轿车，想让帮助在许昌入户，我们是朋友，便开了证明入了户，后来郑建林又将车过户到平顶山，其它都不清楚了。"

盗车人究竟是谁呢？是广州的杨建民，还是郑建林呢？

平顶山市和许昌市公安局指挥员们认为，无论如何这个郑建林嫌疑极大，有必要对其住处进行搜查，以便获取证据。

1989年9月13日晚，许昌市魏都公安分局刑警队程天民、苏杰、任为民三同志赶到平顶山，与平顶山公安局同志对郑建林经常居住的新华区家属院进行搜查。

9月14日上午，一辆面包车穿过热闹的街道，在新华区家属院外悄然停下，数名公安人员跳下车朝5号楼走去。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细纱窗幔、菊形吊灯、席梦思、组合柜、录像机、空调机……无不显示出房主人的富有和奢侈。侦察员小心翼翼、认真仔细的翻看着。忽然，组合柜下层抽屉里一叠业务介绍信呈现在视野里，注目看去，上面盖有"上海新新百货贸易综合经营部"的公章，编号为N002440、N002441……侦察员一阵狂喜，长葛、许昌二起盗车案的罪犯均是持这种介绍信，现在，同类的并且编号紧相连的介绍信出现在这里，使郑建林作案嫌疑急剧上升！

情况报到侦破专案组，刘全志和钱惠臣同志认为，虽然郑建林可能参与的盗车案件发案地点都不属平顶山所辖，但是保护人民、打击罪犯是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作为罪犯原住地的治安长官一定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刘全志副局长指示：将郑建林一案列为本市特大案件，不惜代价，查清问

题。”为了使证据更全面、准确，又命令侦察员林明江、张金平等同志持郑建林照片到被盗单位进行辨认。

与此同时，许昌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也外出进行辨认。

郑州、南京、武汉、曲阜、洛阳……被盗单位的数十名当事人一致认定郑建林就是冒名王平、李进、王清河……的盗车犯。

证实了！

郑建林这只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尾巴是露出来了，但如何捕捉到他呢？

1989年金秋9月的下旬，刘全志、钱惠臣同志到河南省公安厅九处参加联席会议，会间，大家认真分析了各种情况，认为平顶山市公安局在力量的组织，对罪犯团伙的了解以及对社情的掌握都占有优势，于是，李志斌副厅长决定将抓捕郑建林的工作交平顶山公安局实施完成。

在返回平顶山的路上，刘全志和钱惠臣同志相对无语，默默想着各自的心事。是呀，他俩都很清楚这任务的压力和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郑建林狡诈诡秘，也不是因为他有三个携带凶器的保镖。使他们感到忧虑的是郑建林编织的那张关系网，稍有不慎，则会功亏一篑。

从省厅回来，刘全志和钱惠臣向市局党委做了汇报。局长郑国治非常重视，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缉捕方案。

目前郑建林的动向是在西安事发以后，便闻讯潜逃，他的亲戚四处活动，打探公安局对郑建林的态度，郑建林的一些“哥们儿”更是极力接近公安人员，拉交情，套近乎，散布西安查获的那辆皇冠是郑建林通过广州杨建民买来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郑建林作贼心虚，企图利用关系网减轻法

律的惩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郑建林并不知道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他盗窃汽车的罪证，心存有侥幸，认为只要能将西安被扣那部车说成是转手倒卖，便可以逃避打击。

在认真研究了上述情况之后，做出了如下缉捕方案。第一，犯罪团伙决不是铁板一块，要利用政策开展攻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化瓦解，使一些陷入不深者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第二，根据在逃犯投远亲不投近亲、投团伙不投亲属的特点，对郑建林在平顶山、许昌的关系人展开调查，严密监视；第三，考虑到郑建林社会关系复杂，专案组成员做了必要调查，掌握重大线索的范围尽可能缩小。

一张无形法网在中原煤城悄悄撒开。

六

1989年10月23日，周末。

华灯初上，中原煤城又进入宁静安谧的傍晚。坐落在和平路的富士咖啡厅此时红灯绿幔，低斟浅酌，正是经营的黄金时刻。

"叮，铃铃……"营业柜上的电话机响起清脆的震铃声。

一个领口打着红色蝴蝶结的青年男子抬腕看了看手表，整8点，他快步趋近拿起耳机。

"喂小强吗？"

"是我！"

"上次我交代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对方说话很重，看样子很焦急。

"他们的嘴都得紧，还没有探出个实底。"

"要想办法靠上去，主要是头头和具体办案人员，要不

怕花钱，我有的是钱！”

“好。你现在哪里？”

“嗯……我在广州。”

“怎样和你联系呢？”

“下个星期六，也就是10月30日晚上8点，我再和你联系。”

青年男子放下电话，心中一阵惶然。他叫吴小强，原是矿务局的工人，后来在富士咖啡厅当了招待员。他没有别的嗜好，既不玩女人，也不酗酒，只是一门心思喜欢赌博，钻进“方阵”里面不能自拔。他认识郑建林并一心一意充当“铁哥们儿”，也是因“方阵”而起。那是在一年前，吴小强的手气格外不顺，赌一场输一场，他红了眼，越输下注越大，可下注越大输得越惨，几天下来，他把老本输光还欠别人1000多元。赌场无父子，平时在一起吃香喝辣，呼五吆六的朋友，这时却翻了脸。一天晚上，那几个人将吴小强挤在一条小街上，掏出明晃晃的刀子，逼着立还赌债，否则要割掉一只耳朵。吴小强正叫苦不迭，郑建林带了两个保镖走了来，二话没说，掏出一大叠票子递过去。自那以后，他甘心情愿替郑建林效力卖命。这心甘情愿的原因倒不完全由于郑建林及时解了他的围，他叹服郑建林的排场、阔气。他有时也感到奇怪，郑建林究竟是怎样弄到那么多钱！全是靠倒卖汽车赚的？也不尽然，卖给鲁山张孝聚的那部“皇冠”，卖给襄县的那部“兰鸟”，卖给新疆的那辆豪华万里特面包，吴小强都很清楚卖的是什么样价，即使是倒卖来的，赚头也不会太大，如何能经得起郑建林如此穷奢极欲的滥花呢？当然，这只是一个朦胧的问号，没有对任何人说。当到了8月28日仪晓忠连人带车在西安被扣，郑建林闻讯而逃之后，这个问

号在吴小强的脑子里才逐渐清楚。后来，两位身着便衣的侦察员将他找去，严肃地告诫他不能继续跟郑建林跑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到郑建林确实有重大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吴小强的眼前立即浮现出手铐、监牢、铁窗……他打了个寒噤，认真在立功赎罪和继续胡混两者之间斟酌一番，他选择了前者。

吴小强再次望一眼刚刚放下的电话机，想了想，转身出门，朝市公安局走去。

刘全志和钱惠臣同志亲自接见了吴小强，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

在确定了缉捕方案之后，刑侦大队立即派出精干力量对郑建林在平顶山、许昌等地的同伙进行严密监视，对一些知情人进行耐心规劝诱导，一些情况陆续反馈到专案指挥部。

9月初，郑建林潜逃到许昌王鹏家，正当公安人员前去捕抓，狡猾的郑建林却又逃跑了。据王鹏交代，郑建林可能会去广州。

10月6日，郑建林给他一个姘妇通了电话，说他现在广州，准备出国；

10月11日，郑建林又用电话与平顶山郊区的同伙联系，要他们抓紧活动，尽快探出公安机关的真实意图，发话地址不清；

现在据吴小强提供，郑建林曾在10月16日（星期六）晚8点和10月23日（星期六）晚8点两次打电话联系，都说现住在广州。如果情况准确，下次约定的10月30日，郑建林也很可能会在广州再次打电话联系。

吴小强走后，刘全志和钱惠臣陷入沉思。他们心里很清

楚将面临一个重要选择：抓住这次机会，在广州捕捉到郑建林！

刘全志副局长思索片刻，抓起通往省公安厅的专线电话，将情况向李志斌副厅长和刑侦处长李忠作了汇报。

省公安厅领导对他们意见表示赞同，并指派一名专家前往一起工作。

10月24日，一架银白色飞机呼啸冲向蓝天，昂首朝南国飞去。上面坐着钱惠臣一行7人。

广东省公安厅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同行，表示全力给以支持。

在广州市邮电局的工程师们大力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行动方案。

6天，短短的6天！为了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神圣，多少人在彻夜奔忙，呕心沥血啊！

10月30日上午10时，一条从广州直达平顶山的热线已确保畅通无阻。

10月30日下午6时，李志斌副厅长，李忠处长守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0月30日下午7时，平顶山市公安局。刘全志副局长捏着快烧着手指的烟蒂，双眉锁成一团，死死盯住桌上的无线报话机；刑侦大队里，于保庆教导员，李金德副队长和数十名特警队员披挂整齐，待命出击。

10月30日下午7时半，富士咖啡厅。吴小强极力装出轻松的样子在电话机附近走动，不远处的卡座上坐着几名便衣警察。

广州市，飞天大厦703房间，钱惠臣和他的助手们手按那架特设的电话机，时刻准备发出指令。

广州市公安局，十几名民警骑在已发动的摩托车上，等待出击的命令。

嚓，嚓……时间在悄悄的流逝。

7点50分、7点58分，8点3分……富士咖啡厅的那架电话终于响起震铃声。

“谁呀？”吴小强拿起耳机。

“我是建林，是小强吗？”

“是的，我是吴小强。”

“情况怎么样？”

“我见到了老卷、胖子和小毛，他们都在积极活动，听说有的人已经收下东西，答应帮忙，老卷还找着了市里的一个头头……”吴小强按照侦察员的吩咐，东拉西扯，故意拖延时间。

短短的几分钟，紧张地忙碌，侦察员却发现这次通话根本没有经过长途交换台，当然，更不存在从广州打电话的可能！

郑建林玩了个花招，好个狡猾的狐狸！

七

天气渐渐冷起来，凉爽的秋风变得刺肤砭骨，天也变得灰蒙蒙的，远处天际那朵小云越积越大，成为浓浓的一团遮满了天空，一阵北风吹过，漫天降下如柳絮，似芦花的雪片来。

这是中原煤城迎来的1989年第一场冬雪。

踏着薄薄的积雪，侦察员林明江、张金平走进星座咖啡厅，要来两杯咖啡慢慢喝着。

10月30日，郑建林耍了个花招，他根本没有在广州，而

是转了一圈重新躲在平顶山郊区某处观察风向。余保庆教导员和李金德副大队长带人几次搜捕都扑了空；林明江、张金平身着便衣，在新华区家属院，东工人镇守候了5天5夜，仍没有发现任何踪迹。郑建林躲在哪里呢？会不会重新远走高飞！

专案组的指挥员们认真分析了各种情况，认为郑建林目前仍可能呆在平顶山附近。理由：第一，平顶山是郑建林经营多年的地盘，不到万不得已是轻易不会放弃远逃；第二，对他的关系网活动能力感到自信；第三，心有侥幸，自认为作案手段巧妙，公安机关很难证实他是盗车犯。但是，指挥员还考虑到另一方面，郑建林狡猾异常，如果操之过急，惊得在网边游动的鱼逃向深渊，岂不事倍功半，遗害无穷。经过反复的研究，定下了"放下长线，智钓金龟"的谋略。

现在，林明江和张金平就是这长线上的两枚诱饵。他俩遵照领导指示，离开专案组，有事无事便到星座、香云、紫竹等咖啡厅转悠。郑建林的同伙正竭力想拉拢靠近办案人员，如果在这样的场合碰见是决不会放过的。

果然，一个男子晃晃悠悠走过来。他左手端杯咖啡，右手插进皮上衣口袋。这人林明江认识，他叫吴奇，今年28岁，原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因性情粗野，常和别人打架，混不下去便停薪留职，当了郑建林的保镖。郑建林逃跑时曾带了3人，吴奇就是其中之一。看来大鱼确实游得不远。

"是你们二位呀，幸会，幸会。"吴奇满脸堆笑，"我听小毛说，他常见二位来这儿坐，你们不是办建林的案子吗？哪有这样的闲功夫。"吴奇相貌粗陋，说话却有一套，又是拉近乎，又是搞试探，滴水不漏。

"专案组都撤消了，还办什么案！"林明江说道。

"今天在这里遇见二位，是吴某三生有幸，啪，"他放

下杯子，举手打了个响指，“来几盘好菜，一瓶五粮液，今天我请客。”

林明江、张金平不露声色，任凭吴奇安排。

“噫，前段不是搞得挺凶吗？怎么撤消了。”菜肴摆上，吴奇殷勤地斟酒，又问道。

“领导说郑建林的问题就倒卖几部汽车，不需要设专案组。现在不都是这样，虎头蛇尾的！”

“建林的案子现在谁来管？”

“钱惠臣大队长。”

“你们关系怎么样？”

“虽然是上下级，关系倒很不错。”

“那就拜托二位多多美言。”

“好说，好说。”

几个人就这样边吃边聊，乐融融，喜滋滋，不知不觉一瓶五粮液见了底。

“回见！”吴奇站起身，摆了摆左手离开了。林明江心里佩服，吴奇这小子右手自始至终没有伸出口袋，只将左手端酒杯，竟连一口菜也没吃。

以后几天，林明江、张金平便经常“碰见”吴奇，吴奇愈显热情，每次见面，必好酒好菜招待。林明江、张金平神色怡然，刻意周旋。

1989年12月21日，当酒过三巡之后，吴奇突然凑近林明江耳旁低声说道：“建林想请二位吃顿便饭，明天下午6点半，长安酒店。”

林明江和张金平心中暗喜，故意推辞一番，便点头答应了。

林明江和张金平返回公安局，立即向钱惠臣同志做了汇

报。

钱惠臣同志狠狠吸了口香烟，望着袅袅上升的烟雾，思索着说："看来咱们的麻痹敌人、诱敌上钩的谋略已初步收到效果，郑建林终于要露面了。不过，郑建林这小子狡猾得很，很可能是在试探，现在抓捕的时机还不成熟。先和他周旋，稳住他。"

钱惠臣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次日下午6点半，林明江、张金平准时来到长安酒店却只见到郑建林的另一保镖石信，一直到6点50分，吴奇走过说吃饭的地点变了，改在冶金招待所。

果然是试探！

冶金招待所的一间雅座里，公安机关寻觅千百度的郑建林终于露面了。几个月的逃亡生活似乎没有使他改变多少，脸还是圆胖，衣服仍很新潮，左手指上的三枚戒指照样锃明闪亮……他的口才极好，娓娓地表白着、忏悔着……无非是从广州杨建民那里倒卖汽车，高价出售，破坏了经济秩序，很是后悔之类的话。他的身后站着脸绷得紧紧的三个保镖，如临大敌，都将右手插进衣袋里。

"你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了，回去一定转告钱大队长。"林明江、张金平神情自若、谈笑风生，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地与之周旋。

"事后我一定重谢二位。"郑建林说完带领保镖呼啸而去。

12月23日、12月25日，郑建林又派吴奇两次约请林明江二人。郑建林仍是狡诈戒备，变换地点，突然来去。

大概是他见林明江和张金平有请必到，并且神态自然，没有异常，到12月26日的那次约请，郑建林没有改变地点，也准时出现了。

林明江和张金平及时将情况做了汇报。

刘全志和钱惠臣同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半小时之后，一套智擒狡狐郑建林的作战方案制订了出来。

八

1989年12月28日，傍晚，星座咖啡厅。

6点30分郑建林带着吴奇等三个保镖准时来了，刚一落座便急急问林明江："二位要见我，不知有什么事？"

"我们钱队长今晚要单独和你见一次面。"

"真的！"郑建林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的关系网已发生了效力。最近几天，他除了极力拉拢林明江、张金平外，还频频开展"攻势"，现在，赫赫有名的刑侦大队长愿意单独见他，情形很可能大有转机，不过他还有点担心，其中是否有诈。"哎呀，今天恐怕不行了，我还有别的事！"郑建林思索片刻说道，两只眼睛紧盯着林明江。

"你不是早说想和钱队长见面吗？今天好不容易说好了，你又不去。算了，我去和钱队长说一下。"林明江装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说。

"别急，别急，钱队长见我会做什么？"

"想让你写个材料，说明一下汽车是从哪儿买的，又卖给谁了。"林明江沉稳答道。

"什么时间，在哪儿？"郑建林有点相信了。

"今晚7点，矿务局招待所104房间。"

"他们三个也去吧。"郑建林指了指三个保镖。

林明江摇摇头："钱队长说这是私下见面，人多了反而不好。"

“哦！”郑建林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他想了想，对吴奇3人说道：“你们在这里先陪张金平先生喝酒，我去去就来。”说完便和林明江一齐离开星座咖啡厅，坐上“的士”朝矿务局驰去。

矿务局104房间果然有警察，但不是钱惠臣大队长，而是几个精干、骠悍的特警队员，他们悄悄地埋伏在这里，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钱惠臣同志现在正和刘全志副局长坐在办公室里，静待局势的发展。

楼下广场里，数十名特警队员荷枪实弹，列队待发。

那天听完林明江的汇报，专案指挥部进行了研究，制定出擒捕方案如下：

一、林明江、张金平主动约见郑建林，以钱惠臣大队长同意和他单独见面为由，诱使郑建林一人前往矿务局招待所，进行抓捕。这是最佳效果，一则缩小影响，二则避免拚杀，减少伤亡。

二、如果郑建林拒绝到招待所，林明江和张金平则故意与之纠缠，然后由特警队实施突袭。

三、命令各分局、各警种严阵以待，一等抓捕成功，即对郑建林的同伙进行集中搜捕。

6点50分，“的士”停在邮电大楼前的广场。这里距矿务局招待所已经不远。郑建林和林明江跳下车，慢慢朝前走去。

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北风吹来，卷起地上的枯叶。广场已没有白天的嚣闹，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

突然，郑建林说道：“我得去买两条烟！”说完一转身朝正东方向跑去。林明江一惊，脑子里瞬间涌上数十个问

题：郑建林究竟想干什么？难道是他发现了异常？我该怎么办？……长期做刑侦工作的经验迅速告诉林明江，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郑建林很可能还是在试探，他一跑，我一追，岂不天机全部泄漏[illegible]

果然，郑建林紧跑几步，回头看看，见林明江形若无事仍在慢慢朝前走，于是他完全放下心来，在街旁烟摊上买了西[illegible]又追上了林明江。

[illegible]务局招待所104房间门推开了，郑建林刚想说声："钱队长您好[illegible]却惊得口呆目瞪，哪里有钱队长，几只锃亮乌黑的枪口一齐对准了他的胸膛。

郑建林[illegible]明江，沮丧地说："……我真服了，想不到[illegible]了[illegible]"

[illegible]金平喝得高兴的三个保镖被突然冲进来的[illegible]正要从口袋里掏枪，便被一记重拳击在面颊上[illegible]朝天摔在地下。

7点30分，郑建林的十几个[illegible]纷纷落网。

四个月过去了，公安人员历经多次的攻心斗智，审讯查证，终于将狡狐郑建林制服，他痛哭流涕，交待了自1988年元月到1989年7月共偷盗各种型号的高级小轿车11辆，非法牟利150多万元的罪行。

等待着郑建林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写到这里，应该画句号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郑建林抓住了，可是市农委那辆桑塔纳被盗案还没破呀？"是的，不过我们相信经过这次与狡狐郑建林的较量，平西山公安战士必然会汲取许多经验。你看，那些英姿蓬勃的干警们不是正信心百倍地踏上新的征程吗？

愿光荣的公安战士奋勇前进，再立新功。

目录

目　　录